

蕉風月刊

本刊編輯室

◎許友彬小說

◎人文化

◎技篇連載小說

◎圖說

◎攝影藝術文
章及影評

◎影評

CHAO FOO
CHAO FOO
CHAO FOO
CHAO FOO
\$1.50 per issue

365

本是天邊一匹雲誤落塵間四十年
三年良樹寫於吉慶坡



桃花艷麗如春日
李石華



桃
一
天
天
石華寫此圖良樹頌
詩經篇名時居吉隆



The peach blossoms are as glorious as the spring sun.

目錄 ● 目錄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16/83 . .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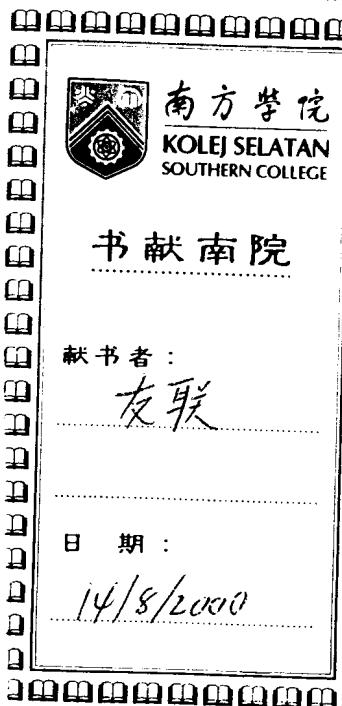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老人之死（小說）	*許友彬	2
韋庵老師（問思錄）	*黃潤岳	7
城（散文）	*岸沙	8
人人皆可為作家（論述）	*姚拓	9
消逝的痕（散文）	*葉薈	15
風向	*諸家	17
紅樓鏡影（雨花隨筆）	*郝毅民	18
我之向日葵（詩）	*鍾玲璇	19
風聲	*編輯室	20
激情（詩）	*黃英俊	22
電風扇（詩）	*謝川成	22
風箏	*諸家	23
驚變日（小說）	*源中映	24
兩本蕭紅選集（人間集）	*梅淑貞	28
紅塵（長篇連載小說）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三年十月號三六五期

老人之死

*許友彬

老人之死



曾慶福去世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認識他的人都在議論着。有些人還特地從北路趕到山打根市區去看熱鬧。看來，高興的人比傷心的人還多。也許人們認為福伯活了七十歲，死去也很應該。不是說沒有人為他惋惜，南安茶室的烏頭叔就忍不住拍桌哀歎，福伯一去，烏頭叔又少了一個磕牙的對象。福伯的兒子清源在古達工作，如把福伯的遺體運回古達，會增添很多麻煩。福伯在山打根經商，他的朋友自然會替他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於是清源乾脆把家眷帶來山打根，在福記炭廠辦喪事，這樣那些棘手的事務，也不必清源親自打理了。

離山打根市區三哩外的北路，有一家姓胡的也因此熱鬧起來。胡旺春本是曾慶福的表弟，清源要叫做表叔的。福伯和旺春的家人混得比自己的子孫還熟。旺春家後面那間小房子，就是福伯的睡房。福伯每個星期總有三四晚在旺春家渡過。一到傍晚，旺春的七個孫兒就會在窗口窺窺探探，或者坐在門口那塊大石墩上焦慮的等待，希望見到福伯從巴士下來。七月榴槤季節，旺春的七個孫兒的盼望更加熱切。福伯為人慷慨，不會令他們失望的。

那天旺春的次子騎着腳車回來，還未擋下腳車就大喊「福伯死了」，左鄰右舍的人都衝出來，聽旺春的次子滿頭大汗的說故事，旺春家的七個小孩嚇得緊緊挨在母親身旁。旺春的次子這麼一報訊，就令旺春家大大小小忙碌起來，左鄰右舍也派人來幫忙。旺春屋外擺着三架針車和一張福米加長桌，六個穿着鮮豔的姑娘正在裁剪布料縫製喪服。廳裏聚了一堆十多歲的孩子，都在摺冥紙，一位較高大的坐在椅上講鬼故事，其他的都在地上聆聽。旺春家的廚房全是婦女，她們切菜煮菜，講話最多的是旺春嬸，她在刨地瓜，眼睛紅腫，不時用手臂擦眼睛，說到傷心處，還要放下刨子擦鼻涕，說到有趣的，又噙着眼淚笑出聲來，那付樣子十分滑稽。福伯的衣服都是旺春嬸洗的，她當然有權說最多話。屋後浴室旁還有一群少女，她們三五個一堆的圍住一個水盆，邊拔鷄毛邊說笑。胡家前前後後，哭的笑的都有，但是話題仍然圍繞福伯一人打轉。也許是沒放棺木的緣故，胡家缺少一種沉哀的氣息，反像辦喜事一樣鬧哄哄的。

出殯之前，福伯的棺木放在炭廠前供人祭拜。旺春因讀過幾年古書，祭文就由他讀，誰也聽不懂他唸些甚麼。旺春的次子毛遂自荐，當起司儀來，在燒猪旁「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的乾喊。福伯生前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來祭拜的社團代表相當多，德教會代表、小學代表、獨中代表、政黨代表、華商會代表、客屬公會代表、少林武術團代表等等都穿着各別的制服或戴徽章來福伯靈前燒香鞠躬。輓聯把炭廠的貨倉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十分扎眼。福伯的死法有點不尋常，引來的旁觀者也特別多，把街頭街尾堵滿。廣東會館的鑼鼓隊派出他們最好的鼓手鄭建雄，將大鼓敲得要破了。有很多不相識的人在團體代表上香後，也爭着要來祭拜，每人都手持三支香。香爐容不下那麼多香枝，只好把舊的抽出來，丟在破桶內焚燒。

忽然間人群發出一陣喧嘩。一個瘦削的青年跪倒在靈前，把三支香散在沙上。這青年面貌清瘦，臉皮白淨，頭髮整齊的中分，瀉到後頸來。他兩隻手垂直的撐在地面，嘴巴張開像狗一樣喘氣，鼻孔微微翕動，兩顆眼珠像被針戳破的水袋子，淚水簌簌流下。四周的人群騷動着，問着同一個問題：

「他是誰？」
 「他是誰？」
 「唔。黃大頭的孩子。」
 「那個整天在鴨子那邊賭博的黃大頭？」
 「是囉。他的孩子囉。」
 「黃天章。他叫黃天章。」
 「還在大學唸書的呢。」
 「會不會是他害死福伯的？」
 「亂講！」

.....

●
 山打根天色暗得早，六點半未到夜幕已罩下來，街上的雜貨店、洋貨店、攝影室、電器商、五金店、理髮院全已打烊關門，只留下咖啡店、旅館和戲院仍然放着光明。廣場上的夜市及熟食攤亦是燈火熠熠。福伯佝着身子一蹬一蹬的往熟市攤走去。他今晚是不打算回北市場及熟食攤亦是燈火熠熠。福伯佝着身子一蹬一蹬的往熟市攤走去。他今晚是不打算回北市場及熟食攤亦是燈火熠熠。福伯的頭好像一個圓西瓜，幾縷白髮疏落了，明早清源要來看他，他還是在炭廠過夜的好。福伯的頭好像一個圓西瓜，幾縷白髮疏

散在油光光的顱壳上。福伯的眉毛都花白了，眼睛像張口的蚌嵌進眶裏，下巴很小，只見一團皺紋，嘴巴像長在頸上。福伯的臉上肩上都長滿老年人的黑斑。福伯走路，頭低低的，小心看路。他正在想着他的兒子，好久沒見到清源了，就聽見有人喚他：「福伯。」他先應了一聲「嗰」，再抬起頭來：是誰呀？怎也沒見過？這年輕小伙子，頭髮留得長長的，是不是要討錢的？

「我是黃大頭的子。」那年輕人囁嚅地說。眉目還算清秀。

「哦………。」福伯恍然的點頭，笑出一排金牙。那年輕人正要走，却被福伯捉住手臂，問道：「你是排第幾的？」

「第三的。」

「第三？是天………。」福伯把眉頭蹙成一團，也記不起來。

「天章。」

「你不是在讀大學嗎？」

「現在放假回來。」

「好，好。你在這兒等一會，我回頭還要跟你談。」福伯轉身往熟食攤走去，白色的背心破了幾個卵形的洞。

天章覺得情勢不妙，真想一走了之。幾隻飛蚊在他髮前狂舞。天章進大學後，學人蓄起長髮，回到山打根，年紀大的都認不出他來，他覺得很得意。今晚特地去叫福伯一聲，也是礙於情面。去年他去吉隆坡讀書，父親伺機向福伯借了三千元，說是要給他當路費，結果父親只交給他五百元，其餘的錢都留着慢慢賭。天章擁有州獎學金，經濟倒不怎麼成問題，但是對於福伯，總有一番歉意。如今福伯要留他下來，不外是為了借錢那樁事。天章站在街燈下，細細思索如何去應付福伯，並且編了一套精采的對白，在腦內先演習一番。

「走哇。」

天章還在發懶，就被福伯拉走。福伯手提幾個塑膠袋，有鷄翅膀，有燒豆腐，有炸肉卷，還有糯米鷄。

「你今晚得空吧？」

「得空。」天章簡扼的回答，心頭撲撲跳，準備應戰。

「那好。」福伯沒有再接下去，只顧一顛一顛的往前走，走在天章旁邊，身高只及天章的肩膀。他們走至一家咖啡店，福伯叫天章等等，將手中幾包食物全交給天章拿。天章覺得自己變成了福伯的奴僕，有點氣忿。福伯走入店內，逕自打開大雪櫃，取出兩大樽冰凍的皇帽啤酒，然後走到台前放下，摸索荷包拿錢。

一老一少走到福記炭廠，福伯扳開沒有上鎖的鐵門，貨倉傳出悶氣。福伯捻亮電燈，天章見到一籬籬的黑炭，疊滿了半個倉庫。倉庫的屋頂和牆壁，全是生了銹的鋅板，地面倒是土，不過張滿裂痕，還有車輪的泥跡。天章面對着的牆掛了一個六呎長四呎闊的黑板，黑板上塗滿歪斜的人名和店號，還有價目及日期。黑板前是一張桌子，桌上有玻璃，玻璃上有厚厚的電話簿及黑色的電話機，玻璃下則壓着零亂的名片。桌上前後各有一張椅子。天章左邊的牆壁則架一張摺式布牀，白色的帆布已泛黃。布牀之上掛着幾件恤衣及一條破毛巾。福伯叫天章把食物放在桌上，天章以為工作完畢轉身就要走，却被福伯一把叫住：「喂！你走去那兒啊？我買這麼多東西來就是要和你邊吃邊聊的，你走了，這些東西叫誰吃啊？」

天章覺得蠻不好意思，搔搔後腦答道：「我是要去外面小便一下。」

●
「有些事情，我老是搞不清。譬如說我那兒子清源，是我的種，但生下來時，眼睛和嘴巴却像他媽媽。我想了這麼多年，也想出一些端倪來，我就是要聽聽書中怎樣講，你讀了這麼多書，有沒有讀過這些？」福伯手持一根鷄翅膀，嘴角盡是油漬。

「有的，有的。兒子的種並不全是父親留下的，父親只傳給兒子一半，還有一半……」

「噴，我就是不信，只傳給兒子一半？還有一半那裏去了？父親傳給兒子一半？兒子傳給孫子一半？一半一半的傳下去，料不是越來越少？人不是越來越蠢？不通不通。」福伯將眼睛擠成三角形，嘴角往下撇去。

「不會越來越少的，還有一半是母親傳的。」

「母親？母親都不算的。又不是我們的姓，又不是我們的種。」

「假如母親沒傳給孩子，為甚麼孩子會這邊一點那邊一點像他母親？」

「哎吶。這是懷胎時印下來的嘛。你沒有看報紙？母親懷孕時看見穿山甲，生下來的女兒也像穿山甲。女人都是愛美的，整天照鏡子，生下兒女當然有幾分像她。我說得對不對呀？有沒有道理？你想想看？」福伯伸長了頸，毗着一嘴金牙，忘了手上的鷄翅。

「這是錯誤的觀念。報上所說的不可全信。兒女的種都是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這是肯定的，有科學根據的，在顯微鏡下都看得見的。」天章說完，又撮起一塊燒豆腐，往嘴裏送，難得今天有個七十歲的老人還在追求學問。

福伯沒有搭腔，臉孔拉得好長，抓起杯子就咕嚕咕嚕灌了幾口啤酒，然後低頭吃着糯米鷄。天章察覺不對，連忙替福伯斟酒，福伯裝作沒瞧見，用牙籤挿一截炸肉卷，蘸蘸醬汁，配着糯米飯吃。過了良久，才迸出一句：

「幹呢！這樣講不是要絕種了？哪有人這樣講的？哪有人這樣講的？」福伯鄙夷的瞪了天章一眼。

天章打個冷顫，連忙補充道：「不會絕種的，一個兒子傳下一半的種，多傳幾個兒女不就……」

「吃吃吃！」福伯脹紅了臉，拿一塊鷄翅塞在天章手中，好像為了塞住天章的嘴。天章是吃飽才出門的，為了奉陪老人家勉強吃了一些，已經膩極了。他看看手中的鷄翅，又看看福伯紅若關公的臉，像小學生受了老師的處罰一樣，委屈的把鷄翅塞入口中。咀嚼了一會，才想起福伯只有一個獨生子。天章自以為是一個口才好的人，暗地裏又在打草稿，打算說一套更動聽的，來熨平老人家的火氣。他又擔心越描越黑。天章吞了兩大口啤酒，壯壯胆，眼光放在黑板上那些歪歪斜斜的字，像背書一樣說道：

「其實，人都是一樣的，人的種，來自同一源流。就像一口大井，井內混着各種各樣的水，甜的、酸的、苦的、辣的、鹹的、澀的、酒味的、香味的、臭味的，各種各樣的水，混在一起。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種，每一個人的種就像從那口井打撈出來的一小桶水，每一桶水都不一樣，不過你有的某些人也有，就是分配得不一樣。你看巴夭人和印度人黑黑的，華人和卡達山人白白的，就是因為巴夭人和印度人的種傳着一種黑色的料，他們有的我們沒有。你也跟我的樣子不一樣，你有的我沒有，我有的你沒有。不過你有的別人也有，我有的別人也有，只是散佈在世界各種角落，不是我們兩人的專利，好像來自同一口大井。假如一個巴夭人跟卡達山人結婚了，他們的孩子不會那麼黑，不會那麼白，這孩子是一桶新的水，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於是父親的水分散了，母親的水分散了。但是這些水，別人也有的，他們會在某一代，又聚回來。這樣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也許經過一千年，或一萬年，一桶剛合成的水，可能跟現在的一桶水完全一樣。那麼這個人再生了，他的那桶水又出現了，出現在不同環境，不同時代裏，而那只是一瞬間的事，又生又死，又聚又散，人類還是一個種。只要人類活着，只要人類沒有毀滅，這個種就一直傳下來，同樣一個種。」天章說着說着有點不安起來，他沒有提起有些因子會被淘汰，他也沒有提起新的變種會出現，他像在瞞騙一個老人。

福伯瞅着天章，一臉疑惑，那股怒氣已消，但臉上仍然沒有笑容。他想了一會，才說：「這樣講，要生孩子來做甚麼？」不等天章答話，他又說：

「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我還記得我十五歲時，我父親死去的樣子，那時他已病在牀上，

肚子腫得鼓圓，甚麼東西都吃不下去。他叫我扶他起來，我扶他靠牆而坐，他的嘴巴呵出惡氣。他好像小孩子一樣，流着眼淚在哭鬧：「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他說不要死，就這樣死了，生死真的不由人。」

「死亡是不由人控制的，人不能預知未來，天災、人禍隨時會處人於死地。」天章說得起勁，喝一口啤酒，再繼續下去：「像報紙所登的，人躲在屋內，飛機都能撞進屋來把人撞死。…………」

「我有看到，在新加坡是嗎？那人死得真冤枉。」

「就是說，人不能預知死亡。人活在光明中，死神在黑暗中。死神從後面襲來，叫人無法預防，除非你反過身去，衝向死神，那就是自殺了。」

「最近常常都有人自殺呢。」

「那又不同，那些人的自殺是傷心、絕望、失戀，活不下去才去死的。我說的自殺是控制死亡，是選擇死期，不要讓死亡來選擇你。不像你父親那樣不要死又不能不死，而是快快樂樂情願的死去，死得沒有痛苦，也不留給人家痛苦。人家知道你高興死去，也不會那麼替你悲哀了。」

「對！對！我父親死後，我這邊就一直痛。」福伯指向自己的胸口。「痛了幾十年，從我十五歲到現在七十歲，都有……都有五十五年了。我為他痛了五十五年了。」

「話說回來，快快樂樂的人又有誰捨得去死？那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很勇敢的人才做不到。」天章頓然覺得自己話太多了，喝太多了，身體有些虛浮。

「為了人家好要很大的勇氣才行，不然老到不能動彈反而要拖累別人，那時更加痛苦。」福伯使勁的點頭，整個身體都前後搖幌。

天章離去時才九點半。

天色剛亮，就見一輛紅色轎車駕入炭廠，在貨倉前停下。車門打開，走出一個戴金邊黑眼鏡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他是曾清源。清源來山打根是為了辦公事，但清源提早一個鐘頭出來，方便他來探望父親，並向父親提起要在古達買一間店屋的事，也許父親能夠拿出幾十千來。清源看見貨倉摺疊式的鐵門沒有上鎖，留一條縫，猜想父親一定還沒睡醒。吵醒父親會惹怒他，借錢的事也不易商量。清源從縫窺入，只見那布牀疊在牆角。父親不在，難道去北路旺春叔那兒睡？都通知他今晨要來的。也許是出去吃早點吧，門都沒鎖。清源推開鐵門，赫然見到一條黑影浮在半空，後退兩步，張開嘴巴叫不出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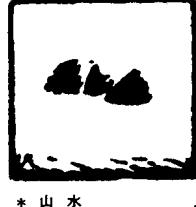
福伯的頸上繫一條粗繩，繩的一端綁在樑上。也許是福伯的下巴小，吊頸都不能用下巴套在繩圈上，而要把繩子緊緊。福伯的臉朝下，舌頭微吐，唇角有幾隻蒼蠅在吮吸着，臉色紫若豬皮，點點黑斑更加明顯。福伯的肚子漲得大大，不知是昨夜吃太飽，還是腸胃發酵出氣體來。福伯的四肢垂掛在半空，顯得特別短小。福伯的眼睛好像朝黑板望去。

黑板中間被拭擦出一個黑洞，黑洞周圍還有一些殘斷的字體，黑洞中間有兩行歪歪斜斜的字，還有一隻吃驚的壁虎。

「十時我走，我飯飽酒醉，
如有我心，請上三柱香。」

韋庵老師

*黃潤岳



*山水

在我接受教育的時代，已經全是新學，所謂洋學堂是也。可是我的父親很怕我的國學沒有根底，在我小學畢業之後，便要我進私塾。我一聽見要進私塾，就哭着反對。媽媽告訴我：只趁寒假去讀讀。那就無可無不可了。

進洋學堂時，只要面試一番，然後報名入學。聽說進私塾要三跪九叩，拜見老師。十一二歲的小孩，思想新潮。我便向媽媽提出條件：我不要拜師。媽媽說：誰要你拜師。原來那位老師家中食口繁多，無以爲生。既然讀了許多聖賢書，乃開門授徒，收幾個學生糊口。那些學生多是想多認幾個字，將來好到店舖學生意的。有了我這個洋學堂高小畢業生，等於是前清中了秀才的，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成了一個特殊學生。我可以不背書，老師也被要求：不要用旱煙袋來敲我的頭。

頭一天上學，帶了一個大紅封袋，上面寫了「贊敬」，裡面放了四塊銀元。我的課本是『孟子』。

我們在洋學堂讀書的時候，同學之間常常唱一些閒調，諷刺讀舊書的。例爲：「先生教我讀幼學，我叫先生聞臭腳」之類。還有我聽說過：「『離婁』『告子』打得要死」。那就是指孟子的離婁與告子兩章，非常難背。背不出就要挨打。

私塾是個別教授，學生的課本也不一定相同。老師到課堂之後，逐一叫學生到他桌前，背對着老師，背誦先一天所講解的課文。背不出就敲頭，再背不出，回到自己的座位再讀。背出之後，才教新課。

從前的課本，沒有斷句，更沒有標點。老師要你站在他的座位旁邊，他提起紅筆，在學生的書上一面圈點，一面講解。這便是韓愈『師說』那篇文章中的句讀。

我雖然不用到老師座前背書，我自己每天回家仍舊讀得很熟，可以背出。直到今天我仍未忘記那幾章，可謂終生受惠了。

高中畢業之後，又讀了半年古書。那不是私塾而是從師，不是句讀而是傳道授業。課本是左傳莊子和唐詩，初一十五作文。

老師是趙韋庵先生，日本留學生，做過縣長。他是儒醫，偶爾爲人看看病。好不容易才說服他老人家，出來爲我們三五個學生授業。譽舍是借用一間祠堂，我和一位族叔廿來歲，年紀最輕，是走讀，其他是住宿，老師也住在那裡。上午講莊子，晚上講唐詩。

年紀最大的，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在縣政府做過科長；另外兩個也快卅歲了，都是有兒有女的。可是我們這幾個大學生，下課之後，談天說地，口無遮攔。真正溫習功課的時候並不多。下午閒來無事，抓雞抓鳥，偷花窃果，無所不來。我們叔姪兩個，談天不夠他們的閱歷，膽小不敢妄爲。家在咫尺，早晚兩頓要回去用飯，所以很少參加他們的活動。他們都是家道富有，閒極無聊，以從師爲名，出來逍遙逍遙的。

韋庵老師左腳微跛，留着日本式的人丹鬍子，臉色蒼白，說話輕聲細氣，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看來令人肅然起敬。只要他在房裡，整座祠堂除了朗朗書聲，無人敢大聲說一句話。

我是洋學堂出來的，不會做文言。老師說：白話也可以。怎知我第一篇作文改下來，三個字一句的加一個，七個字一句的減一個，的哩嗎啦改爲之乎者也。於是白話成了文言；不僅是文言，還夾了四六排偶句。我的眼界突開，對於老師敬服到五體投地。把作文謄正送給父親看，他也莞爾而笑。直到今天，我寫文章，仍愛夾雜一點排偶句，便是這時奠定的基礎。

至於從他學習莊子，更是受益匪淺，使我進入中國哲學三門。齊萬物，外死生，將我提陞到一個宇宙人生完全統一了的人生境界！想不到莊子思想還醫好了我的心臟病。

我原有一種突發的脈搏失常症。病發時脈搏每分鐘高達百多跳，幾分鐘之後，突然自動停止，慢慢又恢復正常。中西醫生都不能診治，勸我消極的避免刺激。一方面不吃葱蒜等刺激性食物，一方面避免煩惱。莊子的這一套哲學思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以無厚而入有間，便游刃有餘，使我建立了一種新的人生觀：看得開，看得透，不爲物累，不

作杞憂，無爲而無不爲。中醫給我一些去肝火的藥，西醫給我一些鎮靜劑。十年八年之後，我的心臟病完全好了。

莊子一書，文筆俊俏，超逸不凡，我背得一些，對於我的寫作，殊有補益。

韋庵老師可以說是我的恩師，可是我一直都不會想起。可能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位塾師，教我

讀舊書，對於我的考大學，沒有甚麼幫助。到我進大學之後，再沒有回過故鄉。連故鄉老家的人物，都逐漸淡忘。後來聽說他遭了清算。往事又重現在我的心頭。想起在豆油燈前，他教我們唐詩，我才想起我今天能寫四六駢文，能寫詩填詞，全拜韋庵老師之賜。到他死了以後，我方感恩，為時已經太遲了。

* 岸沙

城



那時候，我住在城的西端。每天，霧仍未散盡的時候，我就起來了，也不亮燈，立在木窗前，靜靜望着被霧籠罩着的對街，房屋樹木都見不到，只有微微透過霧陣傳出來的暈黃街燈，依稀可以辨別出它們排列着往街的另一頭伸延過去。

我可以這樣子靜靜立着三十分鐘。我什麼都不做，只是默默想起一些事。

我會想起三年來所見過的一些小城鎮，以及住在城裡的人，他們都有一張樸素的臉與溫柔的笑。在早晨的太陽光里，他們做完晨運回來，結伴談着話。或者在太陽落去後，在街邊的檔口，他們靜默、他們吸煙、他們沉思、他們用幽幽的眼神傳達彼此心坎裡的話。

我是一個過客。在那些鎮里，我總有一些些的不安。我的臉上披着過多的面具，我笑，也笑得不及他們爽朗，我吸煙，我的手勢會告訴人我有太多的造作，我沉思，但那是一種失措的鎮定，在那些城鎮裡，在那些人們的眼前，我是十

分不安的。

而那時候在那座城的西端，我又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呢？那座城並不是一座花城，它裡面的街道沒有長滿花樹，它裡面的人們頭上也不戴一朵花，它的花檔口賣一種用塑膠經過加工做出來的假花。我買了一束劍蘭，插在案頭，寫信告訴遠方的友人，我夜夜嗅着花香睡去。如果有心，假花也會散發天然的馨香。

我不敢告訴誰。

每天霧仍未散盡的時候，我就會立在木窗前，靜靜望着對街出神。

我想忘了許多事情，却總又想起許多事情。我買一束假劍蘭回來，伊們嬌美一如山中清溪畔長着的同類，但伊們不會散發香味，而我們又嗅到了伊們的馨香。

我後來離開的時候，是真切的捨不得那座城的。但我並未將劍蘭帶走。我故意忘記了，故意得有一份造作。我還在告別它的火車站吸了一支煙，用最風流的姿勢。

人人皆可爲作家

*姚拓

一：什麼人可以寫小說？

我認為凡是願意寫小說，有志於文學的任何人士，只要能認識三千至五千字個中文字，都可以寫出一篇好的小說。換句話說，在座的各位先生及女士，將來都可以成爲最負盛名的作家。

小說與散文、詩歌不同。散文與詩歌，需要最精練的文字，每一個字都需要推敲。

小說的文字，雖然也講究精練與準確，但小說是「說話」的文字。我們每個人都會說話，只要把我們日常的用語，簡練到準確的地方，就可以寫小說。

寫小說的人，不一定非「作家」不可。我認為以後在新馬兩地，非專業性的作家，可能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也許有些醫生、教師及其他各種職業的人士，他們的接觸面反而比「編輯」「教師」這一類接近文字的工作者更爲廣闊，所以，寫出來的作品，也許更有深度。

一個家庭主婦，說不定比一個做教師的更能瞭解人生。家庭主婦寫出來的小說，可能比教師寫出來的更好。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說做編輯及教師不能寫小說，而是強調：任何人都可以寫小說，大家都可以成爲小說的作家。主要是看你肯不肯去拿起筆來！

二：爲什麼要寫作？

雲里風先生在五月一日的寫作講習班上，曾經給大家說過：寫作的主要動機是：1. 為了滿足發表慾，2. 為了賺取稿費，3. 為了內心或現實環境的需要。雲先生講得很詳細，我不再多贅。我在這裡只告訴大家一個事實：香港、台灣、日本以及歐美一些國家，有的作者終身以寫作爲生，也就是說：他們除了寫作之外，其他什麼事都不做。因爲那幾個地方，有較多發表文章的報刊雜誌，或者出版一本書，所收的版稅，可以讓他們生活一段日子。但在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假如你打算以寫作華文爲生，恐怕你將來連兒女都養不活，因爲我們這個社會，還沒有達到「專職作者」的生活條件。

現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作家，尤其是華文的作家，幾十年以來，他們的寫作動機，多數是「有感而發」。

爲什麼會「有感而發」，其實，「有感而發」，也是我們人類本有的特性。譬如我們華人最早的詩歌，是『詩經』。『詩經』是怎麼來的呢？首先是「動乎情」，好像一個人忽然覺得十分高興快樂，就會不由自主地大聲歡呼一般。由最初的「動情」而伸展到「歌唱」，再把歌唱記錄成「文字」，就是『詩經』。

寫小說也是一樣，由最初的動機——動乎情，這就是「有感」，把心中的感情說出來，用得是故事的方式，就是小說。假如用的是歌唱的方式，就是「詩歌」。任何題裁的文學作品，其寫作的動機，都是一樣的。

世界上可以令我們「動乎情」的事情，真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文學家是我們人世之中感情最豐富的人，所以，他們才會動情。有句俗話說：「無動於衷」，對任何事無動於衷，或者是「太上忘情」的人，是沒有辦法寫出好的小說來的。

譬如說：拿「流眼淚」這回事情來說吧，華人的俗語是：「男子漢流血不流淚」，認爲「流淚」是丟臉的事情。其實，「流淚」才是真感情的表現，有人說：假如一個人看『紅樓夢』讀到林黛玉臨死時而不流淚者，那麼，這個人一定是鐵石心腸，不可以與他交朋友。這雖是笑談。不過，讀到林黛玉之死而不傷心的人，那麼這個人可能成爲最大的事業家，但不能成爲文學家。文學家都是心腸軟的人。

在座的各位先生及女士們，當你們看電影或者看了某一段文字，而能痛哭流涕、若不自

禁時，就證明你的感情十分豐富，你已經具備了文學家的天賦，所以，你大可以放心去寫作好了，終久有一天，你會成為名作家的。

三：怎樣表達你的感受？

剛才說的是「為什麼要寫作」？答案是：「動了真感情」，與「有感而發」。假如不發，就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現在與各位討論：用什麼方法，去表達這種感受？

譬如說：前幾天南洋商報的第一版有條新聞，內容是說新山一對夫婦登廣告出售地皮，有幾個老千裝成泰國來的人士，前來購地。其實，這幾個老千設了賭博的圈套，打算誘使這對夫婦上當入彀，幸虧這對夫婦相當機警，不但沒有上當，反把這件事公佈給社會人士，讓大家有所警惕。

假如你讀了這段新聞，忽然「動了情」，覺得這類事情曾多次在本地出現，居然現在的老千們還用這個古老的方法騙人，也證明現在被騙的人還是不在少數。那麼，為什麼現在仍有那麼多的人，會這樣容易上當？說穿來，就是一個「貪」字。

原來，「貪」是犯罪的根源。

這時候，你想把你的感想寫出來，你想把人類深藏在內心的罪惡——貪心，寫出來給大家看。假如你不動手去寫，就如「骨梗在喉」，非寫出來不可。

那麼，緊接着的工作，就是怎樣去表達你的感受？

換句話說：你的主題是什麼？你想表達些什麼內容給讀者？

仍以這條新聞為例，你可能想藉此故事，表達「貪」心的人最後被「貪」心所誤。那麼，「貪」，便是你的主題。

有了主題，就要去編織這個故事的大綱。

新聞中的故事是簡短的，所以，我們必須加添枝葉，設想用什麼人物去織成這個故事。用第一人稱？用第三人稱？一共要用多少段落，才能把故事交待得清清楚楚？這和蓋造房屋是一樣的道理。蓋造房屋，先要起圖樣，圖樣中要列明你想蓋幾個房間，廚房在那裡，廁所在什麼地方，都必須事先詳細計劃。寫小說也是如此。並不是靈感來了，馬上動筆去寫，結果寫出來的東西，不是重複，便是顧此失彼。

寫詩，寫散文，也許你可以一口氣呵成，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但寫小說，須要仔細去設想你的結構。

所以說，寫小說，主題與結構，是未動筆之前必須仔細安排的步驟。

假如我寫這篇小說，我的故事結構，可能是這樣的：

我以第一人稱寫作，我和我太太就是新山的那對夫婦。

第一段：先從登廣告開始，寫到泰國人士如何打電話，如何約見他們，當然要把這幾個老千，形容得恰如其份，甚至說話都帶着潮州腔調，而「我」又是潮州人。一開始，我即對先到的那個「中間人」，有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段：我太太比較心細，指出若干可疑之處，不但被我一一推翻，甚至還數落了她幾句。

第三段：泰國大股東出場。派頭十足，而且有女秘書相隨。

第四段：泰國大股東有事外出。介紹人設計賭博圈套。我太太雖一再勸阻，我被貪心所動，決定參加騙局。

第五段：大敗而歸，幾乎身敗名裂。用事實點明「貪」之主題。

以上所舉，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諸位可以舉一反三，說不定可以設想出更好的結構。

至於人物的刻畫，文筆的通順，在什麼地方佈設高潮，在什麼地方解脫懸疑，情節的發展是否合情合理，以及如何開頭，如何結尾等等，這都是屬於寫作應有的技巧，限於篇幅，這裡不再多說。

四：什麼時候去寫？

當我們對某一件事情「動了感情」，而且又有了故事的主題及結構以後，那麼，什麼時

候動筆寫作呢？

答案是：馬上去寫。

寫作的「衝動」，並不是永遠不變。假如你不馬上去寫，說不定過了若干時日，你已經失去了要寫的念頭。

寫作的靈感，固然要時時培養，但當靈感飛來的時候，就應當立刻去抓住這個靈感，馬上動筆去寫。

先不要去管你的文字表達如何，也不要管你有沒有這個時間。總之，靈感與寫作衝動來了的時候，絕對不要浪費時間，立刻去寫。

有的人以為先要多讀書，先去模仿名著，等到自己年紀大一點，有了世故經驗，才開始去寫小說。其實，這都是「逃避」的話。寫小說，沒有年齡上的限制。一個十八歲學生寫的小說，可能比一個八十歲老作家的作品，寫得更為動人，更能引人入勝。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就是在他最年輕的時候寫的。

所以，寫作的人士，必須要拿出勇氣，先不要管別人的批評，第一步的工作，是馬上去寫。即使你寫出來的作品，幼稚好笑，但比「空白」要好得多！沒有一個作家，是不經過一番苦斗而達到成功的道路的。寫作，本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立志於寫作的人，就得必須面對這些艱辛的煎熬。

五：小說材料是從那裡來的？

每一個從事寫作的人，都是這個經驗：只要你肯動筆去寫，寫作的材料，如奔流的大川一樣，永遠無止無息！

人的腦子，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構造物，越用它，越用不完。越不去用，它越枯萎。以前所說的「江郎才盡」的故事，事實上是不正確的。江郎之所以才盡，是因為他後來做了大官，歷任南朝宋、齊、梁三個朝代的顯要，做過金紫光祿大夫，被封為侯。一個人做了達官顯要，每日應酬不暇，那裡還有時間去「咬文嚼字」？所以說，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太優裕，或者具有文學天才的人而必須負責繁重的行政工作，結果都必然是江郎才盡。

現在，把話說回來，小說的材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古人有句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我認為把這第一句詩的頭幾個字「萬物靜觀」，用來搜索小說的題材，最為恰當不過。

當我們到植物園或者到公園去散步，我們去欣賞一棵古樹，或者去評賞一朵鮮花時，我們的態度是超然的，不會加雜任何私人的感情在內，所以我們能分辨出那一朵花最為美麗，那一棵樹的枝葉最為疏密有致。

同樣地，我們觀察人生，也應該站在「超然物外」的立場，然後才能「靜觀萬物」。你越仔細觀察，就越會發現許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天天在我們的周圍發生，有些是可笑的，有些是可悲的，有些是莫名其妙的，而有些又感動得令人痛哭流涕，無法自制。這些可笑、可悲、莫名其妙的主人翁，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有人形容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我雖然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不過，一個好的作家，必須具有敏感的觀察力，則是不可或缺的最主要的條件。

養成自己的觀察力，須靠自己的學養及對人類的熱愛心腸，不肯去熱愛這個世界的人，即使他學貫中西，他仍然缺少觀察力。我在前面說過，凡事「無動於衷」的人，就不容易發現寫作的題材。

喜歡寫作的人，應該隨身帶一本筆記簿。如果你坐在巴士上，看到某一個人的形象非常突出，就把這個人的特徵記下來，也許有一天你在小說中需要這樣的造型。如果你聽到了他們一段談話，而這段話又能觸發你的寫作靈感，那就馬上記在筆記簿中，回到家加以整理及想象，說不定就是一個短篇小說的材料。在平常人認為極為平淡的事件，但在寫作人的眼中，可能是上等的題材。

莎士比亞曾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只有情人與瘋子，才能看出別人眼中所看不到的東

西。」假如一個寫作的人，能像情人一樣地去熱愛這個世界，那麼，他就可以在我們的周圍，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東西。如果我們缺少寫作的題材，便是還沒有達到「情人」的境界。

這些話並沒有什麼奧妙之處，在座的各位女士及先生，你不妨從現在開始去試一試，你就可以發現奇奇怪怪的事件，無時無刻不在我們的周圍發生。

當然，多讀書，是培養寫作的最好方法。這話，許多人都講過了，此處我不多贅。不過，只讀書而不作筆記，不寫讀書心得的人，可能讀過即忘。筆記讀書心得，不但可以增加記憶，而且會訓練我們的思考能力。請注意「思考」二字，盡信書不如無書，凡讀書而不求甚解，不作思考功夫的人，多讀也沒有什麼大的用處。

多讀別人的作品，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開闊自己的眼界，減少我們的「盲目自信」。也許我們發現了一個十分好的小說題材，而這個題材，別人在一百年前就已經寫過了。我們洋洋得意地把這個故事寫了出來，說不定有人指責我們是抄襲，是模仿。小說的可貴，在於「創作」，不是創作的作品，就無法與世界一流作家一競短長。

要想與世界一流作家一競短長，豈能不讀外國作家的作品？法國的小說，一百年前就已經達到很高的寫作水準。不懂法文沒有關係，書店及圖書館內有許多外文的小說譯本。凡是志於寫作的人，不可不讀外國的小說。

六：寫小說要教育群衆嗎？

小說，是否要含有教育意義，幾十年以來，一直是個爭論的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小說是文學中的一種形式，它和散文和詩歌一樣，同是文學。假如規定小說需具有教育意義，那麼，詩、散文與戲劇，也應該具有教育的價值。

事實上，世界上有許多非常好的作品，認真說來並沒有什麼教育價值。例如『紅樓夢』的內容，純粹是愛情故事。賈寶玉及林黛玉都不到成人的年齡，居然那樣卿卿我我，豈非應列入禁書之中。好像曾國藩或者是左宗棠曾說過不可讀水滸及紅樓夢的話。他說：讀了水滸，易使人作惡犯科，無法無紀。讀了紅樓夢，則使人壯志消沉，可能會沉緬於美色之中而無法自拔（大意如此）。依道學家的標準看來，紅樓夢是不應該讀的，尤其是不應該給年輕人看。

以道德教育的眼光看來，紅樓夢不但沒有教育價值，相反地還有反效果的作用。那麼，我們用什麼態度去肯定紅樓夢的價值呢？紅樓夢的價值，是文學上的價值。紅樓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沒有人不這樣承認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本書，有非常高超的文學價值，但沒有道德教育的價值，它講的是有婦之夫與林園看守人通奸的事情。這本書一直在英國是禁書，一九六〇年才解禁。

『金瓶梅』，是不是有教育價值？古時候的評論家，就曾說過，這本書對君子來說，是「戒」，是「勸」，對小人來說，則是「淫書」。那麼，用什麼標準去規定什麼讀者是君子？什麼讀者是小人呢？

詩經的第一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為：「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就是述說男女的愛情，詩經不乏言情之作，古時候的道學家硬把某些詩章比喩成什麼思君愛國，就是受了「文以載道」的累。

依「教育或不教育」的標準來劃分作品的等級，則李白、李煜、柳永的作品，可能都要在文學的榜上落選。

當然也有許多數不盡的有教育價值的文學作品。小說中的『戰爭與和平』、『齊伐哥醫生』、『約翰·克利斯朵夫』、『根』，以及魯迅、曹禺、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均是一流之作。岳飛的『滿江紅』，慷慨悲壯、氣吞山河；杜甫、陸游、辛棄疾的詩篇，充滿了愛國愛民的情操，千百年後，讀的時候依然令人肅然起敬。這些都是十分具有教育價值的作品。

我的看法是：文學的功用，是多方面的。

我們不要只用一種功用去衡量文學作品的優劣。

換句話說：文學作品，可以有教育價值，也可以不必具有教育價值。

也許有人問我：那麼，什麼是文學的優劣標準？

我也可以反問你：那麼，什麼是繪畫的優劣標準？

評論一幅畫的優劣，是以純藝術觀點作為依據，例如：用筆、色彩、構圖、創意、韻味以及是否耐看等，都是屬於藝術上的觀點，其最終目的是「美」。（當然，各派有各派的美，美的觀點亦不盡相同，畢加索的美，與唐寅、戴熙、張大千的美，就是很大的距離。）可是，評畫的人，並不「以有無教育價值」作為評判的標準。凡是「美」的畫作，就是好畫。

在我認為：文學與繪畫一樣。大家既然把繪畫當做一個專門的藝術看待，又為什麼不可以把文學把小說當作一個獨立的「文學藝術」看待？既然可以用「藝術觀點」來衡量一幅畫的優劣，也可以用獨立的「文學觀點」去作為衡量文學的標準。

什麼是文學觀點？這可能也是具有爭論性的問題。今天，我只說一說我自己的有關小說的文學觀點，當然也不要求在座各位女士及先生們同意我的看法。我認為評論一篇小說的優劣，應該從：內容、主題、結構、文筆、氣氛、人物刻畫、感染力、趣味，以及文學的「意境」等等各方面來衡量。

單單「內容」這個小標題，可能就有爭論。故事內容可能有很高的教育價值，但也可能沒有教育價值，而只有娛樂的價值。也可能具有高度的引人入勝以及感染人的力，却缺少教育群衆的力量。一個作者在動筆寫作的時候，只是抒發他自己內心的感受，他並沒有顧到讀者的「反應」。甚至有的作者進入他的寫作世界之中，完全與作品的人物互相融合，渾然忘記身外的存在世界，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鄉』為例，描寫的是一個男人到雪鄉去渡假，認識一個歌舞伎的故事，川端康成描寫女人心情，其細膩之處，可以媲美於曹雪芹。他的小說所透露出來的意境與氣氛，可以說是最具有藝術性的「美」。川端康成能得到諾貝爾的文學獎，實在是名符其實。可是，『雪鄉』並沒有什麼教育價值。

我說了這麼多，是不是我反對小說不應該具有教育價值呢？

我的答案是：我不反對小說含有教育價值。

可是，我也不贊成小說以及其他文學作品，「必須具有教育價值不可」的強調說法。

文學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具有教育價值，只是文學功用的一環。假如我們過於強調文學的某一個作用，就是自己給自己加了一個束縛的繩子，其結果是限制了作者自己的想象力與才華。

文學的第一個條件，是「自由」。凡是沒有自由的地區，或者對文學諸多限制的地區，便不可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作品。

同樣地，把文學完全當作「娛樂」看待，無形中也是自己限制了自己。假如所有的作品，都以娛樂讀者為標準，其結果是：慢慢的會變成浮淺、虛飄，甚至庸俗與無聊。

從事文學工作的人，我認為先不要去辯論教育價值或不價值的問題，現在的任務，應該是埋頭去「寫作」，用實際的行動，去寫出好的作品，寫出第一流的作品，問鼎諾貝爾獎金，向世界文壇進軍。

也許有人會問：寫出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對我們人生有什麼好處？

我也可以問你：畫家們畫出第一流的畫作，對我們的人生有什麼好處？

繪畫與文學，同屬於人類文明的一環。

繪畫追求的是「美」。美的畫作，自然可以豐富人類的文明，也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當然，文學不可能與人生脫離關係。文學除了追求「美」之外，也追求「真」，追求「善」，追求「和諧」，追求「自由」。假如我們寫出了最好的文學作品，也就很自然地豐富了人類的文明，因而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本身，就是一個追求的人生目標。

七：白貓黑貓

不管是白貓或者黑貓，能捉老鼠的才是好貓。

我家曾養過好多只波斯貓。波斯貓是世界上的名種貓，母貓雍容華貴，儀態萬千，雄貓體形魁梧，孔武有力。但這種貓有一個缺點，就是不捉老鼠。老鼠從牠面前經過時，牠斜着

眼睛看一看，仍然躺在沙發上睡牠的覺。

貓的本領是捉老鼠，凡是不能捉老鼠的，都不算好貓。當然，我家的波斯貓，也不應列入奸貓之列。

在文學上也可以這樣說：不管你寫的是什麼樣的小說，你具有教育價值也好，沒有具有教育價值也好，但最主要的是，你的作品必須是第一流的作品，才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席地位。

文章，小說，是千古不朽的事業。我們不必斤斤計較於眼前的得失，你有所感觸，你有了靈感，只管去寫出來好了。能夠寫出你的腹中疊塊，能夠吐出你喉中的骨梗，或者寫出你的快樂，寫出你的憂愁，只要你肯去寫出來，也就是你在文學的領域上，已經邁了第一步。一篇作品完成後的快樂，你已經得了報償。因為只有寫小說的人，才能體會得到完稿後的愉快。我最近讀到訪談無名氏的報導文章，無名氏自稱他在文革期間，精神上及物質上都受到嚴重的打擊，但他仍然每天盡量抽出時間，去寫他的文章。在寫文章時，怕被人看見，他的母親要給他「把風」，一見有人來了，母親連忙提醒他，他馬上收起稿紙。他說，在這種情形下，他寫的稿子，堆起來可以堆到屋頂一樣高。我讀了這篇訪談，不禁為這個時代的文人而下淚，同時也對無名氏起了崇敬的心情。

在馬來西亞，在新加坡，可以說是寫作最自由的國度。我們有這麼好的寫作環境，却寫不出作品來，應該是自覺慚愧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新馬兩地的老作家、新作家，以及愛好文藝的各界人士，不管白貓或黑貓，都跳出來捉老鼠，拿出作品來，而且拿出好的作品來！

同時，我們要警惕自己：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發揚的文學藝術，却得不到大家的鼓勵，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我們的讀者為什麼那麼稀少？

相反地，有一些並不真正屬於文學的作品，確又充斥市場？我們向來把武俠或言情小說，不列於文學之列，可是，大學教授們愛讀武俠小說，確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瓊瑤的小說，可以三版四版，而真正屬於馬華文學的小說，在新馬兩地，能賣到二千本，已屬暢銷的書本。

一般人不是沒有閱讀的能力，也不是買不起小說。為什麼我們這一般所謂正牌作家的東西，反應是那樣奇差？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太商業化了，無人肯欣賞我們非商業化的文藝作品？那麼，日本是不是一個商業化的國家？日本的小說作家，為什麼能夠以專業作家的身份生存下去，而且有些作家生活得相當舒服？

我認為我們馬來西亞的作家們，應該仔細去思考我們所面對的現實環境，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突破這一個困境？我們也應該檢討我們所寫出來的作品，為什麼不容易推銷到每一個角落？我們的寫作水準，是不是比別的地方高？或者比別人低？也應該與馬來同胞比一比，他們寫的小說，我們讀了多少？有多少作品翻譯成華文本？我們的馬華小說作品，能不能與他族一爭短長？能不能進到世界文壇？…………

真的，我們應該做的事太多太多了！我們馬華文學的道路，可以說是既遠且長，而且崎嶇難行！

最後，我在這裡衷心奉勸馬華的作家們，不論老的，中的或年輕的，現在，趕快拿起你的筆桿，用實際行動——拿出你的作品來！

寫！寫！寫！

謹以此三字勉勵各位，也以此自督自勉。

*編按：此文為姚拓先生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在大馬寫作人協會與南洋商報所舉辦的寫作講習班上的演講稿。

消逝的痕

*葉蓄



我們有五兄妹，大哥和二哥自小學開始便寄宿在檳城的二姨家，據說這當初是二姨的主張，她認為母親要照顧新生的小妹，無力再照顧到大哥和二哥的學業。反正二姨的兒女最小都已上了初中，對於督促哥哥們讀書，看來是一件順便的事，何況檳城有那麼多間的名校。於是，家裡只有我和三哥，再加上未滿月的小妹，人數上比較冷清了些。我們的房子是木板建成的，只有兩個房

間的格式，爸媽和小妹住了一間，另一間方便放假或週日大哥和二哥回來時居住，爸爸請來建築工人，把房間鋪上一層地板，這樣一來，房子頓時闊大了很多。媽媽說：地板遠離灰地有三尺高，不必怕濕氣，也不必買大床，只要各人抱了枕頭被單，往地板上一躺，不要說大哥二哥回來，就是再加上三幾個人，都有地方足夠睡呢。

當然，最叫人高興的還是

逢學校假期或週末，大哥和二哥回來，雖然只能耽兩晚，時間上是緊迫了些，但夜晚臨睡前，大哥和二哥總會輪流着把他們在學校從老師聽來的故事向我們轉述。大哥講故事時總是急急忙忙把它講完了像是交差的樣子，叫人聽了很不過癮，偶而叫他講慢些，就要埋怨我們吵着了他，他說：「講過了不就是了嗎，還要講什麼？小孩子，別吵我，我倦得很，要睡了呢。」有時候想想，大

哥為什麼跟二哥不一樣呢？二哥講故事，語氣輕盈、生動、神態逼真，尤其是他講的狠毒的後母到稻田裡掐起一條條的水蛭，回家把水蛭與隔夜飯一起炒了，端給不是她親生的孩子吃，二哥說：「孩子已經餓了一天，這時看到炒得香噴噴的炒飯，上面滲雜着幾條大肥蝦，口水都要流出來了。雖然孩子對後母突然的友善感到懷疑，但還是忍不住肚餓而舉起了筷子，把炒飯和肥蝦，不，不，不，不是蝦，是水蛭呀，全都吃下肚裡去！」把我和三哥聽得全身起了疙瘩；雖然害怕，但仍繆着他，有時候就因此而獲得聽他講第二個故事的機會呢。二哥在故事結束時就會這麼說：「怕不怕？怕就不可以讓媽媽生氣，要幫忙做家事。不然氣死了媽媽，改天爸爸娶個後母回來，就有你們受的啦。」只有三哥反駁他：「那時候你也慘！」二哥回答：「我們住在橫城有二姨照顧，才不怕呢。只有你們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最先遭殃。」嚇得我連連點頭，三哥也噤若寒蟬，想來腦中正浮現後母逼食水蛭的情景吧。

三哥雖然也在當地的小學上了四年級，但卻是個最沒有講故事細胞的人。還好反正大哥和二哥有說不完的故事，我也不苛求他。不過他記憶力好，每當附近的神廟裡上演潮州戲，由於不是學校假期和週末，大哥和二哥失去了觀賞的機會。三天的時間一幌即過，戲班都搬走了，連戲台也被興才叔等人拆得七七八八了，三哥還能憑記憶手執一根枯枝當槍棒，把臉上紅白粉筆畫成個大花臉，然後就站在房裡的地板上當戲台，一面揮動手裡的金

棒，在唱一段『薛剛反唐』。因為幾天前張天師廟前演的這齣戲，戲里薛剛唱的正是俗稱的外江調兒。三哥拉開嗓子就依依哎哎的唱了起來，他嗓子不好，只拉了兩三句，便唱不下去。於是就憑他記憶裡的薛剛賣力地舞動手上的所謂金槍棒，想博得大哥和二哥的喝采聲，誰知演得太用力了，不知不覺走到了地板的前端，一轉身就跌出了地面，跌得太痛了，就哎喲哎喲的大聲呼起痛來。媽媽最生氣，拿把藤條就來到面前，「睡覺不睡覺，小妹睡了知曉不？想吵醒她呀，整天只學會唱戲唱戲，改天我把你賣到戲班裡去唱戲叫你才知淒慘。」

夜晚躺下臨睡時，見三哥撫着那兩條被媽媽盛怒時鞭下的兩條鞭痕，心裡不由地一陣絞痛，彷彿我身上也浮有這兩下鞭痕，我說：

「三哥，你真的那麼喜歡演戲嗎？」

黑暗中，三哥沒有回答，我以為他睡了，試着搖動他的手。

「幹嗎，尾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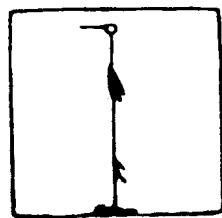
我吐了一口氣。記得以前跟媽媽去看戲，聽她的解釋戲情，以及旦角和小生的身份，我很小便懂得聽戲了。當伶人的舉手投足又輕又柔，媽媽看了就會讚口說：「妳看，她的走踏多美。」我那時就會好奇的問，怎麼走法才會輕柔呢，媽媽就會彷彿經驗十足，老氣橫秋的說：「妳以為這麼容易的呵，不會演要給戲師傳鞭打的，而且她們從小就得被送入戲班受訓，姿勢才會美會軟，走踏就會顯得好看，從而顯出演花旦的嬌小玲瓏的體態。伶人害怕戲師傳的鞭打，所以很

用心的學，不然怎能被派演主角，伶人演得差，戲班生意就不好，神廟不繼聘，收入就成問題了呢。」跟着媽媽去看酬神戲，看伶人一出場，演了一齣又一齣，都能把歌詞與動作應付裕如，以為她們天生有唱戲的本領，聽媽媽說起戲師傳教導演戲時平常手上都帶着一根隨時鞭下的藤條，不由地感到一陣心寒。平時媽媽一惱怒，腿上的鞭痕也要兩天才消逝。只得將這番話牢牢记在心裡。當我把這些話從記憶裡向三哥透露時，原意要他因此而害怕，沒想到他居然還會拍拍胸膛，大言不慚的，彷彿忘了腿上的鞭痕，他說：

「男子漢，才不像妳們女孩子那麼怕痛呢！」

我一聽，心裡不由地暗自感到焦慮，假如三哥真的去加入了戲班，不在學校假期或週末，偌大的房裡不是只剩下我一個人獨睡麼？而且萬一碰上同學欺負我時，要找誰投訴去？我擔心了幾夜，幸虧戲班走後，三哥只着迷了幾天，憑印象演了幾段自認拿手的好戲之後，便漸漸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書本上，白天上學，晚上溫習功課，一切生活如常。有次只是看他去屋後找來一支丫型的樹枝，然後把一條不知從那裡找來的腳車輪胎的內膠，紮呀拉呀的成了一個彈鳥弓。啊哈，那時我才覺悟，原來三哥把演戲的興趣轉在射彈鳥隻方面去了。

* 風向



* 鶴

爲甚麼要寫作？

* 言友慧

凡是有過寫作經驗的人，大概都會同意，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若於在一張張白紙上，創造出另一個令人信服的世界來。這紙上的世界，不可能完全是這個真實世界的再版，而是經過藝術的提昇與處理，才呈現出來的。如何去提昇與處理，便是分判藝術高低的關鍵之所在了。

下面的問題是：爲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去忍受寂寞，忍受孤獨，伏在一張小桌上，挖空心思的寫寫寫？這裏的寫作，是指那種嚴肅的創作，凡是爲金錢而寫或不關痛癢的寫，都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有人說是因爲着了魔，覺得有一股力量，驅使着自己去寫。

這種解釋，好像不能令人滿意。究竟是甚麼力量，看又看不到的，如何叫人去相信？至於是說是着了魔嘛，豈不是「鬼上身」的另一種說法？嘩，魔鬼纏身，多麼恐怖的事喔！奇怪的是，恐怖片裏的魔鬼，都是兇神惡煞的，殺人毀物是有份，哪裏會是「鬼驅人」的去驅使藝術家寫出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來？所以此說也不通。

爲甚麼去寫作？或者更廣義的問題是：爲甚麼要創作（包括一切藝術在內）？有一個很值得我們去相信的答案是：星會移物會換，社會政治制度會改變，人更加會因歲月的遞變而衰老而腐朽；只有一樣東西，却是永恒的，只要人類的文明不死，它便會萬古長青的存在着。它的名字便是「藝術」。宇宙是長久得近乎永恒，人的生命却如此短暫，所以總要留下一些值得讓後代的人去追憶的東西，以証明自己曾經來過這個世界，對所賦於自己的生命作一個交待。所以凡是能寫的，都要去寫，而且要寫好來。

何謂陳腔濫調？

* 章俞美

所謂陳腔濫調，就是你用我用他也用，大家用了幾千年，即使用的人不疲倦，看的人早已厭倦的那一套「約成俗定」的文字。這類文字，是信手拈來，不費功夫，不傷腦筋，能夠引起固定反應的文字。能夠引起固定反應，當然也不是極壞的事，至少，它比毫無反應好。只是，總令人不滿意。久而久之，連固定反應都沒有了，大家都麻木了，還能再有心靈的震撼麼？因此，這種文字，這類文學，還寫來做甚麼？

但還是有那麼多人在製造複製品，因爲容易，因爲得來全不費功夫，因爲不必去創新，也因而不必勞動到腦細胞，所以形容一個漂亮的女兒時，說「她美得像一朵花」；說一個人在低聲說話時，便用「蚊叫一般的聲音」；而大聲尖叫嘛，則是「雞啼聲」；形容壞蛋，一律可是「獐頭鼠目」（好蛋壞蛋果真生來有相，這個世界便會安全得多，那時，人人都可以單看人面貌而選擇「避凶趨吉」）；凡有錢人都冷酷無情，心狠手辣，人格卑鄙；凡沒錢人都俠骨丹心，熱心助人，人格高尚；瘦人被形容爲「骨瘦如材」；而胖人當然是「肥得像豬」囉。

陳腔濫調之所以可怕，不在於它歪曲現實；事實上，它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是有事實存在的。可怕的是，它造成應用的人與接受的人腦筋遲鈍退化，對創作而言，它毫無助益，反而因爲發膩而覺得厭倦。

希望寫作人勤力些，多作些名符其實的「創作」，讓我們閱讀他們的大作時，有源源不絕的驚喜發現吧！

編按：本版歡迎作者寄來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紅樓

*郝毅民



雨花隨筆

鏡影

曹雪芹創作了偉大小說紅樓夢；紅樓夢也塑造了不朽人物曹雪芹。

讀紅樓夢小說，溜覽有關紅樓夢的反應文字，紅樓夢頗像一面鏡子，它顯現作者的影子，也顯出讀者的影子。我現在寫着紅樓鏡影，這鏡子里也有個我。

紅樓夢的偉大是由它的讀者群的廣大，興趣的持久所肯定的。這種肯定又出自對紅樓夢正反兩面的對抗與消漲。愛之者把它比作經史；惡之者斥之為晦淫叛道，必欲將之禁固消滅不甘心。

郝懿行「晒書堂筆錄」記述說：“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

繆艮在「文章游戲」中關於「紅樓夢歌」按語中說：“「紅樓夢」一書，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弦戶誦，婦孺皆和。”

太平閑人張新之有「石頭記讀法」、「紅樓夢初名石頭記」曾寫道：「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法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是書大意闡友「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以「禮經」「樂記」融會其中。」

毛慶臻「一亭考古殺記」：“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益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升天堂正嘉慶癸酉，以林清

逆案，牽都司曹某，凌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隱情，乃天投以陰律耳。傷風教者，罪安逃哉？”

上面行的郝氏，繆氏的文字反映了紅樓夢流行的情況。張新之與毛慶臻二氏可以代表兩種報端相反的態度，手法上前者屬於道學俗庸，後者下屬造謠惡道不流。

也有趣味風雅而又發人深思的，例如晚清鄒弢在他的「三借廬筆記」中，記錄了非常生動的個案。

「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爛漫，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人知已哉！……寶釵以爭一寶玉，致矯揉其性。林以剛，我以柔；林以顯，我以暗，所謂大奸不奸，大盜不盜也。」

「己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兩人誓不共談『紅樓夢』。秋試同舟，伯謙謂余曰：『君何爲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爲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罷。嗣後放談，終不及此。」

上面許鄒二人的故事不但顯示了曹雪芹所塑造人物的動人，也形象的顯示了兩種人格從林薛二人反映了出来。記錄的真實幾乎接近到近代心理測驗中的投射測驗法。「投射測驗法之一，如看一套無

字的圖畫，由辨測人自由講出他的意見或編出一個故事來。」

紅樓夢引起的讀者反應，各自以各自既存的概念，心情，個性投射。

猶其對主角賈寶玉。把寶玉認為作者的化身。從上面會引出的那些，對於寶玉的評價與大時代精神結合着。風流才子，古今第一淫人，紈袴敗家子，天下不孝無雙，離理叛道者，民族主義者，自傳作家，禮教反叛者……隨着思想潮流，都能言之成理。

紅樓夢的鏡子作用在讀者群中是顯然的。在紅樓夢中也記錄了若干對作者曹雪芹的鏡子作用。在紅樓夢第一回目之後，作者寫道：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我實愧則有余，悔又無益……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所以蓬牖茅椽，繩床瓦灶，並不足妨我襟懷；况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亦可使闔閭昭傳……兼寓提醒讀者之意。”

讀着這樣文章，其中有它心理思慮的層次，念當日，一一細考較，愧有余，悔無益，不護己短。不護己短是心理力學上的新析點，使作者不因現實生活之苦而「妨我襟懷」。這種清明，深度，已達到了西方心理分析學派所持的原則。那“不護己短”，“並不足妨我襟懷”，就把壓逼着情意的鎖鏈解開，並不再需要玩花樣，改頭換面的說謊。紅樓夢中不少被認為色情的描寫，那都是不得不然，雪芹心目中並不以為意。

作者是在對鏡自照，他又寫道：

“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饫甘飫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自己照鏡與藝術創造之間的加工，使曹雪芹與一般的照鏡人不同。在思想勞動過程中，勞動異化成為一種與己對立的實現存在——紅樓夢小說。作者在「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這種心理勞動的異化過程，在曹雪芹的筆下形象的透露出來。

我之向日葵

*鍾琤璇

這綿延青翠便是你的故鄉
你與紫紅嫣藍的牽牛
以大地為家，以蒼天為幕遮
已經水露的夜夕祝福
每到靄靄清晨
便漫原漫野的怒放
緊緊的追隨着光芒舞咏
燦爛的迎向頭頂冉冉的大太陽



桫欓、棲櫬、檳榔、木槿、椰、蕉與榕
都全是你地連而居的芳鄰
你把根莖伸入又深入土中
若有風雨，若有雷霆
便和大地的子民
密密的彼此靠攏
挨候着風靜雨晴
又一次，向那萬丈的天神朝謹

*風聲



*落花辭枝

一九八一年度文選

序

*溫毓堂（威省客屬公會會長）

本會青年組，在七九年初舉辦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十一篇得獎作品，經在八零中出版單行本。

八一年初，他們又本着推動與保存大馬華文文學之熱忱，再度成功地甄選八一年度文選。今年他們再接再厲編印成書，為馬華文壇盡點力，我深為他們熱愛文學的精神感動。

我希望馬華文學，能够在各方面得到社會的支持與關注，並促其發揚光大。

本會青年組，以具體方式表現他們對文學之「愛心」，但願他們拋磚引玉的努力，對民族文化社會有一定的意義和貢獻。

目錄

詩 散文 小說

龍族 河流是第一聲問話 現代詞兩闕 詩兩首

石在 桃花源 沙之城 嬰孩的眼 瀑布 初嫁

沈穿心 林若隱 溫任平 雷似痴 梅淑貞 張瑞華 陳強華 黃英俊 周清嘯 張樹林

青布袋裏暗藏的筆跡 巴士上的黃昏 蒼蒼樟崙 魚

記憶裏的鳥 兒童 航向家鄉 拉讓江上 海的變奏

酒逢知己千杯少 大年人 藍啓元 浩于豪

麵包 戲柵腳 莺葉 蕭

刻碑者 結局 吳維涼 丁雲 梅淑貞 麥浪 潘貴昌

癌 阿公和吉羅魚 父喪

風聲

風聲

後記

八〇年中，本組出版「三叔公的故事」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得獎作品合集，八一年初，馬不停蹄地我們又成立以前本組主席楊雲貴為首的十五人「八一年度文選評選委員會」負責舉辦甄選八一年度，發表在西馬各報章雜誌最優秀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詩。

我們的原則是十四位評選委員：游牧、禹零、沙河、小黑、林月絲、葉蕾、綠浪、冰谷、清強、溫祥英、落葉、宋子衡、菊凡和艾文，他們的作品，儘可能不選；同一作者的同一類型創作，只選一篇，我們這樣做，是讓其他人有機會；評選委員會也以客觀公平的選稿不選人態度向文壇負責。

八一年度發表在西馬各報章雜誌的作品，根據我們統計約略：短篇小說五百篇、散文五千篇、詩一千五百首。

本組之舉辦和出版八一年度文選，目的不外是想通過甄選和編書的工作，來保存馬華文學作品，在某一年代的風貌，讓日後文史家撰寫文學史時，可作為一點參考資料。

本來，我們打算每年遴選和出版一本類似的文學年選，但是由於某些客觀因素，我們未能實現理想，非常遺憾。

希望我們這本小書的出版，能夠為馬華文壇掀起小漣漪，平添一份溫馨，我們便感到十分欣慰了。

一九八二年歲暮



出版者：威省客青主辦，棕櫚出版社出版。

郵購處：
CHANG NAI KIT,
60, Lorong Sepakat Tiga,
Taman Bandar Jaya,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售價連郵M\$5.00)

風聲 編按：本版歡迎出版社或出書作者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激 情

*黃英俊

輕盈一握就會碎散美麗
悸動的餘音

嬌繞在舞台的旋轉旋轉之中
世紀的誓盟猶如盈盈一握

迅速逝去的微溫
不改而漸深的

只是雙眸早來的雨意

黛玉永恆深鎖的紅樓
百年旣候

在我的沉思中
湧動如旋律

把右手交給我

讓情緒

冷靜成六拍的浪潮

讓永恒

在瞬間遠遠遺忘

我不是我不是熱情的吉利巴

只是沉思的兩步慢舞

冷峻的寂止在舞後的廣場

太陽猛烈地抽出汗
我沒有憩息的機會
旋轉復旋轉
傾出一些些清涼

我的鄉土
無從張望
根在空中
空無
俯視
等候
慈祥的一按
如等待再生
助我旋轉
溢出一點想望與涼爽

電 風 扇

電 風 扇

*謝川成

*風箏



黃潤岳 8 月 29 日的信：

我是素重然諾的。六月十四日寄上一信，答應為蕉風寫文章，為今八月底了，才勉強湊成此篇。非疏非懶，反而是我太認真，有點緊張過頭。我總認為為蕉風寫稿，便得有點份量，有些深度。連我自己的專欄都是以有所思有所得來命名的。不瞞你說：我寫三四次，每次題材不同，寫了一兩頁之後，接不下去，無法完篇。這第五篇是因為我忽然想起我忘了我的恩師，心中愧咎，一洩為快！……

當然我仍願意寫，使我多用點腦。我更想多寫一點有份量的文章，好與大家分享。我更希望我能定期交稿。我寫慣了千字文（每篇一千字左右），好像為蕉風寫，可不能如此草率，有點像虛應故事一般。這篇只有兩千左右，似乎有猶有不足之感。

我這個蕉風專欄作者，可謂敬業樂業。不能為期交稿，應該是情有可原罷！

祝福你

洪泉 8 月 31 日的信：

八月廿六日的來信收到，謝謝。

近寫一些，還在改寫，幾時完成不可預期；因工作忙的關係。完成後才寄去。真希望能在蕉風裡看到現時期的激情小說，華裔的處境，激情與反應。

祝
編安

（編按：洪泉已交來中篇小說『解說』，將在近期內刊出。）

曾希邦 9 月 11 日的信：

把你當作老朋友，所以沒在你的名字後邊加上什麼應有的尊稱。……

謝謝你給我寄來「蕉風」。我對這本雜誌的意見是：多刊載一些風趣的短稿，在版面上多求變化，多留點“breathing space”。

（編按：曾希邦先生是新加坡資深寫作人，曾出版短篇小說集『藍蝴蝶』（1956）與散文集『黑白集』（1957）。）

李有成 9 月 15 日的信：

363期蕉風及信都收到了，謝謝。尤其謝謝你刊出了拙作，「風諷」中的謬獎，實不敢當。……

如果有好的小說，麻煩你給我推薦。我很想看看一些馬華文學作品，現在只能看到蕉風所發表的一些，一定還有不少好作品沒機會拜讀。不知你能不能找到瑞獻所有已經出版的小說？

匆匆給你覆信。代問候姚先生等。

祝
快樂

陳應德 9 月 16 日的信：

謝謝你八月廿三日的信及惠贈363期的蕉風。我由加拿大飛往比利時，在歐洲旅遊了幾個國家，回到家，感到有點疲倦，又將上班。你提到的有關文學的論文及作家印象記等，以後有機會執筆，當寄上請指教。

祝好！



國際貿易大廈，這棟佔地廣達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呎，樓高二十一層的龐然巨物，是位於吉隆坡地價最高昂的金三角黃金地帶內。那一帶地區，所矗立的，全是近十年內才紛紛湧起的高樓大廈。國貿的金色反光玻璃，在烈陽的光芒萬丈中，熠熠發亮，把人的眼睛刺得發痛。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便是這座高樓的業主；而今年年方三十二歲的法蘭士莫作樑，竟然是這間活力蓬勃、野心無可限量的控股公司的市場研究經理。每當法蘭士莫向剛認識的人遞出他自己的燙金雅緻名片時，一種難以言喻的自豪與滿足快感，便慢慢的由腳板向上擴昇，手腳的皮膚漸漸地顯出鷄皮疙瘩來。幸虧他總是穿上長袖的恤衫，即使是離他很近的人，也不可能知道他這種微妙的生理變化。通常，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那種一直令他感覺難為情的疙瘩，便告自然而然的消失。然後法蘭士莫便立刻恢復常態，接受別人的滿嘴奉迎，讚他年青有為，高據着一間跨國性的大公司這樣重要的職位。

因為職業的需要與多年訓練的關係，他一說起話來，便緊緊的吸引住與他對話的人的注意力。對於此種魅力，他自己解釋為一種天賦的吸引力，別人要想對他抗拒，恐怕不容易。雖然到目前為止，他對自己的表現，顯然有着躊躇滿志的傾向，但事實上，他是很在乎別人對他的批評的。對於照顧自己的儀表風度方面，他心細如塵，原因是不願意落人話柄，讓旁人有向他攻擊的機會。總是那麼小心翼翼的保護着自己，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公司裏還有好幾個學有專長的人員，正在虎視眈眈着他這個令人羨慕萬分的職位。只是他有一個弱點，那便是他有時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氣，尤其是那些惹他生氣的人，是一些工作效率低而又職位低微的同事。但脾氣發洩過之後，他總是十分內疚與後悔。因為他有自省的習慣，瞭解到這不利自己所苦心營造出來的形象。

除此之外，他心底還有一個很大的尖刺，那便是結婚將近七年，仍未育有孩子這回事。對他而言，是仍然年輕，機會還多得很，倒不覺得怎樣焦慮。他所擔心的是，別人會怎樣想呢，會怎樣在背後批評他的能力呢。他想像旁邊的人以他所想像出來的眼光看他時，心中便不可控制的詛咒那些人該死。「我這樣接近無懈可擊的人，還要讓你們這些嘴巴是生來說人閒話的東西來月旦麼？」「呸，無聊的傢伙！」但事實上，別人並不會在他面前指指點點，於是他的憤懣，只能深存在心底了。

沒有孩子這件事，最焦急難安的，還是與他同年的妻子江麗霞了。他們是同校不同系的同學，畢業後一年便結婚，然後一起回馬工作。他的妻，不過是個姿容普通的女性，因此對風度翩翩丈夫的管束，十分的嚴緊，跟一般酷勁大的平常女人，毫無不同之處。她害怕自己的容貌，無法綰住丈夫的心，尤其是他們還沒有孩子。這次他們夫妻倆共赴新加坡，便是進當地收費最昂貴的醫院，作徹底的檢查。這也是她的堅持之下而成行的。

請了四天假去新加坡，今天是星期一，法蘭士莫又回到公司來上班。一踏上柔軟溫厚的地毯，與外面吉隆坡的高熱懸殊的侵人冷氣，便撲面而來。而他的整顆心，也隨着迅速下降的體溫，變得又涼又重。原來他休假前那天，曾向他的女秘書李安妮狠狠的發了一頓很大的脾氣。他差不多是把整個文件夾向她的臉上擲去。

雖未正面擲中她，因她及時舉起手臂來擋護着，但羞辱與難堪，已足夠令她難過得伏在辦公桌上失聲痛哭起來。外面的同事都跑過來看，爭相詢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法蘭士莫微微的聳聳肩，乾笑了一聲道：「沒有甚麼嚴重的事嘛。」說完，便走入自己的辦公室，留下仍然在飲泣着的李安妮。

一坐回他的黑色真皮高背旋轉椅上，一股發洩過後的空虛感，便從心中向四肢伸展而去，令他覺得全身酸軟無力。他已經在後悔適才的粗暴行為。「我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要這樣的丟人現眼？」「李安妮一定會加料的宣傳出去的。」「他們一定會不齒我吧。那些傢伙一定會說：大家都是打一份牛工吧了，神氣些甚麼？公司大賺錢，又不見得會分一份給你，何必那麼勞氣傷神？差不多是出手傷人了嘛。」

這樣七上八落的思量着，他差點就要站起來，走出去向李安妮道歉。「不行。」「不行。」「他們越發會當作笑話般去說嘴了。」「我必須下定決心，以後待她好一點就是。」

「但對她好，可能就是對自己不利。」

「這個半老女人，工作效率越來越差，錯誤又多，一天到晚要我耗費心力去替她改正。叫我不去生她的氣，不發脾氣，也真是難事。」

他搖了搖頭，歎了口氣，便開始寫工作報告。只聽得外面的李安妮，又在滴滴搭搭的打起字來，彷彿甚麼事也不會發生過一般，剛才那一幕，只不過是孩童們的遊戲。但他知道，她此刻的心中，一定充滿了怨毒。



雜役默哈末在樓梯口遇到他，向他招呼道：「早安，密斯特莫。」他也回應道：「早安。」便繼續大踏步的轉向走廊去。然後他猛然醒覺，默哈末的眼神，甚為奇異，似乎有很多話藏在裏頭。

走入普通職員的辦公大廳，只見大多數的人員已經就位，一大羣男男女女在吱吱喳喳着

，熱鬧得簡直不像話。他帶着點似有若無的微笑，經過中間的甬道，走向他的辦公房間。他似乎覺得，在走過時，有兩個女職員，隔着他，互相遞弄着眼色。

辦公室的房門仍然緊鎖，裏面黑墨墨的一片，李安妮今天竟然比他遲到。這倒是很罕有的事。通常，她都是一大早駕着她那輛一九七一年的橙紅色迷你，送她唯一的兒子上學後，便直接來上班。因此，她到得比誰都早。

他用自己的鎖匙打開了門，扭亮了燈，把公事包一放，便坐在旋轉椅上轉了幾轉。他溜覽寬大的辦公桌，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個粉紅色的文件夾。他認得是那天用來擲李安妮的，此外便跟他離去毫無兩樣。「難道這幾天都沒有信嗎？不可能吧？」

他看了看腕上的金色奧米茄表，已經八點半了。他翻開那個文件夾，把裏面的報告抽出來，便閱讀了起來。李安妮已把報告完全打過，他嚴厲的翻閱着，已找不出任何標點或拼音的錯誤。證明李安妮還是可以做好她的工作的，他臉上輕輕的牽露出笑意來。

讀完了報告，他抬頭看出去，李安妮的隔間仍是黯昏昏的，證明她還未抵達。一種令他興奮的想法突然閃過他的腦際：「會不會已經辭職不幹了呢，就因為那天被我教訓了一番？」

「不可能的，我知道她很需要這份工作，不可能在這兩三天內便找到另一份薪水這麼高的職位。」「丈夫已經不要她，她要養育兒子，聽說還有個高齡母親，負擔這麼重，不可能說走就走的。」

李安妮是前任經理聘請的，老經理五十五歲退休後，便由法蘭士莫接任，而李安妮便也換了新的上司。雖然才不過四十歲，李安妮的打扮既老氣又老土，頭髮連年累月的梳個灰模樣的平髻，把她尖小的臉，襯托得更尖小。和其他經理的桃紅柳綠女秘書相比，李安妮便是枝葉已經落盡的深秋了。年輕而精力充沛的法蘭士莫，雖然已經結了婚，對美麗的女人，仍然興趣濃厚。所以當初他也會怨過命來：「爲甚麼不派一個漂亮的給我？」

可是李安妮的工作經驗豐富，凡事話頭醒尾，是其他花枝招展的年輕女郎所不能比擬的。視工作如神職的法蘭士莫，很快的便發現到他的女秘書的優點，所以也不再嫉妒他人了。只是，近大半年來，李安妮的工作表現失常，速度慢了不消說，還常常犯錯誤，令他甚為不快。那天的攤夾行動，算是最激烈的了。如果她說不幹便不幹，雖然在眼前來說，是少了個助手，但以他的擇人能力，他自信能找到另外一個又年輕美貌又能做事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想到這裏時，他反而不那麼在乎了。

有人在他的門上叩門，他頭也不抬的說道：「進來。」那人走進來了，他舉頭一看，原來是人事經理尤索夫。「早呀，大老闆。」「別開玩笑，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一向對同事笑嘻嘻的尤索夫，今天竟然滿臉嚴肅的神色。

「請坐下。」他詫異的很：「究竟是甚麼事？」

「大概你還不知道吧？」尤索夫蹙着雙眉的說：「安妮三天前在公司裏忽然暈倒，送進了醫院。經過檢查，竟然是患了胃癌。已經很嚴重了。」

「轟」一聲的，他後腦像被人以硬物痛擊了一下，痛得有些發麻，睜着不置信的眼睛，喃喃的說道：「真的嗎？」

尤索夫歎氣道：「好可憐啊。她的命運也實在夠悲慘的了。還有孩子，還有老母。」「這幾天都有同事去看她，一看到有人來便哭，她已經知道自己的病狀了。」「珍妮花和她最要好，說她常常鬧胃痛，哪裏曉得竟是這個病。」

「我知道。」「我知道。」

尤索夫走出去後很久，他仍然靠着高背旋椅，泥雕木塑般的，毫無動靜。一重水氣，慢慢的湧現自他的眼眶。「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

「她身患惡症，我還對她這麼兇暴，甚至用文件夾向她投擲，我，我還是人嗎？」「禽獸！禽獸！」他痛苦的抱着頭，伏在厚硬的桌上，似入睡了般。

隔了不知多久，案頭的電話響了起來，他仍然不為所動。電話響了很久，他才伸手去拿起來，說了聲「哈囉，法蘭士在此」，對方便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原來是兜攬生意來的。他不置可否的「唔唔唔」，便意興闌珊的放下聽筒。然後起身拉開米黃色的窗幔，望着下面灰霧迷濛的吉隆坡商業中心，人稱黃金三角的地帶出神。

從孩童開始，他便是很多人艷羨的對象。讀書功課好，口才又了得，自小學起，已經在

演講比賽與辯論會上大出鋒頭。父母像奉鳳凰似的奉着他，四兄弟之中，最為疼他。也唯有他才有出國讀書的機會。為了供他繼續求學，父親把住的房子押給金融公司，然後又由他三個哥哥湊錢供屋，一家人總算還有自己的房子住。

「但我對他們却那麼的殘忍。」

剛從國外回來時，他夫妻倆和父母及大哥大嫂同住。隔了兩年，見媳婦仍未有孩子，老人家便未免嘮叨了一些。江麗霞自以為是個能幹獨立的事業女性，回嘴說道：「說生就生呀？我又不是生孩子的機器！哼，食古不化！」從此婆媳之間便水火不相容，家中永無寧日。法蘭士莫也認為父母太過干涉他們夫婦的自由，加上已工作了兩年，手中略有積蓄，便購下一間新屋雙雙搬出去住。只有逢年過節的日子，夫妻倆才回去見見兩老。

搬出來不到三年，雙親相繼逝世。與三個兄嫂的關係，也不見得融洽。事實上是他根本就很少與他們碰面。他的工作，已使他一天忙上十個小時，同時，他還是某政黨的支會秘書，要開會，要發文告，活動排得滿滿。

「我到底在做些甚麼？又到底做了些甚麼？」他握緊了拳頭，覺得渾身發冷，那熟悉的疙瘩，佈滿了全身。但他不必覺得尷尬的，因為旁邊並沒有人。

「一個人如果不能好好的去愛他最親近的人，若說他會去愛社會愛民族，豈非是自欺欺人？」「我去攬那些活動，還去和其他人爭權，與其他逐私利的人，那些我向來最看不起的人，又有甚麼不同？」

快到十一點半了，腳下的吉隆坡，處處是來來往往的車輛。這情景，是他已習以為常的，此刻，在他眼中，却都成了他羨慕的對象。「車裏的那些人，一定不會像我現在這樣的，正受着良心的譴責吧。」

額頭擋在玻璃鏡片上，漸漸的，口鼻所噴出來的氣息，把鏡片蒸得模糊不清了。他覺得他可以這樣無窮無盡的佇立下去，瞪視下去，直到世界的盡頭。「但那些人是多麼的輕鬆，多麼的快樂呵。至少，他們不會承受着像我一般的悲哀。」

「以後，我該怎麼辦？這裏的工作，又該怎麼辦？」

他知道他的妻，向來是以他為榮的。他的風度，他的才幹，他的聰明，是她所傾心的。也是因為有她的鼓勵，他才會在工作之外，也想在政治圈裏佔着一個立足點。而成功的擔任上支會秘書的職位，是他的初試啼聲的第一項成就。一舉而成，益使他相信自己確非是池中物。他的下一個目標，便是坐上支會主席的寶座，然後是區會，一步步的爭上去。因為權力鬥爭，已使他和現任的主席，也是他的昔日同學，鬧得各懷心病。

在公司的前途美好，他是絕對不願意離開的。但是，發生了這件事，「我還能留下來麼？」「他們，那些人，會怎樣說我呢？」

水蒸氣越來越濃厚，他已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景物了。「如果我能找他們來談談，向他們剖釋我現在的感受，現在的懊悔，他們會原諒我嗎？」

「或者，至少讓我知道他們究竟在想些甚麼吧。」

「我曾經去愛過人嗎？」他痛楚的閉上眼睛：「如果不曾去愛他人，我怎麼能夠去愛自己？」

「以前的一切所謂努力，無非是自我矇蔽的幻覺。」

「我竟然虛活了那麼多年！」由於過度的喫驚，腋下突冒冷汗，腹痛如絞。

「天啊，請你幫助我。」

但他忽然想起他的父母，已經含恨去世兩年多了。

「如果我已經不能去愛死去的人，就讓我去愛尚活着的人吧。」

他以手指輕輕拭去玻璃上的霧氣，漸漸的，玻璃上清晰的反映出一張溼潤的臉。



*人間集

兩本蕭紅選集

*梅淑貞

手上的兩本蕭紅選集，都是近兩年才出版的。其一是『橋』，內收十三篇「散文」，而另外一本，則是『蕭紅短篇小說集』。把散文加上引號，是因為出版社劃分不清何者為散文，何者為小說，所以應是散文集的『橋』中，倒收入了兩篇同時也被收入小說集內的短篇小說，即『手』與『橋』。

根據葛浩文 (Dr. Howard C. Goldblatt) 在『生死場』及『呼蘭河傳』英譯版序所提供的資料，早在一九三五年，『橋』便會以短篇小說與散文集的形式面世，不過他沒有說明，當年出版的『橋』，是否如今版的『橋』，以蕭紅的另一個筆名「悄吟」的名義出版。可是這兩本選集，是我迄今為止，所讀過的「唯二」蕭紅著作。其他的三部長篇小說，即『生死場』、『呼蘭河傳』與『馬伯樂』，則希望能早日讀到，一償多年的心願。

葛浩文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大陸文壇的蕭紅熱』裏，列出五個可能的理由，以解釋為何「蕭紅在這些日子裏似乎比一般的文學作家更『紅』些」。他的理由如下：

- (一)已故：蓋棺容易論定。死無對証，作家無所顧忌可暢所欲言。
- (二)女作家。
- (三)魯迅最喜愛的幾個人之一。
- (四)複雜而又能引起人們同情的性格和生活。
- (五)當前在世舊友們對她的內疚，想有所補償。

這五大理由，竟然沒有一項和這個被他們所熱烈談論的作家的作品或文學成就有關。有人說某人活得像詩，便是詩人了。這當然是一派胡言。要鑒定一個人是不是詩人，只有一項行為準則，那便是他有沒有去寫詩，寫的又是不是詩。如果蕭紅沒有寫過幾部可以傳世的作品，即使她短暫、痛苦而又戲劇化的一生是如何的多姿多彩，相信也不會有人去記得她吧？

嚴格的說，蕭紅的文字，是不經甚麼修飾的，可以稱作為「樸實無華」的文字。但不是說她的作品沒有文采。她的文采，是表現於她的控訴似的、多描寫人生的種種苦難的文字中。即使現今的讀者，沒有經歷過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種在冰天雪地中的飢寒交迫，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生活，也可以從她的生動平實的描寫裏，一同去領略她對貧苦弱小者的博大同情。

以創作年代而論，『王阿嫂的死』，是『蕭紅短篇小說集』裏所收錄的最早期作品。這個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悲慘，不禁令人產生「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感概。但在這篇小說裏，不仁的其實不是天地，而是一連害了王大哥夫妻兩命的張地主。而蕭紅本名張迺瑩，她很早便離家出走，原因是受不了父親虐待。根據她在一篇名為『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的自傳文章所寫的，給人的印象，是她的父親是一個很壞的人：「父親常常為着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對待僕人，對待自己的兒女，以及對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樣的吝嗇而疏遠，甚至於無情」。「每從他的身邊經過，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針刺一樣；他斜視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從鼻樑經過嘴角，而後往下流着」。還有一件更喫驚的事是，蕭紅的唯一親弟弟張秀珂，曾向人透露他們所稱的「父親」，不是姐弟倆的生父，而是他們的母親串通了這個張姓的男人，謀害死親夫，才改嫁給他的。而『王阿嫂的死』中的這個雙手染滿了鮮血的地主，也是姓張，更加令人相信蕭紅是以她的父親作為「模特兒」。作者雖然對善良而憨直的農民表現出她的關注與同情，但她也對他們的宿命與消極態度，表示譴責，雖然是以很含蓄的敘述來表現：「婦人們的集團在低語：『總是張老爺子，有多麼慈心；甚麼事情，張老爺子都是幫忙

的。」王大哥是張老爺子害死的，這事情婦人們不知道，一點不知道。」「窮漢們，和王大哥同類的窮漢們，搖晃着闊大的肩膀，王大哥的骨頭被運到西崗上了。」其實這些人都知道，王阿嫂的死和她的「新生下來的小孩，不到五分鐘也死了」，都是「張老爺子」的作爲。

『廣告副手』，是篇帶着自傳性質的小說。這篇小說裏的那對年輕而貧困的夫婦，蓓力與芹，也像蕭紅的一篇名爲『破落之街』的散文中的戀人，平與敘述者「我」一樣，窮得難以渡日，連喫一頓飯的錢都沒有，窮得「一條鞋帶也要分成兩段，兩個人束着一條鞋帶」。蓓力與芹的生活環境，男的急躁脾氣與女的柔弱性格，都令人相信，小說中所敘述的，是當年她和蕭軍在東北一起生活時的寫照。而且，芹是個畫廣告畫的副手，這一點，和蕭紅一生都喜歡「畫畫兒」，似乎也有點連帶關係。此外，蓓力也是個靠稿費維持生活的作家。

『啞老人』描寫一對相依爲命的祖父與孫女，也使人想起她在『永久的憧憬和追尋』中所記述的祖孫之情。蕭紅的祖父所給予她的愛護，至少可以彌補她從橫蠻無情的父親那裏所受的痛苦，她說：「從祖父那裏，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溫暖和愛」。至少，她還是比故事中的「遭了女工頭的毒打而死」的小嵐幸運。工廠的女工頭竟然可以打死工人，這可真是聳人聽聞的事。孫女死後第二天，那個又聾又啞又患病的老人，便被火燒死了。這個結局，若與『王阿嫂的死』比較，也難以決定，究竟誰比誰更加悲慘。

其實，如果去作個統計，整本小說集裏的小說，沒有一篇，不是道盡人間淒苦的。『小黑狗』所寫的，雖是兩隻母狗與一窩共十三隻小狗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以狗的命運來喻人的命運。起先，這堆可愛的小狗，「跑起來在院子就是一小群」，「它們睡覺，多是一個壓着一個脖子睡，小圓肚一個個的相擠着」，但是到後來，「十三個小狗一個不見了！和以前一樣，大狗是孤獨地睡在木台上」。爲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呢？因爲不只狗長大了要餓死，連人也一樣，「年老的叫化子不能尋食，死在陰溝裡，或是黑暗的街道上；女人，孩子，就是年輕人失了業的時候也是一樣。」而「這是平常的事，凍死、餓死、黑暗死，每天都有這樣的事情」，人要在這樣的境況中活下去，也唯有「把持住自己」，渡自己的橋樑了。悄悄（大概是作者本身的小名）爲這些凍死餓死黑暗死的事情而哭，雖然她的眼淚並不能改變甚麼，但却能喚起讀者的同感與共鳴。雖然已恰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小黑狗』寫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我們似乎仍然可以聽到她的哭聲。

一個硬着心腸，連孤苦無依的老父都可以避而不見、遺棄不顧的人，「爲的是把整個的心，整個的身體獻給衆人」，這種「獻身」情操，是應該受人讚美，還是該被人譴責？『看風箏』中的劉成，就是這樣的一個「熱血青年」。雖然作者沒有很明顯的表示「他是一個野獸，是一條狼，一條沒有心腸的狼」是由誰說出來的，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作者對空談革命的人所下的批判。

『兩個青蛙』有些段落，顯露出作者所罕見的嬌美輕柔筆觸：「踱蕩着他們的熱情似的，穿着林叢踱蕩，踏着月光踱蕩，秦錚是愉快着，講了一些流水似的話，別離不再壓緊她了，她輕鬆地跳着步武」，「從樹叢顛巍着那裡走出来了，秦錚的頭髮毛散了，衣裙不整齊了，怕羞地背影走上樓梯去」。可是熟悉蕭紅作品裏的悲慘世界的讀者，一定會相信，這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果然，「現在秦錚和平野是住在同一個鐵包的院裡，現在已三年了」。而那個「鐵包的院」，是一座監獄，「平野，他是個永久要住在這裡的一個犯人」。

『橋』是一個十分動人的故事，它大概也和作者的另一短篇『手』一樣有名。窮苦無告的人不能控制他們的命運，在『橋』裡，又得到另一次印証。黃良子，一個簡單而善良的女人，「究竟日子長了，短了？她也不知道，天氣寒了，暖了？她也不能夠識別。雖然她也換上了夾衣，對於衣裳的增加，似乎別人增加起來，她也就增加起來」。雖然她是個遲鈍的人，雖然她必須在橋的這邊看護着小主人，可是她也知道，只要建上新橋，她便可以多愛護一些多接近一些她自己的孩子了。因此「黃良子一看到那紅漆的欄杆，比所有她看到過的在夏天裡開着的紅花更新鮮」。可是，建好的新橋，並不能令他們一家人過得更加快樂，她反而希望沒有這橋了，「若沒有這橋，小良子不就是跑到橋西來嗎？算是沒有擋他腿的啦！這橋，不都是這橋嗎？」於是，「她用怨恨過舊橋的情感再建設起舊橋來」。但這新橋是這樣巍

巍然的跨立着，「笑着，哭着，小良子在橋邊一直被阻擋下來」。可憐的孩子。有一天，終於有一天，「小良子又是照樣向橋頭奔跑」，「找媽去………喫………饅頭，………她有饅頭………媽有呵………媽有糖………」，「頭頂上留着的一堆毛髮，逆着風，吹得豎起來了」。描寫小良子的最後這個意象，令人一見難忘，因為這是最後的了。「小良子從此丢失了」。「那天，黃良子聽到她的孩子掉下水溝去，她趕忙奔到水溝邊去。看到那被撈在溝沿上的孩子，連呼吸也沒有的時候，她站起來，她從那些圍觀的人們的頭上面望到橋的方向去」。讀者讀到這裡時，大概都應該停下來，掩卷歎息吧。

葛浩文說蕭紅對學校生活的反感，可見諸於她的著名短篇『手』裡。據我的猜想，她對學校反感的原因，可能是她在還在求學時便和當地的一位教員同居，導致她被學校開除」，這種事，在現代，也一樣會引起軒然巨波的，更何況是五十年前的東北？因此她所受到的嘲笑、歧視與痛苦，可想而知。如此。怎樣叫她不厭惡學校？而且，那個與她同居的男教員，對她是「始亂終棄」，這也是蕭紅的第一宗錯誤婚姻。

善良與邪惡的對抗，敗走的是善良的那一方，『手』所表現的無可奈何感，雖沒有作者的嘶喊，但淡淡的道來，感人的力量並不見得減少。這篇小說是這樣結束的：「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遠那閃光就越剛強。我一直看到那遠處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這語氣似乎還不見很絕望，可是那雙黑手的主人王亞明，是不會再回到學校來的了。

『小城三月』，亦是蕭紅的有名短篇之一。這篇小說的文采修辭之美，只有她的另一篇後期的小說『后花園』，才可以比擬。寫的雖又是屬於不完美的故事，但在風格上，『小城三月』與『后花園』裡的哀愁，是淡淡的、溫婉的。可是兩個故事的悲劇性，依然十分強烈。『后花園』裡的馮二成子，是個被僱來磨麥的磨倌，「三十多歲了，尚未結過婚，可是他的頭髮白了許多，牙齒脫落了好幾個，看起來像是個青年的老頭」。一天到晚呆板而單調的工作着，使到「他甚麼都忘了，他甚麼都記不得，因為他覺得沒有一樣事情是新鮮的。人間在他是全然呆板的了。他只知道他自己是個磨倌，磨倌就是拉磨，拉磨之外的事情都與他毫無關係」。可是他到底愛上隣家的女兒，「她那向日葵花似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的樣子，馮二成子一想起來就無緣無故的心跳」。老實而害羞的磨倌，只能把他的感情藏在心底，「不久，隣家女兒來了說媒的，不久那女兒就出嫁去了」。她打扮成新娘子那天，馮二成子仍在磨房裡拉他的磨，聽到外面的鑼鼓喇叭聲；他「把頭伏在梆子上，他閉了眼睛，他一動也不動」。一連用了兩個「他」字，更加深了讀者對他的痛苦的體認。他閉壓着的痛苦，終於找到了一個讓他發洩的機會，那就是他送隣家的老太太搬去女兒的家那天。他替老太太收拾東西時，打開了一個小梳頭匣，「他嗅到一種梳頭油的香氣」；然後，在回磨房的路上，「他用各種眼光批評了」那些賣着小買賣營營逐逐的人，覺得「你們是甚麼也不知道」；然後，「他找到一片小樹林，他在那裡伏在地上哭了一袋烟的功夫。他的眼淚落了一滿樹根」。他的運氣彷彿有了好轉，有一個年輕的寡婦，愛上他，嫁了給他，這都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事。雖沒有正式的婚禮，「但是他們莊嚴得很，因為百感交集，彼此哭了一遍」。然後，他們有了孩子，但熟悉蕭紅作品的讀者，一定不會天真的去相信，他們會快快樂樂的活到老死。果然，「又過了兩年，孩子的媽媽死了」，「不久，那孩子也死了」。人來了，人去了，只有草木無情，「后花園經過了幾度繁華，經過了幾度凋零，但那大荊茨花它好像世世代代要存在下去的樣子，經冬復歷春，年年照樣的在園子裡邊開着」。小說結束時，是磨倌換了新的主人，作者採用不相干的語氣來敘述他：「是個年輕的、愛漂亮、愛說話的，常常穿了很乾淨的衣裳來在磨房的窗外，看那磨倌怎樣打他的篩羅，怎樣搖他的風車」，這和『小城三月』中的結尾，寫年輕的姑娘們為迎接春天而打扮，「她們日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裝換起來了，只是不見載着翠姨的馬車來」，同樣的餘音裊裊，令人低迴不已。

除了『橋』與『手』外，散文集『橋』所收錄的十一篇散文，計有：『小六』、『煩擾的一日』、『夏夜』、『過夜』、『破落之街』、『訪問』、『離去』、『索非亞的愁苦』、『蹲在洋車上』、『初冬』、『三個無聊人』諸篇。像她的短篇小說一樣，作者強烈的個人風格、新鮮明麗的描寫，對孤苦弱小者的深愛與同情，字裡行間的憂愁悲苦，都一一的表

現於她的散文中。我尤其喜歡『過夜』、『訪問』、『索非亞的愁苦』這三篇。『訪問』裡那個有家歸不得的俄羅斯的沒落貴族，寫她看到「窗子的上角，一顆星從簾子的縫隙透了進來，她去把簾子舒展了一次，她說：『這不是俄羅斯的星光，請不要照我……』她搖着頭，她的大耳環在她很細的頸部蕩了幾下，於是她伸出去那青白的手把那顆星光遮掩了起來」，把國破者的悲哀，很形象化的表達了出來。『索非亞的愁苦』，寫的也是流落在哈爾濱的俄國人。他們都成了「窮黨」，被人罵，被人看不起。可是他們又不能回國，「窮黨回國是難的」，所以，只有趁着節目時，「跳着舞，唱高加索歌」，發出想家鄉的心的嚎叫。這兩篇散文皆描寫哈爾濱的白俄思想與生活，甚具新鮮感，這也是我特別喜歡的原因。

蕭紅，這個命薄而多才的作家，屢受不幸的婚姻與不佳的健康折磨之苦，又只活了三十歲，竟能在短短的八、九年文學生涯中，寫出了幾部足以傳世的作品，讓與她同時期的人與後人同樣的領略到她的寫作才華，也就沒有辜負上天所賦與她的生命了。現僅借辛文芷所寫的一首詩：『蕭紅骨灰遷葬記』，以表示個人對她的同情與敬佩吧：

九泉應廢悄吟哦，壯麗江山宜浩歌。
生死呼蘭長記取，虫沙淺水盡消磨。
五羊留得才人骨，七尺翻成美玉窩。
此日故園風景好，十分明月照銀河。

*『橋』，「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

*『蕭紅短篇小說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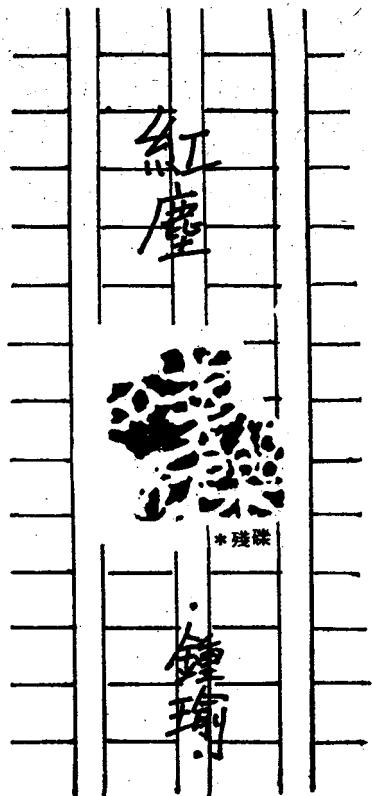
*參考資料：葛浩文著『漫談中國新文學』，「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蕭紅一九三四年
攝於哈爾濱。



『橋』的封面設計。



「我的家鄉在日本北部，那是漁米之鄉，終年都雨水充沛，是我們的天然財富——雨水！」高橋上士說着，翹首望向沉鴉鴉的天空。彷彿回憶起家鄉的種種，臉上瞬間洋溢起幸福的微笑。他說：「我們的家鄉，每年有一半的日子，是浸濡在兩季裡的。我們從孩提的時候起，就多看雨水，多過看見太陽。我們對雨水，特別感到親切！」他的話，盡管聽來不太合理，但張權仍是半誠默似的，虛應着說：「自然環境，的確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情的，軍長！」他說着，抬眼才發現，所有的人，包括日兵們，都已走上軍車避雨去了。這時候，高橋上士和他，竟是游步走落一條斜坡，在一叢濃密的樹蔭下，佇步下來。二人有點詫異的，發現這是一棵蒼老的木棉樹。樹葉出奇的稠密，把雨水隔的無法下滴。即使水流下來，也只是稀稀搭搭的幾點。

二人驚詫似的，喉嚨裡沉吟了一聲，說：「哦，奇景呵！」二人幾乎是同聲說的。說完彼此相視一笑。

「我們今夜，就在這裡渡過吧！」高橋上士環顧了四周，才中食指扣了一下，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說。

「這裡，並不是沒有雨漬的。軍長。」張權指了地面一下。那半乾濕的泥巴上，已逐漸的混和了雨水。在樹隙間，雨滴也涔涔的向地面撒下。空氣在這裡，也顯的特別陰涼。人在其中，彷似身陷

在冰窖裡的感覺。

「可以搭蓬帳嘛。可以起火取暖嘛！——」高橋上士得意地，抬腳踢了踢半鬆軟的泥巴，說：「這裡，可以讓大家，安安穩穩地，渡過一個寒涼的晚上！」

「是不錯的——」張權用手撥了撥額際的雨潮說。

高橋上士和張權相距半丈，二人各向對方瞅望一眼。高橋上士率先說：「張權。你是我南渡之後，所遇見過的，第一個通曉日本文的中國人。所以，我說過我喜歡你！」

張權站在濕濡的腐葉上，身子有點浮晃。他有點不真實的感覺。眼前這個日本軍人，轉瞬間變成一個儒儒君子。他覺得彼此間，拉得很近，像是多年故友般，結伴長談。又覺得這個日本軍人，其實是一個，笑裡藏刀的奸佞惡徒。但似乎又不是！——他有點昏眩的，不迭的摔摔腦。

張權沒有說話，使高橋上士微有詫異的，對他挪近一步，說：「也許，你會認為我不通人情。連一個絕望的人，也不給予速死的機會！」他說着，樹梢裡篩落一重雨花，滴在張權的臉頰上鼻脊上，一種刺膚的寒涼，直鑽心腔。

「我仍然認為，軍長。那個人，是有權作這種要求的！」張權站在腐葉之外，使自己站穩姿態的，眺望着高橋上士。

「自然，那是合理的，張權！但我不能做——」高橋上士略有難堪的說。

「我不太瞭解。軍長。」張權輕攏着頭說。眼睛却望向雨霧迷漫的空山。一行如箭的閃電，在每一座山峰頂掠過。

「如果我開鎗，是可受到軍法檢舉的——」高橋上士說着，本能的用手掌覆按了一下，那在腰帶上的軍器。「那個人被巨蛇纏住，我們已無法再救活他。如果朝他開鎗，等於向已故的大日本忠魂射擊。那是大忌，絕對不能做的。我會受到檢舉，說不定要受到處分——」高橋上士說到這裡。出奇地，一臉上都瀕滿無奈，和些微一瞬即逝的悸意。

「是這樣哦——」張權明顯是自語的說。

「你可以懷疑這種解釋的，張權！」高橋上士回復平靜，用那種稍帶曖昧的眼光，對張權流盼了一眼，說：「對一個像你如此聰明的中國人，如果我說的不是實話，恐怕也無法隱瞞得過你！」他說完，連聲輕咳着，像掩飾他內心的不安。這時候，在草架裡，兀地響起一重噪耳的蛙鳴。

「隨你怎樣說都行，軍長。我只是一個俘虜！」張權說着，微感到舌根的痛楚，襲上心頭。他不期的緊鎖着眉。

「這一點，我無法幫助你，張權。你只是一個不幸者，戰爭使你被皇軍所俘，要你替皇軍做你能

做的事。這就是你們中國人說的，命運吧！」高橋上士說時，翻翻腕錶，看了看時辰。又抬頭望向天雨纏綿的虛空。天上閃電頻仍。

「的確是，命運吧，軍長——」張權低頭撫摸一下，左臂上的傷勢。語帶淒涼的說。

「不過。我說過了，張權。」高橋上士無意義的四處踏步，踩的草葉窸窣作響。他對張權說話，眼睛却沒有望向他。說：「你通曉日本文化，這對你有利，日本軍人，會給你尊重的。我相信，你絕對有機會，活到和平的到來！」

「但願如此吧！」張權一刻間，想起家庭、想起愛人。

「你一定有許多：值得牽掛的人，和值得牽掛的事。是不是？可惜，我是一個軍人，不能給你太多幫助！」高橋上士不知是否愧疚或煩躁，竟粗暴的用軍靴，踢動一簇枯枝。

「當然，我很清楚。日本軍紀，是鐵一般的嚴明的！」張權一邊說，一邊抬頭，望向簌簌自葉隙間，流瀉下來的雨絲。

「可惜，張權。我們這一段友緣，也是很短暫的！——」高橋上士揮揮手勢，對他乾淨地笑了一下，說：「只要我把你送到目的地，我們就要分手了。我會回到原來的地方，繼續和敵軍作戰，直至全部勝利為止——」

「我早已預想到這點。軍長——」張權瞭解地聳眉說。

「真奇怪，張權。為什麼，你一直不向我打聽你們的目的地，和工作任務呢？難道你沒有好奇心？就像昨晚上，你那個年青朋友一樣——呃，他叫什麼呢？」高橋上士好像有點興趣的傾問着。他這時候，表情一如多年故交的和煦。

「陳順和，軍長。」張權說着。眼膜裡，閃爍着那年青人的幻影。

「我坦白對你說，張權。其實，我相當的欣賞他。年青人有年青人的風骨和氣度，這是我欽佩他的理由！」高橋上士，滿頰間溢滿紅暈，很難使人聯想到，昨晚上逼年青人用日本話致謝的，竟然會是同一個人。

「他是太剛直了一點！」張權滿腦憶起昨夜的情景。他的話聽起來，不像是回答似的含混不清。

高橋上士靠近張權，對他着意地瞅望一眼，說：「我要好好記得你，張權。你是我距今，唯一的中國朋友！」

雨絲自葉架間滑落下來，二人眉額上，都同時沾滿雨水。一點透心的涼意，在二人心坎上升騰起來。張權略有窘意的說：「軍長。我會永遠記得你，這樣的一個日本軍人！」他的話，使高橋上士微有赧愧的說：「我很知道，張權。日本軍人，給你

們留下，相當惡劣的印象！」

「正如你方才所說的。這是戰爭嘛。軍長。」張權輕邁脚步，向樹幹旁走去。樹幹上除了各種畸形的樹脂外，就是掛了一只蟻窩。黃澄澄的蟻群，正在樹腰上下游梭。

「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如果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高橋上士似乎從牙縫裡，迸出聲音似的。聲音聽起來，有一種使人略感不快的麻利。這時候，遠處有足步聲走近。踢着泥濘路，草架被射濺的窸窣作響。

「是你的部屬來了，軍長。」張權耽望了雨幕外，一個日兵，正顛蹣着腳步，向他們二人處走來。

「哦。」高橋上士回頭探望。只見是那個操管電訊機的日兵，在套着雨衣的身影下，倏忽的出現在雨簾裡。他的來勢遽急，宛似一只幻影似的，冉冉在他們面前顯現出來。

「報告軍長，收到野戰部總隊，撥來的指示——」日兵套着濕淋淋的雨衣，一臉上都是雨潮。他那唇鬚上，星點似的佈滿雨花。他作着報告，邊行舉手禮，却一邊用狐疑的眼光，對張權掃射着。張權微有煩躁地，轉身向近崖壁的所在走去。那崖脚下一道清泉，水聲潺潺的使人有和祥的感覺。張權索性蹲匐下來，把自己的膠鞋脫下，伸出兩只光了的腳掌，往水潭裡擦撥和洗濯。

高橋上士仔望着張權，看到他微有不豫的，自己也感到有些歉疚的，對他強擠了一個笑容，才回頭對日兵說：「報告是什麼，嘎？」他突然感到寒冷似的，臉肌微顫。

「情況不妙，軍長。在這前路上，一直還有抗日游擊隊在活動。據發來的報告說，他們，抗日游擊隊，一直阻撓我軍，把各方俘虜運往工事要地！」日兵敍說時，聲音壓的很低。他不時自眼梢處，向張權瞄望着。後者這時候，已脫下外衣，在水潭裡搖曳洗濯。他露出晶白的胸膛，在帶點幽暗的崖壁下，顯得特別的耀目和扎眼。天上這一剎那，轟鳴着雷聲。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兀然吃驚。

高橋上士略為平靜後，才對日兵低吟的說：「真想不到！難道，他們已打探到，這批俘虜，是運送到鐵路營去的？——」他語態有點不穩，使日兵對他，也不期的瞪望詫異的眼光。高橋上士似乎發覺，自己露出不應有的懦弱，只好用言詞掩飾自己的不安。說：「總部隊，有進一步，指示我們採取什麼步驟嗎？」他說完，用空漠的眼睛，望向灰濛濛的前路。那幾只廢鐵的坦克和炮台，像攔路虎似的橫陳在路央。他帶着神傷的語氣說：「真是萬事不如意！」

日兵顯然沒有聽懂他最後的一句話，就用急遽

的語調，對他陳述說：「野戰部隊要我們謹慎行事。這一帶我們沒有軍援，軍長！一切恐怕都要靠自己！」日兵的語態，表現得很嚴重。高橋上士對他瞟望一眼，然後肯定的說：「的確要謹慎行事哦——」他說着，無意義的兩掌搓揉着。

「軍長。如果我們沒有勝算，順利到達鐵路營。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到退回原地去——」日兵看到高橋上士情緒不穩，不免提出己意說。

「混帳，混帳！」高橋上士兀地罵起來。他的語調不免提高。這引致張權的注意。後者在把自己的上衣，穿掛在崖壁上的小樹上。他只是隨聲，向兩個日本軍人，眺望一眼。隨之，坐落在一塊山石上，望着淙淙的流水，在作着綿延無盡的沉思。

日兵惶恐地，對高橋上士說：「我真該死，說錯了話，請軍長處罰我吧！」他一瞬間，盈臉都煞的亮白。

「大日本皇軍，是有進無退的，你知道不會。嘎？」高橋上士，揮舞着雄糾的手勢，對日兵嚴厲的斥責着。

「是，軍長！是我說錯了——」日兵很莊肅的說着。

高橋上士稍為和緩了氣，對日兵的可憐形態，也不忍深責地，搖頭歎了口氣，說：「誰教我們是軍人呢！軍人就是以犧牲為己志的事業。大日本皇軍，不允許有苟且貪生的劣輩！」不知道他是否出於感慨。只聽到說完了，還夾帶着重重的歎息。——張權好像起於反應似的，從崖壁的另一端，坐在冰冷的石塊上，向高橋上士望來。他那滿含殊意的眼色，使高橋上士微有窘逼地，對他凌厲的掃視一眼。張權則閑笑了一聲，仍舊伸腳浸在水流裡洗濯。

在日兵惶悚不安中。高橋上士才改換口氣，對他說：「你是一個好軍人——」他說着，主動的按撫一下他的肩膀。複說：「不要忘記，一個軍人的雛的，就是，勇往直前！」

「多謝軍長教誨——」日兵帶着感動的聲調說。

「那好，我們下定決心，繼續前進！」高橋上士說着，隨眼望望已入薄暮的天候。雨越來越濃，冷風吹在人臉上，已開始令人有刀削的感覺。張權這時候，也採取縮縮的姿態，在臨流的所在，冷顫的抖動肩胛。

「天氣轉涼了，我們就在這裡搭篷，起火取暖。渡過了今夜才說——」高橋上士隨意順盼着四處的濕草。一重蛙鳴，自草架內響起。所有日兵，同時在鼻腔裡噴出涼氣。

「我就去吩咐大家，在這裡搭篷過夜！」日兵行了一個舉手禮。然後轉身，向山路上走去。他披

了雨衣的身軀，在昏暗的暮光下。好像是一只巨大的蝙蝠，除除地隱沒在雨色裡。

高橋上士一言不發地，緩步走近崖壁前。他瞻望了一下，那如鍊似的流泉。又低頭看看，盡是滔滔下游的流水。他終於開腔說：「中國人，你好像很看不慣，日本軍人那一套，嘎？」他側着眼，對張權斜地佇望着。

「正如你說的，軍長。大日本軍人有他們自己的法度！」張權和悅地說。他盡量使自己的話，聽來不像是諷諭。

「軍人，就有軍人的難處呵！」高橋上士說到最後，竟然用吟歎，代替了說話。張權略有不解地，對他瞪視一眼。但他也不欲深究似的，只是沉默地，用流水洗刷左臂上，殘存的血漬。水花在他臂幹上淌流。

「你好像，一點好奇心都沒有。張權！」高橋上士伸嘴，迎着水泉漱口。一邊說着，往水潭裡吐着涎沫。

「太多的好奇心，會引來極端麻煩的。軍長！」張權說着，也迎着飛泉，往自己的口腔沖水。他不住的伸出舌根，好讓那微有負傷的舌頭，洗滌的乾乾淨淨。水花濺的他一臉一頰都是。

「很世故嘛！」高橋上士語意曖昧的說。

張權沒有意見的，只是瞅望了他一眼。然後全情地，洗滌着自己的臂傷。高橋上士關注地，對他說：「如果有充份的醫藥配備，我會給你一些。但可惜，我們都缺乏！」

「你已經給過我了，軍長。一瓶藥油！」張權應說。

「嗯。戰時百物匱乏，連軍隊裡也如此！——」高橋上士微有慨然的說。他這時候，被背後的雜沓聲吸引了。回頭佇望，只見幽冥似的雨霧中，幾個日兵，驅使着十來個俘虜。人人佝着腰，肩膊上担负一捲一捲的帆布，向樹蔭下走來。爲首的，是那個戴眼鏡的日兵，正比劃着手勢。用馬來話喝令着人衆，在草架的中央，豎搭起隔雨的篷幕。

「大家聽了，儘快把篷帳搭起。今夜在這裡渡過！」還是那個戴眼鏡的日兵在說。他旁邊的，那塌鼻子的日兵對他說：「天黑以前，能把篷帳搭起來嗎？」

「不行也得行，要他們趕快做起來！」戴眼鏡的日兵，和其他的日兵一樣。各人都套著了厚皮的軍用雨衣。反倒是高橋上士，自己一人全身被濺濺的濕漉漉。他和張權一起，二人同時觀望着，人人正忙亂的在趕工搭建篷幕。

「現在，什麼時候了，軍長！」張權一邊解下肩膊上的布架，一邊問說。高橋上士這時候，竟然涉水走落潭中。他欣賞着水流急湍而去。在翻騰的

水色中，可見到一瓣迭一瓣的花絮，在水漾中激盪，而最終又被水漾得杳無踪影。他似乎並沒有聽到張權的詢問，只是悽愴的耽望着滔滔流水。飛泉雖然狹小，但那股衝勢，仍然使人心懾。

「你是在對我說話嗎，張權？」高橋上士半響，才驟醒似的，抬頭仔望着張權。他對自己的忘形，有點愧疚似的赧紅着臉。他的兩腳，套在軍靴內，却站立在水潭中不動。

「哦，我只要知道，現在的時間。軍長。」張權無所謂地說。他一邊自助似的，把自己的臂幹，重新用布絮包紮上。

「呵，都快七點了。入夜了！——」高橋上士翻腕看了手錶，微有驚訝的說。隨又抬頭，望向葉隙外的天空，說：「怎麼，天上還是明晃晃的呢，嘎？」他顯然是問向張權。

「晝長夜短嘛，軍長！」張權用幾乎聽不清的聲氣解釋說。流泉的嘩啦聲，在落暮之前，似乎響動得更噪耳。

「呵，我忘了，這是南洋地帶，時間和日本很不相同！——」高橋上士再翻看腕錶，續說：「離開家鄉，一切都很不習慣。我有時候，竟以為自己還身在日本呢！咳！——」他說起由衷的話，竟從喉嚨裡歎喟起來。情感充滿真摯。

「每一個人，都會想家——」張權沉聲的說。

「哦，是這樣——」高橋上士發覺，自己實不該談這個問題。是以支吾地，用猶疑的語氣說：「張權。你的腕錶，給我們的軍人繳去囉？」

張權稍作遲疑之後，復頤首說：「的確是這樣。不單是我個人的，大家都同樣遭殃！」他的話聽起來不像是抗議。

「豈有此理！」高橋上士咬牙說道。「皇軍法度，本不允許掠奪民間財寶的。這些人，做得也實在過份！」

張權沒有則聲地，耽望着水流方向。一簇簇花瓣，隨水而逸去遠方。他哦歎了一口氣，但又不準備說話的搖晃着腦勺。他記得，在日兵掠奪他們的財寶時，高橋上士也身在駕駛室的！為什麼當時他沒有發覺，而如今又在切齒地發牢騷呢？他有點想不通地，對高橋上士瞅望了幾眼。

高橋上士，已經在張權沉思的時間，踏步走向草坪央，對那個塌鼻子的日兵，指指點點地申斥着。後者只是不住的頤首，並露出誠惶誠恐的形態。高橋上士臨了，向他揮了揮手，示意他往軍車的方向走去。日兵這時候，也忙提腳上路，他臨走動的時候，帶點懊惱的，回頭向張權瞪望了一眼。

張權不知所以的，正欲向草坪央的人群走來。他才提步，高橋上士已昂然的立在他面前。後者用極和善的態度對他說：「我真對不起你，張權。我

實在不知道，他們在我疏忽的時候，做了這件事！」說完，他竟親煦的，用手輕拍下張權的肩膀。張權這時候是裸露胸脯的。他感到高橋上士的掌心，傳來一種熱汗的感覺，使他內心不期的溢起一重暖意。

「亂世時候，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一——」張權不知是否為高橋上士緩頰。總之，他說這話時，自己也感到窘逼。

「不，軍法必然是軍法。這不能苟且的！」高橋上士肯定的說。他這時候，才注意到篷幕已經搭起。葉隙中再也不撒下雨絲。二人才一起舉步，向草坪央走去。這時候，一團紅烈的火堆，已在潮濕的草央，燒亮起來。

「在這裡烘烘暖吧，張權！——」高橋上士走近火堆，一重溫熱的氣流，馬上竄流在全身。他感到自己獨厚於張權，微有不妥地改轉口氣說：「大家，一齊來取暖吧！」他說着，眼光流盼了幾個日兵，也顧望着早已，聚集在草央上的衆俘虜。在場的人，在哆嗦的唇態中，無不瞪眼，貪婪地瞅望跳躍的火苗。火氣一蓬一蓬的燃燒着，使各人臉頰上的水漬，轉瞬間已被熱氣蒸乾。一個日兵，突地在火燄中倒下一杓汽油，另一日兵也擲下幾塊木屑，火勢一時洶湧翻騰，蒸發的人人很愜意地，咧齒作了一個滿足的微笑。

「好溫暖哦，真是——」說話的是一個馬來俘虜。他迎着光，搓揉着手，像是迎迓福音地，揮弄着某種手勢。

「舒服極了，這樣的火堆，真像是一個暖爐！」其中一個中國人在說。說完，火叢中響起清脆的噼啪聲。另一個中國人接連地說：「不知道，日本兵允不允許，我們脫光衣褲，接受熱烘！」他的話剛完，一個印度人，蠕動嘴唇喃喃地說：「好主意呵。脫光衣褲——」但是旁邊的人一無反應。人人只是推攏着手，在盡情接受火燄中，蒸發出來的暖意。日兵再在火堆上澆油，火氣益盛中，微聞到一重臭油氣。日兵們，也在擺舞着手，享受那溫煦的暖意。

「張權，你不妨把衣服，拿來烘乾！」高橋上士說着，望了望張權，又望向那掛在崖壁下，樹榦間的衣裳。

「我看，不必了。軍長。」張權迎着火光，雙手微搓着胸肌。他感到自己，實在不宜和日本軍人太過接近。在這一批苦難的俘虜中，他實在不願意，使自己看起來和別人有所不同。他對高橋上士的好意，竟意外的表露冷淡。

高橋上士很敏感地，對張權瞥望一眼。他明顯的憤怒，一剎那間閃掠眼瞳，但很快地，他又感到諒解的，對張權沉聲地說道：「我很瞭解你的，張

權！我很瞭解——」

張權並沒有望向他。他只是舒了口氣，望向飛竄的火苗。火影幢幢中，使他一下子墮入，紛花的冥想中。他想到家人和愛人。也想到一切新知和舊識。不知道在這戰爭的歲月，他們將怎樣，渡過這漫漫嚴寒的黑夜！——想到這裡，他仰頭望向外空，只見天幕已披上藍黑。遠遠的山嶽上，已閃爍着寒星。一點一點的像枯寂的鬼眼在閃灼。

「大家聽着了！」是高橋上士的聲音，從火光忽忽中，顯得特別清朗。他說：「在昨晚的車程中，你們是不是蒙受了什麼財物損失。嘎？」他用馬來話說着。

人群裡窃窃私語，誰在說：「這是甚麼意思？」誰又在說：「我是被迫交出了金錶呵，可是一——」說話的人，彼此臉臉相覷。終於有人說：「是不是，要把東西發還給我們。嘎？」接着下來，是一瞬間的沉默。張權和大家一樣，坐在一根被衆人搬運上來的樹桿上。也有人搬來了十多只石塊。部份給日兵蹲坐。部份由俘虜們擠坐在一起。大家都面向熊熊的火燄，臉上都漸漸由寒凍，而轉變成溫熱。日兵中的高橋上士，這時候正和塌鼻子的日兵說話。他剛才向大家詢問，但一時間沒有反應。他只好向日兵再詢詳情。然後，再扯高聲腔說：「我的意思是，你們，昨天晚上，在軍車裡，是不是曾經交付給自身的財寶，給每一輛軍車上的皇軍。嘎？」由於他的馬來話，說起來不免困難。他的話意很不清楚。但他迅捷地，自日兵手裡接過一只布袋，在臨空地虛揚了一下。那裡面發出了鏗鏘的金屬聲。也有幾只鎳幣甚麼的，自縫隙裡洩漏出來。嘩啦地向地面上撒落。一只金晶火亮的戒指，在火叢下熠熠生輝。

「是呵，我交出了一只戒指！」一個馬來人胆怯地說。

「不只嘛，我除了戒指，連現鈔也交出來！」一個中國人，蹲在草地上，一邊用木條撩撥火堆，一邊眨着疲倦的眼在說。

「不發還給我們也行，我們只要麵包或米糧！」印度人抖着勇氣，對高橋上士朗聲說。

「哦，你們，要甚麼？」高橋上士不能肯定他們說甚麼，是以扳高聲調在問。但他那慣有的軍人威儀，使各人有點心悸地，不敢在率直陳言。人人只是向着火堆低喘氣。

高橋上士徒步走近張權，對他說：「你能不能代表他們，張權？」他說的是日本話，並態度極為和藹。

「我不能代表他們，但我可以代為通譯。軍長！」張權伸了伸仍然麻痛的舌頭說。火光漾照得他一脖子緋紅。

「那太麻煩了，張權！」高橋上士揮了揮手勢說，「乾脆你問他們。如果是皇軍繳集了他們甚麼，乾脆說出來。我可以作主，都交還給他們！」他說時，態度竟顯的有些浮躁。

「我自己交出過一只腕錶，軍長，他們——」張權說着，回眸向人眾望了一眼。各人都半捲縮地偎在一起。火光燎旺的，把各人那充滿飢餓和疲累的臉色，照射得益發難看。

「他們想必也交出過甚麼，嘎？」高橋上士掠望一眼各人，然後說：「告訴他們，我準備把東西，都交還給他們！」高橋上士清楚地說。旁邊塌鼻子的日兵，和其他的日兵，都有點難堪地勾起眉峰。那個戴眼鏡的，甚至輕咳了一聲，好像有點異議地，用微然甩動的手勢，表示內心的浮躁。

高橋上士只用眼梢瞥了他一眼，也不加理會地，用催促的口氣，對張權說：「我不要聽囉嗦的話，只問他們，是不是，可以辨認出自家的東西來！」他說完了，火堆裡的柴火，突地爆出一簇火星，裊裊地升起一重灰煙。

「可是，軍長。這批人，決不是昨晚車上的原批人衆。他們能辨認自己的東西嗎？」還是塌鼻子的日兵，囁嚅地趨前向高橋上士說。二人錯愕了一下，用呆定的眼光耽望對方。最後，還是後者沉聲地說：「我竟一時不會想起哦——」他緩緩地，把手上抓住的，盛有各式財物的布袋，交還給日兵。後者深深地嚥了一口氣，表示着自己的愜意。

「那麼，張權。你過來——」高橋上士又重新提起那布袋，一邊說着，一邊把它遞給，腳步有點蹣跚的張權，說：「你自己認一下，收回自己的腕錶，或其它——」

「我不會有其它，軍長！」張權站在火燄旁，其軀影反照在深褐色的篷幕上。影子像發抖似的搖晃不定。

「就檢回你自己的腕錶吧！」高橋上士也不再看他，游步走近火堆。在火照下，他的軍衣也漸然的烘乾。

張權把布袋，遞還給昂立一旁的日兵，說：「軍長。我不打算要了！」他的語氣既平靜又懇切的，完全聽不出是矯情。

「呵！為甚麼？」高橋上士從火光中，回返身來。他的背後，火勢熊熊的，像是全身被火花緊緊地圈封着。

「我根本認不出自己的東西！」張權簡單地說。

「不要對我開玩笑，張權！」高橋上士對他露着愠色說。旁邊的日兵，也不明所以的，對他瞪突着眼。

「就算是，我不打算要吧。軍長！」張權說着

，回頭耽望，發覺人群都對他投注奇異的眼光。

「有甚麼特別的理由嗎？張權。」高橋上士帶着曖昧的笑意，對他盯望着說：「我想，聽聽中國人的理由！」

「軍長。請你原諒，我不願意接納你的優惠。大家都沒有分到東西，我却有，這有悖常理！」張權有點困難的，才盡情把話說的清楚。他不時回身瞥望，那批既憔悴又飢餓的人群。人們雖然享受着火燄的溫暖，但明顯地，各人都陷入飢腸轆轤中。人人都在吞嚥涎沫中，頻頻搐動臉頰。

「道理也還不錯！——」高橋上士有點感動的頷首說。

「如果軍長做得到，我想，請求你給大家，提供一點飯膳或乾糧甚麼的。這樣，對大家比較好！——」張權極盡禮貌的說。他這時候，已隱聞到人叢中，有人不迭的呼飢餓。

「這是，他們的要求嗎？」高橋上士環指了各人一下。這使到各人有點惶悚的不知所措。他們聽不懂日本話，是以對高橋上士的形態，抱着萬二分的疑懼和迷惑。一個印度人在對同伴低聲說：「但願他會供應我們一點米飯！」

不知是誰，大着胆子對張權說：「向他請求嘛。給我們一點裹腹的東西！——」在他說完後，人群裡響起騷動聲。各人都喃呢地說：「又是肚子餓了！真難受——」火勢越來越旺，但人聲的沸騰，却把「滋滋」的火燄聲掩沒。

張權仔細聆聽了人眾的沉吟聲，才抬眼向高橋上士說：「軍長。我代表大家，向你提出請求。我們甚麼都可以不要。但至少，我們要求有米飯！」

高橋上士鼻腔裡「嗯」了一聲，才對張權說：「昨晚上我曾告訴過你。張權。皇軍的確也缺糧。我不能給你們太多。事實上，我們皇軍也很困難！」他越說語氣越沉重。

「軍長，稀粥總可以吧！我們也實在餓慌了。幾乎連尊嚴都搗毀了！——」張權懇切的說。隨着人眾的眼光流動，他和日兵們，都注意到，有幾個中國俘虜，正在崖壁下的飛泉處，張開口在吞吮流水。一個碩壯的印度人，正在草叢捕捉青蛙。他手裡抓住一只青蛙，被抓捏的鼓漲着皮腹。另外一個馬來人，則蹲立在水潭裡，動作像是捕魚似的。

高橋上士把手伸向火叢裡烘了烘，說：「我瞭解大家的苦處——」他吟說着，不免側着腦勺，在籌措着甚麼似的。

「軍長，千萬不能答應他們。我們一路上的口糧，事實上也是匱乏的！」戴眼鏡的日兵說着，兩只鏡片後的眼珠在顫動。——張權對他瞄視了一眼，他却若無其事的在擦嘴。

「說的對哦，軍長。他們整三十多人。我們如

何調撥口糧給他們！」這時候，沉默已久的駕駛員日兵也說話了。

「軍長，我同意，不能給他們口糧！」電訊員的日兵，聳動着脣皮說。其他幾個日兵，也哦吟似的虛應着。

「請軍長三思！」其中一個日兵提醒似的說。

「咳！這真是一個難題哪——」高橋上士前所未有的，用手掌抹拭了一下臉龐，說：「真的是難題呵。張權！」

「請軍長斟情處理。」張權露出飢餓的神色說。

「如果我答應給你們，這一路上，我們軍人的，自己就更不能溫飽！」高橋上士頗費躊躇的，望向燎動的火燄說。這時候，篷帳的空隙處，瀉下一瀨水珠，洒在火堆裡，引起一重突兀的蒸氣聲。不知那個日兵，在背後的幽黯處，喃喃的低語說：「不能對俘虜太仁慈，軍長！」

高橋上士對這句話，略有反感的橫皺着眉。他咬了咬牙，才迸出聲來似的說：「好吧，張權！我答應你！」他的話，斬釘截鉄似的，使張權意外地，有點驚喜無措的，瞪亮鼓圓似的眼睛。旁邊的日兵，人人無不驚訝於高橋上士的決定。每個人幾乎同聲地，驚呼了一聲「呵！」

「軍長，這樣做，有大大的不妙！」戴眼鏡的日兵說。

「讓他們捱餓算了，軍長！」塌鼻子的日兵半咬牙說。

張權却在這時候，趁機表示自己的謝忱。他說：「我代表大家，向軍長致謝。」他喜悅的表情，使其他的日兵，很有惡感地，對他斜乜着眼。這一瞬間，一陣雨勢，擊落在篷帳上，引起一種噼噼啪啪的聲浪。人人都預料到風雨將來的更密了。人群中，像是感應到好消息似的，一個手持兩只青蛙的印度人說：「這一餐，我們有肉佐餚了！」他說完，衆人也不期的，抬動散亂的眼光，向兩只掙扎中，並咯咯作響的青蛙，耽望一眼。這時候，那個鍥而不捨的馬來人，仍然蹲立在水流裡。顯然，他兩手空空地，並沒有抓到一尾魚。至於另一個仍是吮水充飢的印度人。這時候，則站在水泉裡，洗冷水浴了。——這一瞬間的功夫，篷帳下的景象大變。那個塌鼻子的日兵，和駕駛員的日兵，二人一先一後，自軍車處搬着一只鐵鍋和幾只杓子。衆人在雨水淋漓中，先後地把各物置放火燄旁。那包晶亮的白米，使人眾都看的眼睛發花。有人說着中國話：「有飯吃了！有飯吃了！」隨着是一陣歡呼似的叫嚷。

「好了，你滿意了吧，張權！」高橋上士對張權微然一笑說，「這小包米，大約可以煮成四十人

的稀粥。讓我們大日本皇軍，可以平平等等的，和你們共進一餐！」他像是感慨，又像是幽默的說。這種表情，使張權心裡砰然一動。有點感恩似的，他說：「我為大家，向軍長致最懇切的謝意！」他說着，滿有興味的盼望一下，那小包白米和鐵鍋杓子。他萬想不到，這樣普通的物質，在目前的景況下，竟然一下子會變成這等重要！

「你可以向他們宣佈一下了，張權。讓他們知道，大日本皇軍，不是可厭和可憎的。大日本皇軍，也是一支慈悲心腸的友誼軍——」高橋上士既得意，又賣弄似的說，「叫親善軍，也無不可，張權！」他說完，竟輕輕地格笑了一聲。

「我會對他們說，你是一番好意，軍長！」張權不亢不卑的說着。其他的日兵，竟然側轉着臉，沒有人正眼張望他。張權輕勒笑意，表示無所謂的聳聳肩，然後回身對衆人說。人們還是半圍着火堆，像半閻眼似的，在疲倦中作着飢餓似的呻吟。只有幾個人，還是牢牢地盯望着地上的白米和鐵鍋等。篷帳外的雨擊，有越來越嘈的趨勢。

「大家都看到了。日本軍人，給我們提供稀粥。這是好意，我想大家是要接受的。是不是？」不知甲地，張權這瞬間，感到說話有些困難。他的舌傷仍然隱隱搗痛。

「我們，當然接受囉——」有人代表大家說。

「不管是飯是粥都行。只要有東西填肚子！」這說話的聲音，被風雨聲淹沒些許。但大家也知道他說的是甚麼。

「告訴日本人，我們每天都要吃飯！」某人在含混地說。

張權轉動眼睛，見到人衆雖然喜聞有稀粥供應，但疲乏使每個人都張開腔，難得再說出聲音來。他無奈的灑笑一下，才回身對高橋上士說：「軍長。他們又倦又餓，連話都說不動了！」他這時候，也看到幾個中國人，在日兵的指示下，正向鐵鍋裡傾水，一個馬來人把洗淨的白米，往鐵鍋裡傾注。另一印度人正在鍋底下加柴火。一陣濃濃的黑煙，摻着一團火星，往虛黯的篷帳上升去。火堆裡自然地響着「噼啪」聲響。日兵們都佇立着觀望。那個電訊員日兵，不免怨尤的說：「我們接下去，那來許多米糧呢？」

他的話雖然引起其他日兵的同情。但各人只以吟歎一聲代表了回答。高橋上士詐無聽聞的，只對張權耽望了一眼。這時候，他才注意到，張權已經把掛在崖壁下，樹上的上衣收回，並翻揚着，迎着火浪烘乾。他立在火叢畔，身子被火花晃照。顯得他頑長的身軀，洋溢着一重難言的秀氣。

「張權，我們談談吧！」高橋上士說着，率先離開火畔，向草架外的溪流處走去。溪流這時候，

因天雨驟急，而激湍的向岸邊拍擊着。某一個印度人，正迎向溪流小解。

張權隨後跟上來。他和高橋上士相距五六尺遠。二人在雨點撒在篷帳上，感到有些煩躁的甩甩頭。高橋上士則開腔說：「這裡是雨季嗎？為甚麼特別多雨？」

「今年的氣候，是有點反常。軍長！」張權穿上自己半濕乾的上衣，並說：「你不是很喜歡雨水嗎。軍長？」

「是這樣嘛。只是，我不喜歡在有任務時，遇到這種天氣！」高橋上士在口腔裡噴着寒氣。一邊眺望山林凹處，一瀾洪水已淹沒了一條堤壩。雨濃的使人透視不到遠景。

「也的確是這樣，軍長。連我們被押的俘虜，也感到苦悶和難過！」張權說着，也輕喟了一聲。聲音輕得幾不可聞。

「張權，我認為，我並沒有把你視作俘虜！」高橋上士辯解說。語態有點躁急，並對張權着力的瞪望一眼。

「可是，我的確是俘虜。從押上軍車的時候起，我就是——」張權無意識地，踢了踢草架。

「你要這樣認為，我也沒有辦法。張權！」高橋上士放緩聲氣說，「你一直對我有成見嗎。嘎？」

「沒有這種必要，軍長。」張權把「軍長」二字說的特重。

「也許，你很瞭解日本文化，但你，不一定瞭解日本軍人！日本皇軍，在執行軍務時，只有一項信條，那是：服從。即使最嚴酷的指令，也是絕對的服從！」高橋上士有點憂悒的眼光，望得張權有點不安地，脖子上微泛霞紅。

「其實，我都可以想像的到。軍長！」張權低悄的聲氣，被一陣滾動而過的雷聲淹沒過半。篷帳頂的雨聲聽來更頻密。高橋上士這時候，縱身躍過溪流。那只是五尺開外的溪流，水勢雖然漲急，但人只要閤開腳，即能跨過。

二人各據一岸。相互耽望着對方。溪潮在二人脚下嘩嘩流去。遠處的火叢，一熠一熠的折射過來，二人身上多少仍可以感到輕微的暖意。一陣蛙鳴，咯咯地在草葉裡唱出。

「張權，我因為喜歡你，這樣一個溫文的中國人，所以，才決定讓你知道——」高橋上士站在嘩啦的水流畔，有點提高聲調的說：「我把你送抵目的地後，隨即我就返原地——」他說時，踢了一塊焦石，「撲通」地滾入溪流裡。

「你已經告訴過我了，軍長！」張權領首說。

「可是，你不知道，你將被送到甚麼地方！」高橋上士對他的冷漠和滿不在乎，很感懊惱地扳高

聲量說。

「告不告訴我，都是一樣的，軍長。」張權無意識地攤開左掌，自篷帳的空隙處，兀自流下一道白鍊似的水珠。

「可是，這關係到你的命運，張權！」高橋上士說着，又提起腳，踢了一塊焦石往溪流裡。溪流迴旋似的激起水花。

「我大概可以想像，軍長。我們往北走，是不是？」張權背向着熊熊的火叢。他向着高橋上士的臉龐，是黑黝黝一片的。但是後者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深蘊着苦澀。

「的確是這樣，張權。你如何能夠肯定呢？這裡都是崇山峻嶺。你身上也不可能懷有地圖！」高橋上士不解地說。

「可以的，軍長。我可以辨認星光的位置。我就知道如今我們的所在——」張權望向風雨纏繞的黑空。在濃雲之後，那月亮的光華，像濛了猪油似的鏡子，光色晦暗。

「嗯，我應該想到這一點，張權！」高橋上士微然頷首說，「這一次，你們是去參加，一項偉大的建築工程。是大日本皇軍作戰設施的一部份。你們全體，將在那裡服工役，一直到完成了設施。然後，也許你們會順利，被遣返歸國！——」說到最後，像欠缺信心似的，語氣微弱。

「這總比，送到戰區去，當軍役兵的好，軍長。」張權冷凜的說着。但高橋上士顯然，能體會出他悲涼式的自信。

「你錯了！你們民間總有，種種荒謬的謠傳。說甚麼日本皇軍，將扣捕當地青年，充當軍補等等。這都是荒誕無稽的流言。大日本皇軍，根本不需要當地人充補。我們都是久經訓練的軍人。絕對不是你們所能代替的！」高橋上士一鼓作氣的，把要說的話說完。他站在溪流對面，自然讓搖晃不定的光火，照得臉上一明一暗的表情模糊。

「謝謝你告訴我這些，軍長。」張權輕聲回答說。

「嗯，我只是向你解釋清楚而已，張權！」高橋上士說。

「我很高興，能夠認識到，你這樣的一位日本軍人。軍長」張權幽黯的臉孔上，一雙慧眼流利的轉動着。

「不要把我視為軍人，張權。我深知道，我們南渡的日本皇軍，在你們心目中，印象並不太好！」高橋上士心有慄然地緊繃着臉。他突變的神色，使張權不免詫異的瞪視着他。二人有一瞬間的岑默。雷聲和雨聲在天上齊奏。

「日本軍人做的事，也實在使當地人難堪，軍長！」張權一邊沉思，一邊咀嚼着適當的措辭應對

着。

「我不適宜解釋這個問題，張權。」高橋上士在溪流對面，移行了幾步，在一簇鳳仙花畔，佇立下來說，「我只願意說，不要把我視為軍人。把我當作一個日本人吧！一個平民就夠了！」他的語氣，完全轉變成一種懇求式的。

「呵。軍長。你是我所遇到過的，一個很不平常的日本軍人！——」張權不加思索，衝口而出說。

「日本軍人，其實有好多種。有好的、有壞的、有積極的、有消極的，自然——」高橋上士倒抽一口涼氣，着重地說：「有忠貞的，和叛逆的。不一而足！」

「自然囉，軍長。全世界的軍人，也不外如此。」張權說着，再次攤開右掌，迎接着一道由篷帳上洩下的水柱。

「也許，嘿，嘿！——」高橋上士一臉都是自嘲式的表情說：「我不能算是一個優異的日本軍人。據說，軍人是敵我分明的。對一切敵人，都要抗拒和廝殺！」他最後的話，使聽者不期的聳容震慄。一重如獅馬奔騰的雷聲，在天幕上滾過。二人同時地，都用突兀的眼光佇望對方。

張權有意結束談話似的，對高橋上士擺擺手，說：「軍長。我們已經談的太多了一——」他隨說隨移動了脚步。

「的確是。一個日本軍人，就有許多禁忌！」高橋上士沉吟自語的說。他說罷，也縱身一躍，跳回張權的身畔來。

「能認識你，始終是好緣份，軍長。」張權用撫慰似的口吻對他說。高橋上士側轉了臉，聳動着眉，對他問說：「緣份！這是甚麼？」他說完，伸舌將唇角上的雨汁舔乾。這時候，火堆旁的人，已騷動起來。人人都發出讚歎聲，聲音中夾着一種粥香，在半溫半涼的空氣裡迴旋。

「那是中國人的一種說法，軍長。那可信不可信的！——」張權愧疚的晃頭，表示他也說不清楚道理。

「反正，中國人的道理，我永遠弄不明白！」高橋上士作了一個戲謔的表情。然後和張權併走一起，向火叢火亮處走去。張權想要說甚麼，但又不說地，只是搖晃一下頭顱說：「我看，我恐怕不能用確切的日本話，把話說清楚！」他添了添微痛的舌頭，輕輕地向濕濡的草地，吐了一口涎沫。

「嗯，你說不清楚，恐怕我也聽不清楚哦！」高橋上士走在前面，忽然住了腳，對張權問道：「能不能告訴我，張權。你西城的家裡，還有些甚麼人？」他問的極懇切。

「有阿爸，和一個妹妹！」張權提起家裡人，

不免語氣哀傷起來。一下子，他感到親人和愛人的幻影，在腦膜迴旋。

「呵，一定是個幸福的家庭囉。有相好的女朋友嗎，嘎？」高橋上士已逐漸走近人群。他邊問向張權，邊感到火堆的熱浪，已如潮沫似的，向他身上湧來。

張權淡淡的回答說：「軍長，我感到飢餓。我們進食一頓再說吧！」他言罷，自行向人群及火叢畔走去。

高橋上士微有窘態地，和他一起走落人堆裡。這裡這時候，已各人托着一只鉛製的小罐，內裡注滿熱騰騰的粥湯。蹲着或坐着的，在張口貪婪的吮吸着。日兵們也各自托着小罐，用木羹在搯罐內的粥湯。那個戴眼鏡的日兵，蹙眉在說：「本來我們吃飯，如今，我們竟要和他們一塊兒吞半溫半飽的稀粥！」他似乎還要埋怨下去，但瞥眼可見高橋上士隨着張權之後，踏步向火堆裡走來。高橋上士微泛嚴霜似的臉孔，使他囁嚅地，連忙收了聲，管自低頭在吮粥。那個本是蹲立在火燄旁的塌鼻子日兵，連忙上前，給他遞了一罐熱氣漫騰的粥水。並保持敬意說：「軍長。這是留給你的，一罐濃粥！」火照見他的塌鼻子在淌汗。高橋上士領首虛應了一聲。捧着鉛罐，逕自吮起粥來。粥熱辣辣的，使他不免聳聳容，噓了一口氣。

張權和其他人一樣，擠近在一條木幹上。那是從軍事設施上拽下來的。上面有開綻的彈痕。也有蜂巢似的彈片嵌在上面。張權手捧一罐熱粥，皺了皺眉，嘟着嘴吞了一口。一種麻痺似的灼熱，兀地衝向喉嚨內，使他有點難堪地咳嗽起來。旁邊有人亦如是。他們被熱躁嗆的發顫。

「真的要命！燙死人哦！」不知是誰在吟聲說。

「粥真香！真香！」馬來人幾乎激動的說。

「每一餐給我吃粥，我就願意為他祈告！」印度人吞着粥湯說。他仰脖的姿勢，使粥水沿着嘴角濺向脖子。

一個瘦骨嶙峋的中國人，捧着鉛罐子發呆。他渙散的眼光，呆定地望着火叢裡，濃郁的火燄。嘴角一抽一搐的，逕自在流着淚。淚水如渠的滴落在罐子裡，摻和在粥湯中。但他竟無所覺的，兀自在抽泣。旁邊的人，有人難過地搖晃腦勺，說：「他是想家嗎？想的發呆了！」

每一個人都被勾起了心事。大家在喉嚨裡，淺淺地「呵！」歎一聲。張權像祈禱一般，臉肌一陣痙攣。他想家，想的心胃裡一陣搐痛。手裡捧着鉛罐子，眼睛却如那嶙峋的中國人一般，呆望着如蛇舌的火苗。只是他不若那人一般，興起愁悵，在作

着無聲和黯啞的悲泣。張權在雙瞳的迷漫中，發現這一瞬間，大多數人都沉緬在無限的悲思裡。在他身旁的印度人，那個牙齦臭黑的漢子，在擤着鼻子的同時，在用低喃的印度話說道：「我真想念妻兒們。他們想不想念我呢？」接着下來，是旁人不迭的噓歎聲。

高橋上士面向火叢。他把粥湯吮盡之後，才抬眼瞻望對面的人衆。在火息燎動中，他看到張權青煞着臉，在火花熊熊中，跌入遼遠的遐想裡。他很瞭解地，輕撇一下嘴角，用最同情的眼光，對他就望了半響。張權這時候，像有感應似的，抬頭向高橋上士張望。二人隔着熾烈的火燄，彼此交迭着目光。彼此又很瞭解的，長長地吐了口氣。

「火烤青蛙肉，你要不要？」身畔的印度人，把一只燒成焦炭似的青蛙，向張權的面前遞送着。

張權從夢境乍回現實似的，對他那副友善的臉孔，很着意的就望一眼。又望向那溢起一重腥氣的青蛙被燻成炭黑。兩只眼睛暴兀在外，兩臂兩腿向外伸張，情景宛若在作着最大的嘶喊和掙扎。它伸出舌根，但半截舌根已被燒成翻捲。看着也使人噁心和不忍。

張權剎那之間，想起種種死亡的可怖！他想起，昨天目睹的，一個印度人一個歐洲人兩個中國人——，還有壯烈犧牲的女游擊隊長。那個光了屁股，半瘋癲的中國人。甚至，如今還掉在屍坑裡，被巨蛇腰纏住的中國男子！——所有這些人的死亡樣相，都瞬刻間，從眼前這只燒焦的青蛙身上，反映出來。張權兀地，有種難抑的煩躁和懊惱，用一只手着力地搖晃了一下，說：「拿開這東西！」

張權突地，粗聲粗氣的嘶喊起來，令印度人及全場的人衆，都有所詫異的，對他投以不解的眼光。張權激動的臉色，像遇到無可比擬的困擾似的，一再白了再白，在搯動的唇肉中，低微的吟說着：「不要讓我看到這東西，不要！」他以後的話也說不清楚了。只是兩手緊抓着盛粥的鉛罐子。手抓的越來越緊，像要把罐子捏碎似的。

印度人有點慚愧地，把青蛙放在自己的手上。用自語的神氣自說着：「其實我是好意的哦，中國人！」他說完，也被另一個消瘦的中國人，那種似有還無，聽起來有點可憐的哭聲，震懾住了。那中國人擤了擤鼻子，悠長的歎了一口氣。然後把臉龐扣在膝蓋上，作他無休無盡的悲泣。

篷帳下的氣氛，一時間陷在肅穆和悲涼的景況中。日兵們在石塊上挨坐，各人也滿懷心事的，在扒扒腮，摸頭，在做着無聊的動作中，反應了他們內心如湧般的煩躁。高橋上士對着烈火，半打盹似的閉着眼。然後兀地乍醒過來。他似乎很為自己的

無制和失儀，感到赧然似的，兩頰掠過一重紅暈。他游目四顧，見到人人都已餐罷，各人均已收拾好鉛罐子，在發呆似的瞄着火光。臉上是一種餐後的滿足表情。只有那個印度人，仍然手抓着一只燒熟的青蛙，很着意地，慢慢用着櫛黑的牙齒在咬噬着。

高橋上士望到，張權已提着蹣跚的腳步，逕向水流的急湍處，迎着風雨，在解開褲鈕，向水波激蕩裡小解。

草場上盡是疲倦的臉影，和潺潺不絕於耳的水流聲，和淅瀝不止的雨滴聲。風聲在遠山上橫過，像吹折若干樹枝似的，在如吼的風動中，清晰可聞到樹幹的爆裂聲。全場的人，像被惡夢嚇醒似的，猛然抽動了一下臉肌。眼瞳中，一瞬間掠過一種莫名的懼意。

張權回到火叢畔來時，高橋上士已囑咐了日兵，在草場的火澤畔，鋪張了一塊碩大的帆布。那可能是從軍車上解下來的篷幕，上面清晰可見到，日本野戰部隊的特殊番號。

那個戴眼鏡的日兵，在熱火前呵了呵氣，才對人衆用馬來話說：「大家，今夜就在這裡渡一宵。你們要知道，明天大家要忙工事。要把阻塞在路央的廢坦克和廢炮台，統統搬開精光，以便順利上路！」他說着，身子更挪近火堆，使他一身都被火照的透亮透亮。「你們好好休息一夜，明天，早點起來。不要耽誤了工事！」他好不容易才用馬來話，把要說的說完。他說完之後，隨着他揮了揮手，早有幾個疲累不堪的人衆，橫陳地昂臥在布面上。只是，篷帳頂上，偏偏落下不迭的水珠，一點一滴的洒向帆布裡。人人都嘀咕了幾句，然後盡可能，把身子避着雨水，緊緊地挨靠在一起。有人愜意的說：「這樣溫涼的夜，睡一個舒服的覺。真是難得哩！」他的話還沒有完，不知是真或假，竟有人扯起呼嚕來了。說話的人，只好聳聳肩，表示不敢相信地苦笑一笑。這時刻，篷帳上的雨水更密了。像天塌下來似的，一瀉水龍似的水柱，自篷帳沿注向茂密的樹林。連夜虫和青蛙聲，也震懾的止住了叫聲。——這一刻，給人的感覺却是：這是一個岑寂無盡的，荒山之夜！

張權稍為靠近火堆畔，和衆人一起，緊挨着身，在微灼的天候下，作一個極其舒適的睡姿。日兵們也只留下那塌鼻子的日兵，在遠離人衆外，作警備式的守夜工作。日兵們在人衆的另一邊俟臥着。高橋上士則採取蹲坐的姿勢，兩膝盤曲，雙掌合十，作一個默誦的姿式。他在低喃似的禱唸着甚麼。一看就使人明瞭，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高橋上士這一形狀，很使張權興味的，對他瞅望了幾眼。二人相距數丈，中間隔着火堆，但只要

着力張望，仍可清楚觀望對方。這時候，隨着雨勢一疏一密，草澤裡的虫叫和蛙鳴，仍然撩耳的，使人在靜謐中，微感不快和煩惱。

遠山閃電和轟雷，給整個雨夜，帶來更期的可怖和寥落。連剛毅的日本軍人，這一瞬間，也感到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足可以使一個倔強的日本軍人，也感到自己渺小和無能起來！——一聲焦悶的雷響，使那個正在守夜的日兵，在塌凹的鼻槽裡，涔涔地沁出幾點汗油。——這樣的一個黑夜哦！高橋上士默誦了經文，感到頭腦特別清晰。一刻間，感到天地萬物，似乎都有一個主宰似的，都被導向着，向一個既定的軌跡行進。一切都是命定的，讓你不能自主地，向一個自己茫然無知的目標滑行！

想到這裡，高橋上士自嘲似的，從喉腔裡迸出一下悶聲，自己對自己說：「太悲觀了哦。高橋一郎，你——」他說的極輕，旁邊那個已閉眼的電訊員日兵，只是搐動一下嘴角，唇髭蠕動一下，遂又掉入無際的夢境中。

火燄不知甚麼時候，已添加上柴薪。火勢更形囂張，在寂寥的篷帳下，「噼啪」作響。有人在用中國話說夢囈。有人在揚臂踢腿，用極其古怪的動作，反映了夢中的遭遇。在人群中，張權靠着印度人在憇息。他根本不得入眠。印度人在對着他，扯着呼嚕，把他一口的腥臭，向張權的臉龐上衝來。張權既憎且惡的，不住用手撥拭着難受的鼻囊，他一時間，想起那燒的焦黑，四肢伸張，作嘶喊和掙扎狀的青蛙！

(四)

無盡的雨，和無邊的夜，就在空虛和寥落中，漸漸的淡出和淡入。終至，在曙色微明中，而宣告雨勢歇止了。這是早晨的時分，各人都在酣睡中，醒轉過來。——張權猶在印度人的口腥，和那焦炭似的青蛙魅影間，苦苦掙扎的時候。篷帳上兀地滴下一點涼水，讓他從惡夢的深淵，浮冒上來。他像是無比震懾似的，渾身打了一個寒顫。人沁着冷汗，終而一個挺身，整個人突的坐立起來。他感到頭腦沉重，眼皮苦澀，那火堆裡的柴炭已熄滅。只剩裊裊的青煙，在空際迴旋。篷帳外，自遠山處透來，早晨的第一道陽光。陽光雖然微弱，但襯在鳥鳴啁啾中。人間特有的早晨氣象，却在這寂寥的山野間，表露無遺。

「早哦！——」那個一夜夢纏着他的印度人，在用手抹拭着臉說。他的聲音有點沙啞似的，聽起來有點刺耳。他這時候，說話的對象，自然是張權。其他的人，早已離開了睡臥的所在。有人在作深呼吸，有人迎着幽幽的陽光，在作不規律的早操。兩個中國人，在向着草架上，潺潺地作着小解。張

權也湊上去，向着一叢含羞草，盡情的撒了一泡尿。那溪流對面，草葉間埋着幾個人頭。在晃晃腦、剔剔眉地大解。崖壁畔的水泉，仍然不歇的嘶響着。

印度人靠近張權，一邊揉弄生殖器，一邊小解說：「昨晚上，睡的好嗎。中國人？」他把尿水灑在一叢雜草裡，並且凸亮着鬚牙說，「你可知道，我昨宵夢見了甚麼，嘆？」他放了一泡悠長的尿，聲音「滋滋」的，使人有肉麻和滑稽的感覺。周遭的人，不經意的向他瞥望一眼。

張權不打算搭理他，只是望了望他，聳聳肩了事。

「我做了一個風流夢，夢見和女人做愛。咳！」印度人帶點得意地，乾笑了一聲，對張權瞅望着，期望他有所反應。但後者只是抿緊嘴，沒有答話地，向濛濛的虛空中，作着深呼吸。印度人有點掃興地說：「我本打算告訴你，我是和日本女人做愛。但是，你一點興趣也沒有！」他言下快快地。對遠在溪流畔，洗漱的日兵，就意地張望一眼。那幾個日兵，一夜間輪番的守夜，數人臉色上仍透着睡意。那個戴眼鏡的日兵，把眼鏡剝下，向水流裡濯洗。他連連的打着呵欠，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樣。他身畔的駕駛員日兵，也狂伸着懶腰，在嘴裡喃喃的，不知在怨尤甚麼。高橋上士則反剪着手，在草坪沿站立着，他一眼望了望如盤的朝陽。也望了望，在路央上，橫陳着的坦克車和廢炮。那鐵片上鋪着露珠，在晨光的一瞥下，光花閃爍，使人幻覺，那裡鋪了一層厚疊的珍珠。

張權早已離開了絮叨的印度人。自己一人越過人衆，向山路上的所在遁去。他抬頭，見到有一只鳥巢，被風雨所毀，而破損地掛揚在樹枝上。有幾只被敲碎的蛋殼，在草坪的當空，涔涔地流下蛋白液。張權稍為側身，向山路處走去。他發覺，有兩個馬來人，在張望着破爛的鳥巢在發呆。

「是你，張權，早呵！」高橋上士正回頭，看見張權向山路上走來。他擺了擺手，對後者打着招呼說。

「早，軍長！」張權走上山路，踢動着地上的沙礫。聲音簌簌的，有點乾爽的感覺。他腳上著着半舊的膠鞋，鞋頭處略為剝脫，隱隱然，可以見到他雪白的腳趾。

「今天，天氣一定會好。你看，雲氣又清又亮！」高橋上士滿懷信心地說。得意時，竟微微地用中食指扣擊出聲音。

「是，不錯嘛！」張權眺望遠遠山壁上，一層霧氣，被陽光照射的透亮。一群白鷺似的飛禽，在山林間飛翔，並傳送來一陣叫喚。四周盡是透明和清爽的空氣。

二人正說間，草坪處已引起一陣沸騰聲。人衆被幾個日兵命令着，折卸下臨時搭建起來的篷帳，也摺疊好那供給大家臥眠的帆布。人人七手八腳的忙亂着。那個塌鼻子的日兵，不知在發誰的脾氣，在踩腳似的向誰嘯罵着。

「我是應該，給大家幫忙的！」張權似乎自語的說，然後舉步，欲向人群處遁去。可是，高橋上士揮弄着手勢，對他阻止說：「讓他們去吧，張權！」他說着，有點懊惱那塌鼻子的日兵。他那刺耳兼且難聽的馬來話，除了使人反感之外，絕無其他的感覺。但他也只是瞪了他一眼，却無可奈何的對張權說：「我知道，日本皇軍給你們的印象，絕對不是好的！」他似乎是祈望，張權能夠諒解似的。

「哦——」張權不知是不是答應似的，低吟了一聲。

人衆將篷帳折卸下來之後，人聲也漸告收斂了。高橋上士和張權，二人齊向山路央走去。那個戴眼鏡的日兵，趨前行了舉手禮，並說：「軍長。我們，是不是要下令，讓所有俘虜，進行清理道路工作？」他兩只鏡片，在陽光下閃晃不定。同時，在他身後，幾個日兵也攏近接受指令。

張權站立一旁，對戴眼鏡日兵，所用的詞語「俘虜」似乎有點難堪和慍怒的，兩頰起着一重紅暈。他只是搐動一下嘴角，沒有則聲地瞭望着遠方。高橋上士很敏感地，臉上露出一點窘意。他狠狠地叮了日兵一眼，才對他低着聲氣說：「不是囑咐過你嗎？一切按昨夜的指示辦，你是睡暈了頭嗎？嘆！」他銳利的目光，使所有的日兵都心寒膽凜。那個戴眼鏡的，更期囁嚅的說：「請軍長原諒。我只是肯定你的指示！」他和所有日兵一樣，表情都是一若的尷尬。氣氛一時間僵住了。大家都感到些微的難過。

「快去吧！」高橋上士終於迸出聲來說。「讓半數人搬運路上的障礙。半數人挑土，把那屍坑掩埋了。讓大日本國魂，能夠得到好好的寢息！」他鏗鏘似的語調，使他的軍人氣概更顯威赫。日兵們齊聲應着說「是，軍長！」然後返身，向人群處走去。人衆這時候，也自然的向山路上這裡走來。日兵揮揮手，向他們攔止住說：「大家都在山路上集中，皇軍要給你們調派工作！」衆人低語議論着。一邊徒步山路上走去。經過一夜的霪雨，草架上滑溜，黃泥水在草褥上滲出來。人踐踏其上，發出水珠的「噴噴」響。

張權在情緒歸復之後，對高橋上士說：「軍長。看情況，我們過午，即可以上路了！」他裝的很不在乎，剛才日兵的談話。二人瞬間，即回復起先前的融洽。

「的確是這樣，張權！」高橋上士瞻望了一下

朝陽，也遠向遠山上，忽隱忽現的雲氣。說：「本地區的氣候，也很殊常。好好的太陽，好好的晴天，忽然之間，會驟起狂風暴雨！」高橋上士像是充滿慨乎的說。

「嗯。」張權隨着他，踏上山路央來。人衆正在合力挑土，要把那個黝黑的屍坑掩沒。他二人齊步，靠近坑沿站立下來。在溼潤的泥漿下，二人感到腳下滑溜的，幾站不穩的，伸脖向坑井內觀看。只見到，在早上陽光的折射下，那坑底隱約的可窺究竟。在那纏繫的屍骨上，陳臥着那條碩大的蟒蛇。此際蛇已懶懶昏睡中。它懶洋洋地瞪着疲倦的眼。在牠的口腔外，狀甚駭人的，伸出了一只人手。手勢是緊着拳頭，在作着悲慘狂怒的姿式。在蛇腹的腰上處，龐然的凸起一聳狀的肉瘤。細看一下，使人不覺驚呼一聲，連氣也不及嚥的，叫道：「那是人嘛！牠把整個人活活吞噬了！——」隨着叫語，人們也相繼的，伸脖向坑底下望去。原先大家都看不清楚的，此際却約莫的見到，那巨蟒的腹腰，赫然凸顯着人體的形狀。那蛇口處吐露出來的手臂，煞白的毫無血色。細看才知道，那緊抓的拳頭上，原來握着一撮野草和黃泥。大家可以料想到，想必是他試圖掙扎上坑頂上來，事因不果，而遺留下來的表徵。

朝陽這時候，已在蒼穹上撒下金光萬道。人們隨着陽光的趨烈，而逐漸探視到坑底的究竟了。甚至眼光靈利的人，已看到坑底的乾屍中，有部份未經火燄燒毀的服飾，看來竟然是日本軍人的打扮。一挺早已燒成柔軟的機鎗，其款式也是日本型的。甚至，鎗桿上刻有日軍徽號的鐫紋，這時候，在逆着陽光的晃照下，也清靈靈的兀然可見。

人衆都齊齊地，吟歎了一聲無奈。有人說着馬來話：「真慘嘛，給活生生的巨蛇吞噬掉！——」其他的人，已開始揮拭額上的汗，說：「看他的手，就知道他臨終，是多麼的不甘心！」他的話，提醒大家，刻意的耽望着那表示着憤意的拳頭。雲氣這時候游過，坑井一下子竟又幽黯起來。

張權吐了一口悶氣，和衆人一樣，他隨手提起一個中國人，遞送上來的泥篋，上面盡是一堆黃泥。他使了使臂力，然後手腕一翻，一片泥花即往坑底下撒去。泥屑在陽光中揚起。像一重輕霧似的，使周遭的人，一時間也看不對方。可是，大家相斷的動作，不歇的從山路畔，挖來了一篋迭一篋的黃沙。隨着人衆搬運時的「哎喲！」聲，一個逾丈的深坑，瞬間即被泥土掩沒了。它被人衆堆上幾塊石頭，又在其中豎了一根木條。木條本可雕上木字的，但這時候，却只見上面，鋪了一行墨瀋的小字，是日本文的「大日本軍靈之墓」。那字的墨汁閃閃，像是一行墨淚似的在爍亮。

張權拍了拍手上的黃沙，才抬頭看見，高橋上士蹲匐在地上。那裡潰了一瀉雨水，是昨夜霪雨殘留下來的。高橋上士正在洗滌雙手。他的手裡仍然握着一管毛筆。那情景，正好說明，那木條上的碑文，是出自他的手筆。

高橋上士昂立起來。把筆管交付給身畔的日兵。然後緩步的走近墳丘。這時候，坑井已被堆成一聳型的土丘，其上除了石塊，就是那新綴的木碑。上面的字，清清楚楚的誌記着，這裡埋葬的，是日本皇軍的忠靈。沒有人不肅穆的對它耽望着。即使俘虜群，這時候也隨着日軍的舉止，對木碑採取崇拜的態度。連風嘯也兀地岑靜起來。大地都被凝結了似的，一切都寂然而黯無聲色。

高橋上士用軍人式的姿態昂立着。他緊收着眉線。兩眼凝定地，對木碑觀望着。身旁的日兵，像被感染了似的，各人都用軍式的姿態揚立着。所有日兵，都未經召集，各自發地昂立在墓前了。一時間，一種莫名的悲哀盤據在各日兵的臉上。他們強抑住衝動，只在喉核的抽搐中，表示了他們內心的激盪和傷痛。其他的人，也不期然的收緊表情。沒有人說話，也沒有敢喘大氣的，只是呆立不動。

樹樺在風吹着，簌簌地微響。一陣涼風掠過，高橋上士像霍然清醒似的，喉嚨輕咳了一聲，用有勁和崇敬的手勢，行了一個軍禮。對着木碑，他喃喃地默誦着悼詞。由於他幾乎是用喉音唱誦的，是以也沒有誰，真的聽懂他誦說的是甚麼！人衆聽不懂日語，自然不清楚他的語意。張權因為靠的他過遠，這時候只見高橋上士嘴唇蠕動，事實也聽不清究竟。日兵們，像沉縮在一種催眠的狀態中。人人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地，只是肅然的，舉手行着軍禮。

高橋上士也是舉手，行着虔誠的軍禮。他唸完禱詞之後，才着力的兩腿一拍，敲出一重清亮的皮靴聲。震的連空氣也悸動起來。他這時候，突地向身畔的日兵，那個戴眼鏡的，揮揮手，示意他有所行動。日兵快捷地，用鼻音「嗯」應了一聲。然後，舉起長鎗，極盡靈敏的手勢，把鎗膛上了彈。只見他扯開喉腔，在大聲嘯嘯了一聲後，手指連迭相扣，在鎗口內連連發了三記清脆的亮響。那鎗聲「砰、砰、砰！」像擊碎寂寞似的，在群山環繞中，起着回響。那聲音，自這山巔衝向彼山，又由彼山折回此地，連環式的迴旋，使聽到的人，如墜魔域似的悚然心驚。

鎗聲過後，高橋上士率領着日兵，對木碑再次行了舉行禮，才轉身揚步，向山路中央走去。所有的人衆，在緘默中看完日兵的祭奠儀式，人人沉暗着臉，沒有表情的，移步向山路上走來。這些人倒不是惜念已故的日兵。他們一刻間，所念及的是生

死茫茫的問題。那個葬身蛇腹的同道，不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嗎？誰能想到，他們此後，又不是如此厄難的處境下，而終告一生嗎？誰能夠身陷在日軍的網羅中，而最終能夠無恙地脫離苦境，而重獲新生的？

一連串的疑問，使各人失魂落魄似的，在朝陽的普照下，而臉色却煞白的一無血氣。有幾個中國人馬來人，在蹲立着，往地上的水潭處濯手。一個印度人，像是一臉淌淚似的，把整副臉浸在水潭處。他向水深處喘氣，一重翻滾似的水泡，「啪啪」作響地，引起旁人注意到他這稀奇的動作。

張權自己兀立在路面的另一端，放眼望向這一批垂頭喪氣的人衆。也望向那一臉肅容的日兵們。他們隨在高橋上士的背後，緩步地向那橫在路央上的廢鐵團走去。那裡，原先已有近十名人衆在搬運着。在日兵們靜默致哀的一瞬，他們也放下手腳來。待到鎗鳴過後，儀式解散，他們才重新執行工事。一人迭一人的，把零碎的鐵屑，搬向山路的另一旁。陽光撒下來的溫熱，已使人衆開始在頸脣內，竄着涔涔的汗流。

和風吹盪之下，那根矗立在墳丘上的木碑，簌簌地晃動着。天光雲影下，一塊孤墳，益顯的寂寥和空洞。那圖象，很容易聯想到：生命擾攘，最終也不過一縷幽魂，和一坯黃土！這就是風雲一生，熱鬧一生的終極代價！

張權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入人叢中，帮助大家一起搬運廢鐵。這一天肯定是個熱燥的晴天。早上的太陽，才躍騰上半空不久，地上的雨濕已被蒸發過半。在石子路上，甚至人腳踩踏其中，也微感到溫溫暖意。

眼下的景象，使張權引起了錯綜複雜的聯想。他偶然留意到，在他搬運鐵塊的時候，高橋上士也在仔望着他。二人一在搬運中淌汗，一在倨傲地昂立一旁。人衆們在運力時，喉嚨中發出低沉的「哎喲」聲。日兵們則在山路側，各自在進行操練。日兵持着鎗，鎗端配上刺刀，在頻頻地，向一株矮小的樹幹上衝刺。他們在樹身上，髹了一個白圈作記。刺刀急遽間刺戳，如果正中圈點，則全體日兵，發出得意吟笑聲。若不中，則喪氣地跺了腳，把地上的石屑和泥土踢的翻飛。在他們練靶的時候，一只小松鼠在樹樺間跳躍。那個塌鼻子的日兵，用鎗端上的尖刀，着力地一刺。動作快疾和利落。轉瞬間，即把松鼠自肚腹上，剖割一刀。松鼠發出一聲悲鳴，全力的向樹葉深處遁去。但是它留下一排血漬和已剖落的腸綫，淌着和掛着在梢樺上。那景象使觀者心悸。但日兵們却頻呼「好！」聲中，各人在喉腔裡，低低地歡唱着，充滿和平與溫煦的日本民歌。

高橋上士不則聲地，挪近張權的背後，對他好意地提說着：「張權，難道你不能夠歇下來嗎？我並沒有命令你要經此苦役！」他望了望張權，也望了望埋頭搬運的人衆。人們在拆卸坦克的鐵輪，弄到全場溢滿金屬的敲擊聲。

「我沒有資格，要求特別的優惠，軍長！」張權擡起一條廢鐵，向路旁的草堆上走去。他說着，並卸下沉重的鐵條。

「那我也沒有辦法！——」高橋上士不免無趣地，翻腕看看手錶。並瞭望一下遠在天邊的群山峻嶺，一邊自語說：「中午時分，我們應該上路了！」他滿意地舒了口氣。

張權也沒有答腔地，佝腰和衆人，一起把生銹的炮台，緩緩地向路旁搬去。這時候，日兵們操練已畢。衆人說着笑，拭着汗，向軍車上的所在漫步。一個日兵不知何故，竟然全身剝的精光的，走落崖壁下的水泉處，迎着水鍊，在作着極其愜意和開心的沐浴。其他日兵也一樣，連忙自軍車處取下毛巾和肥皂，一陣歡呼聲中，向水流裡躍去。水聲嘩嘩地，在幽靜的崖壁下響起。幾個脫的精光的日兵，彼此用水花，向對方的身上噴洒。一個日兵用水珠沖灌着生殖器。水勢衝擊的過猛，令他有點難堪地咧牙，但旋又感覺騷到癢處，在呻吟似的聲氣中，發出愜意的呼嚎。

崖壁下，一時間充斥着愉樂的沉吟。那個戴眼鏡的日兵，很適意地在水流處躺下。他一手撫摸着生殖器，一邊說着低喃的囁語。一只突兀飛來的山雀，在他的臉龐前，一閃即逝，使他像在迷夢裡驟醒似的，兩眼一瞪。臉肌抽搐，然後一陣痙攣似的，橫躺在水漫中，游絲般喘氣。

幾個日兵都沉浸在各自的歡愉裡。在水濺如珠的山泉下，幾個精壯的日兵，在彼此欣賞着，對方肉體的同時，各人在喉嚨裡，發出一種極為微弱的讚歎聲。那個塌鼻子的日兵，在替那個電訊員日兵擦背。另一個司機員日兵，竟聰慧的折下一叢樹葉，權作刷子般使用，在自己的背脊處擦洗。那個塌鼻子的日兵，竟抓起一根樹枝，在自己的肛門處廝磨。他那個怪動作，引起其他日兵吃吃浪笑。他自己倒毫不為忤的，在咧嘴享受着這種奇妙的自謔。

太陽已游向中空，已經近午的時分了。各日兵，先後已洗浴完畢。各人已整飾軍裝，往山路央的所在結集。一重使人難受的熱浪，自頭頂罩下來。但各日兵却精神抖擞的，向高橋上士行了一個軍禮，說：「軍長。請洗個澡吧！趁着車子開行之前！——」說話的是那個塌鼻子的日兵。

「嗯。」高橋上士接受着他的討好，才說：「是要洗個澡。已經一日一夜沒有淨身了！」他回頭，看見人衆已搬運廢鐵，已清理了七七八八。又說

：「你們準備啓程吧！」

「是。軍長。」其中一個日兵應說。

高橋上士一高一低地踏着土稜，向崖壁下的水泉走去。他踢着一簇一簇繁茂的花草，人立在水溪畔，用極緩慢和富於節奏的動作，把全身軍服脫下來。他的軍靴擋在一塊焦石上，軍帽掛在樹樺間。軍服則鋪在樹幹畔。在葉影裡，可見一群青山雀在跳躍。太陽光昂照的關係，地上閃耀着光點。在風湧搖晃下，使人對周遭的環境，興起一種虛幻的感覺。

高橋上士仰臥在水流中，讓精赤的全身，盡情地浸濡在潺潺的流水裡。太陽罩下來，使他不免有些微的煩躁。但一身被冰涼的泉水濯洗着，使他又感到滿腔適意的，在搖動着唇皮，低聲吟唱那充滿東洋情調的情歌。一瞬間，他如墮入回憶的隧道裡。他想起故鄉的種種。想起鄉下務農的父母，想起妻子及那甫為足歲的兒子。「戎馬生涯哦！——」他自歎了一聲，遂半閉着眼，打盹起來。

(五)

路央上的鐵屑和廢物，已盡情搬運一空。山路已空蕩蕩地，一條畢直的路線，向山下游去。然後轉了一個彎，沿着一面碧波如鏡的湖泊。一直在槭樹林後，消匿無踪。路像蛇身一樣，蜿蜒曲折。但誰也無法一下子，自一端而觀望到另一端。路是看不盡，也是看不清楚的！

張權喘息咻咻地，站立在微溫感覺的石子路上。他思潮起伏的，望着茫茫去路，不覺的愁悒地，重重地哦歎一聲。他正要回身向樹蔭處避去時，却聽到背後輕咳聲，有人站在他不遠處，顯然在對他耽意的張望着。他感到臉上有點熱躁。回身望向那人，却原來是高橋上士。他已濯洗一清地，精神爽颯的，站在那裡。他的站姿是軍人式的，腰脊處這時候，才讓張權注意到，他是配戴着一支巨型的短鎗的。這種鎗枝，是德國戰時的精品，是戰時名噪一時的特種軍械。只是特殊軍階的戰士，才可能配到這種特備軍器的。而高橋一郎，只是陸軍野戰隊的一名上士！

在人衆逐漸走向樹蔭處的時候，張權對高橋上士，不覺地，地奇心地瞅望了幾眼。張權的眼光，使高橋上士敏感地知道他內心的所思。二人岑默了片刻，還是高橋上士先行說道：「中國人，我早知道你是個極有觀察力的人！」

張權略為聳肩，表示不懂地苦澀一笑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軍長。」他這時候，和高橋上士，二人舉步向樹蔭下走去。高橋上士一身清爽，連汗氣也是無味的。

「你是對這支短鎗，發生興趣。嘅？」高橋上

士狡猾地咧嘴說。他的語氣，告訴別人，他是一個可以說笑的人。

「可以說是，軍長。這是全世界著名的軍械。只有德國極高軍階的將領，才可以配給得到的！」張權的見識，很令高橋上士詫異地，對他「噴，噴」地讚歎說：「真想不到，張權！你在這方面，也不是一個弱者！」他的語意一時極為含混，使張權很有不解地對他轉眼睛。他不瞭解「弱者」這個詞語，在高橋上士口中，是否包含另外的涵意。他只是搖了搖頭，表示他不明白的意思！

「實在說了吧，我是戰發前，獲得陸軍軍校的選拔，而派往德國接受軍訓的少數戰士之一！」高橋上士說着，難免有點自豪的，用右手輕輕覆按了一下腰脊上的短鎗。

「那真是，失敬呵！——」張權出於禮貌地說。

「訓練我們的教官，原來是今天頂頂大名德軍元帥，隆美爾的前教官。他是一個謙謙君子，對日本文化，很有興趣，正如你一樣！」高橋上士竟然會奉迎起來。他對張權着意地瞄望了一眼，說：「他央請我教他寫毛筆字，唸日本詩。以增進他的日本修養和知識——」

張權不太興趣地，用溫文的語氣打岔說：「你們成了好朋友，是不是？軍長！」他的語氣有點乾澀，毫無熱情。

高橋上士明顯地，發覺張權對此沒有太大的興味，只好說：「他把隆美爾元帥，送給他的一柄短鎗，送了給我。當作是我軍訓結業的餽贈！這是紀念日德友誼的一種紀念。我一直配在身上。當然，這是獲得皇軍野戰隊司令官首肯的！」高橋上士因為張權的感覺索味，所以也草草把話結束。但他顯然很珍愛那短鎗，說時頻頻用手撫摸它。

張權早已喘定過來。在樹蔭下，他見到衆人都在蠕動着唇，露出一種一望而知的飢餓臉色。幾個中國人，對他頻仍地揮手示意着。顯然大家在推舉他，向日本軍人索取一粥一飯以求裹腹。衆人的手勢和眼光，都是清一式的哀求。

踢着地上一叢無根草，張權放低聲氣的對高橋上士說：「軍長，能不能在上路的時候，給大家一點稀粥或乾糧充飢呢？我看，這都是大家的要求！」張權有點愧疚的，舔舔乾燥的唇皮。他腹內不期然的，也開始咕嚕作鳴。

高橋上士彈彈身上的灰塵，並低思後回答說：「我很瞭解，大家都飢餓，張權。可是，我能再給你們甚麼呢？我們帶備的口糧，也不多。況且，這一路上，還有好幾天。我們極可能，會遇到許多意外的耽擱！」高橋上士說着，不覺想起陸軍野戰部司令撥來的電令。他們警告說，這路上將遇到

抗日地下軍團的騷擾！——「地下抗日軍團」！這是多麼煩人的事情。日本軍人在擊潰英澳守軍之後，距今仍然無法清剿抗日地下軍。他們像幽靈似的，使高揚跋扈的日本軍人，每想起他們，都涔涔落汗的不能自己！

說到這裡，高橋上士不免聯想到，前路的厄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到達目的地。在那群山莽莽的內裡，正有許多他不能預防的冷槍，埋伏着。只要一踏足大意，他和他的同袍，或其他人一樣，將永遠埋骨在荒野。就好像，那墳丘內的幽魂一樣。他們將枯枯寂寂的，伴着悠悠的歲月，而永遠葬身在這荒塚的南天！

高橋上士一陣遐想，忽然腦膜裡，溢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悲慼感。他揮揚了一下手勢，才對張權說說：「好吧，張權。你所要的，我可以調撥給你們。你們可以分到麵包和肉片。一頓極其豐美的午餐！」他說完，臉上全無親煦感。

張權連忙應了一聲，說：「謝謝軍長！」他在答話的同時，發現高橋上士的神色有異。大概他還不能，完全瞭解這個日本軍人吧！他這時候，也覺的日本軍人，其實部份也是有人品的。他們做了軍人，往往也在一瞬間，流露出他們的本性。只是，這種流露僅是電光火石的，在使人瞠目失顧的時候，即消失無踪！張權只想到一個問題：他今後將會遇上多少的日本軍人，和怎樣的日本軍人？他很難想像，他是不是還會遇到一若高橋上士，這樣偶然流露真性情的日本軍人！他想，倘若在和平時期，他一定和這個日本人建立起良好的友誼來。中國人和日本人，其實是可以做朋友的。只是戰爭破壞了，人類與生俱有的天性！

軍車這時候，已發動了嘩然的聲響，而向路中央上駛來了。它的車頭蓋上，插了一枝日本軍旗。那光燄四射的圖案，使它看起來，確然的威武和雄長。在那司機座上。駕駛員日兵，在連迭的按動喇叭，像是歡呼似的，喇叭聲一長一短地，在炎熱的空氣下，向遠地山叢內送去。旋即前面山壁，又折回一陣喇叭響。聲音渺渺地半隱半沒，使聽到的人，兀地感到天地之空曠，和宇宙的無邊。

高橋上士這時候，已然舉步邁向軍車處。他揮動着手勢，對那個塌鼻子的日兵，下着指令。那塌鼻子的日兵，萬分不情願地，收攏起眉尖，對樹蔭下的人衆，着意地歛望了幾眼。旁邊的日兵，也是一臉不豫地，只用骨綠的眼睛溜望衆人。但人人則緊繃着嘴，不敢吭聲。高橋上士囑咐完畢之後，隨即向張權站立的所在踅來。他那矮小的身姿，被陽光昂照，而濃縮後的身影，轉瞬即兀現在張權面前。他二人對望了一眼，相瞭解地領着首。高橋上士對他說：「好了。張權。你們上車之後，即能分配

到食物！」

「我真是感激。軍長。」張權在熱浪四襲下，淌着汗說。

「張權。我之所以這樣做，不外是讓你體會到，日本軍人，絕不是你們想像中的壞！想像中的張牙舞爪！」高橋上士像是有點賭氣似的，用軍靴蹬響着路面上的碎石。

張權勾勒着笑意，表示他能瞭解的晃晃腦。

「好吧！」高橋上士翻翻手腕，看了看錶，遂說：「我給你們十五分鐘，大夥兒先去崖壁下，洗個泉水浴。然後，一分不誤，我們準十二時啓程。」他說着，揚揚手錶給張權看，那時間是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空氣熱燥的像要爆炸。

「是。軍長。」張權盡可能表示他的溫恭。他對這個日本軍人，一剎那間，竟有前此沒有的親和感。

高橋上士揮揮手，示意他盡快完事後，才轉身往軍車上走去。他矮短的身影，在石子路上，像一只蝌蚪似的向遠處游去。張權耽望着他的背影，有點感慨似的摔摔腦勺。

張權還在怔忡未省時，那人叢中已走來了印度人和馬來人。他們一迭聲的追問：「日本人對你說了？給我們飯吃？嗄！」另外也走上了中國人等，頻頻地問：「他究竟對你說甚麼嘛？我們只要吃飯，其他的事，我們不管！」這些人一臉上都是油汗。但最要緊的，還是他們飢餓中，不住的搖動喉核。一個印度人，甚至向地上俯吐着胃液。

「大家稍安毋躁！大家——」張權感到喉腔乾燥，說話有點困難的，揮擺着手勢說：「日本軍長，准許我們洗個澡，然後上車趕路——」可是，他的話猶未盡，人衆已鼓躁起來了。人聲沸騰的吵鬧起來。張權只聽到中國人在說：「沒有飯吃，乾洗澡嗎？我們不情願！」接着又是一陣附和聲。張權只好揚揚手臂，對人衆吭聲說：「你們放心，日本人給我們麵包和肉片。等一會兒，車子上路的時候，大家可以飽吃一頓。現在，我們洗澡去！——」

在張權語音甫了的時候，人衆已樂的手舞足蹈。大家在喉嚨裡，迸出愜意的呼聲。那個大動作的印度人，趨前擁抱着張權，用他那一口臭牙，對張權瞪對着說：「真的謝謝你哦。中國人！我們總算吃到肉了！」他隨着，神經質地，向天空作了一個遙吻狀。然後，拔足向山路下的水泉上奔去。他一邊走，一邊脫去上衣，一邊脫褲子。終至全身黝黑精光地，向樹影濃蔭下的溪流奔跑。他這個舉措，很引起衆人的喧嘩。人衆爭相倣尤，人人紛紛向泉水處逸去。一邊嘴裡迸出怪聲，一邊用忙碌的手勢，脫去各自的鞋子，上衣，和褲子。一時間，數十具精裸裸的胴體，在陽光泛照下，顯的滑稽和突兀。

。不知是誰，在朝天吹了一聲尖哨。曉的樹蔭所在，兩只啄木鳥「啪啪」地揚動翅膀，向山壁的另一方向竄去。日兵們在軍車上。張望着這一幅饒有風趣的圖景，不覺看的樂了起來。相繼的拍了手掌。塌鼻子的日兵，甚至還提着輕型的照相機，在頻頻的拍照。旁邊的日兵，瞬間即笑的咳嗽起來。

張權對眼前這番景緻，只是撇撇嘴，作了一個含蓄的微笑。然後涉足走落一叢鬆軟的草花，向山澗上的人群走去。山泉處已聚集了一群人。人人昂起胸抬起頭，盡情地讓清冽的山水，往自己的身上洗滌。有人樂的歡叫起來，很自然的，在唱着「何日君再來！」聽了這首中文歌曲，印度人也在哼唱自己的。馬來人和他的同伴，則相繼的起舞。他們在跳那種，二人若即若離的交際舞。跳的興起的時候，各人嘻哈地扭作一團。那個腳趾被踐了一腳，那個的屁股被碰的打轉。各人在胡鬧笑語中，互相瞪着對方的胴體。那個印度人的生殖器特大，惹的旁人紛紛向他訕笑。但他却不以為忤的，抓着生殖器向飛泉中沖洗。

張權赤身浸濡在溪流裡。他仰臥着身子，望向樹葉茂繁的空際。在點點透透的葉隙間，他看到太陽被支解成群星似的，在黑空中閃爍和漫游。天空像一幕變幻無端的異象，使人如墜魅境似的，分不清那是天上，那是塵世！一瞬間，張權像是陷入催眠似的，昏濶濶的睡了起來。

水流嘩啦地，水聲頻頻擊拍着。張權一若夢遊似的，全部意志都被麻痺了。他只感泛身子沁在清涼中，並且輕柔地飄浮着。像是一片無依的葉絮，在風息頻送之下，脫離了枝梗，向着漫無邊際的蒼穹，一直迴旋，一直漂蕩。一切都是那麼輕盈和美妙！——他整個人，像虛脫似的，不由自己，被大自然所陶醉，而渾然不醒了！

「哎喲。這個中國人，幹甚麼嘛！要自殺嗎？」一個渾體濕透，神情詫異的中國人，咧嘴狂嘯地說。

「那是張權哦。他為甚麼，睡在溪流裡，讓自己被水流冲湧着走？」印度人露着髣牙說。他一邊發步趨前，和衆人一起，把張權從水流裡抱起。人衆七嘴八舌的在喧嚷，有人在說：「是自尋短見嗎？不對嘛，他這人很樂觀的！」一個馬來人裸着身子，作了一個祈告的手勢說：「真主保佑。他是一個好人哦。替我們向日本人央求到糧食。真的是一個好人哦！」這時候，張權已經被人衆，抬着而放在鬆厚的草蓆上。他一霎間，看起來滿臉煞白，唇皮泛着青紫。他的眼睛散發着虛光，神情呆滯，像從另一個世界驟臨似的。他不解地囁嚅着唇，却說不出話來。

「幸好救援得快。不然，他會被水流冲走，掉

入深河裡。這裡深山大澤，好多鱷魚嘛！」一個中國人饒有見地的說。旁邊也是一個赤裸的中國人，說：「會不會是餓暈了呢？他看來挺健康的，怎會？」——這人的話尚未完，已經有人說：「他已經轉醒過來了，喲！謝天謝地，他要說話了！」衆人不管有無必要，盡是喋喋地絮叨。這時的張權，已經完全轉醒了過來。他坐在草蓆上，很好奇的看望着衆人。衆人都是全身赤裸的，每個人都有一具難看的生殖器。大家渾體濕漉。人人都用關切的眼光，仔望着他。

「呵——」張權打呵欠似的，從鼻腔裡吟唱出長長噓一聲，說：「我做了一場夢，是不是？」他睜眼看看自己，才發覺自身赤裸的露着肉體。他再看看自己的左臂，才知道自己受過傷。再咬咬舌根，引起一重酸痛，才知道自己還是活在塵世。一切都沒有改變。他的身份，仍然是一個俘虜。他的命運，和大家一樣，仍然是遙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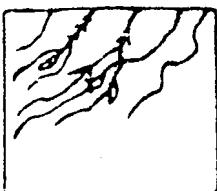
想到這裡，他止不住的眼眶內漫了淚。鼻腔辛辣的，一種欲要嚎啕大哭的衝動，湧向着胸膈，他勉力地，揮晃着顫抖的手勢，在口腔裡迸出了一句悲歎，然後把欲哭的衝動，強生地壓抑住。他雙肩跳動中，用斷續和低沉的聲氣，說：「阿爸阿妹！呵——」他向着草絮吐噴涎沫。

衆人很快就知悉了他的心事，也迅速地感染了他的情緒。人群中，也有人和張權一樣，跌坐在草蓆裡。各人眼眶紅暈的，在歎氣中，撫着胸，並作着無聲的飲泣。水流畔，一時間岑寂下來。只有頻仍的水聲和風吹樹葉聲。一陣有點違急的風勢，使一片迭一片的斷葉，緩緩地向水波裡撲去。水來的兀急，各式的斷葉，即被水流播漾得杳無踪影。

草絮被踢的窸窣作響。衆人像心頭上，被澆了涼水似的驟醒過來。大家抬起眼睛，才見到高橋上士，反剪着手，對各人膘望了一眼，說：「你們是怎麼啦？嘎！」他說的是馬來話。話罷，他專注地瞅望着，一身渾濕，却坐在草葉喘息的張權。後者只是搖晃着頭，低悄地招呼一聲：「軍長。」

「張權。你不是一個懦弱的人，是不是？嘎！」高橋上士稍為靠近他的身邊。其他的人，也相應地站立起來。各人互透了一個眼色，然後轉身，向軍車處漫步走去。

「很對不起。軍長。我只是心迷不醒——」張權有點疲憊地站立起來。一邊拾起地上自己的衣褲。一邊穿着一邊說。他發現自己的鞋子少了一只，不免游目四顧的尋找。高橋上士眼利，一下從自己的腳下草窩裡，踢出一只鞋子，說：「這是你的嗎？」他的語氣很是友善。



* 春柳

* 風訊

* 許友彬的小說『老人之死』，寫作靈感是來自一則社會新聞。作者能從一項簡單的新聞報導中引出一篇含意、內容與寫作技巧皆有所觀的小說，證明寫作人如能獨具慧眼，寫作題材是取之不盡的。

* 源中映是第一次在蕉風亮相。他認為小說是最具魅力對作者寫作能力的挑戰性也是最大的文學體裁。他計劃寫一系列的「吉隆坡上班族」的小說，探討這些人的行為思想，本期的『驚變日』是他交來的第一篇。或許，本刊與讀者，可以拭目以待吧，是不是呢，源中映君？

* 姚拓先生在寫作講習班上的演講稿『人人皆可為作家』，談的也是如何去寫小說的問題。他希望新馬兩地的老作家、新作家，以及愛好文藝的各界人士，都要「拿出作品來，而且拿出好的作品來」。而如何去拿出作品，只有三字秘訣，那就是：「寫！寫！寫！」。

* 無獨有偶，言友慧寄來的一篇「風向」稿『為甚麼要寫作？』，談的是甚麼力量促使作家去「為文藝而犧牲」的問題。他所提供的答案是：「以証明自己曾經來過這個世界，對所賦於自己的生命作一個交待」。

* 雖然，本地沒有所謂的「文學氣候」，但可幸的是，我們仍有一群不計較掌聲或物質報酬的寫作人，幾十年來都在堅持着，傳遞着民族的燈火。

* 除了特殊的天才，寫作人要把作品寫得好，到達爐火純青的境界，辦法便是常寫，多寫，而且要耐寫，正所謂熟能生巧。有很多年輕的作者，只寫了三幾年，就作了「逃兵」，從此與文學絕緣，實在是自我的浪費。所以，不只資深的作家要繼續寫作，新秀也一樣要寫，假以時日，說不定可以成一家之言呢。

* 本刊稿費已發至 363 期，請下列文友速寄來地址，以便奉上稿酬：潘天生、徐一翔、林寶瓊、潛默。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我們要的是：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稿約



點：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

/作品、文責由作者負責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同
/譯稿必須附原文並
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
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
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
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
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
有修剪權力。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
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 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學術與繪畫治一爐的文人畫

——讀鄭良樹兄山水畫後有感

●姚拓

中國畫，大約可分為人物、動物、花卉、翎毛及山水。

一般人比較喜歡人物畫，其次是花卉、翎毛及動物，能欣賞山水畫的人則不多。

因為人物、花卉、動物、翎毛畫，誰都可以看得出畫的主題。可是，一幅山水畫，到底要表現些什麼，不僅一般人士不易明瞭，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也不容易進入到山水畫的境界之中。

一般人均認為：一千年前的中國山水畫，與現代人的中國山水畫，在構圖及圖意上，並沒有什麼分別。有的人更認為，中國山水畫，是一個畫家抄襲一個畫家，一代一代抄襲下來，根本沒有什麼改進，全部面貌都是一樣。

對於不懂中國山水畫的人來說，這些批評好像頗為「中肯」。實際上，這些批評是錯誤的。

中國山水畫，起源于晉朝的顧愷之，經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以迄於現代，這一千多年以來山水畫一直是在改變之中，甚至每一個畫家都有每一個人的風格。例如米芾的山水，任誰都可以看出他這一派的特點。山水畫到了元明時代，已達到非常高的藝術水準。中國畫家學習山水，一向以臨摹為主要方法，因此現存的中國山水畫，常有「倣某某畫家」的題字，以致一般人誤認山水畫全是抄襲之作，尤以不懂中國畫的外國人為甚。以前，印刷術不發達，收藏家又不肯把藏畫輕易示人，畫家如能得睹古畫真跡，不啻視若珍寶，往往臨之又臨，摹之又摹，這樣相沿下來，有一些山水的構圖，不免有所重覆，才造成一般人的誤會。

現在，印刷術發達，古畫古冊，可謂琳瑯滿目，前人的真蹟雖仍難一睹，但畫冊中的古畫却隨時可以看到。只要我們肯去稍加涉獵，就可以發現：中國山水畫有很清楚的來龍去脈。山水畫的所謂「北宗」「南宗」，或者俗稱的「院體畫」或「文人畫」，有很顯明的分別。

簡言之，北宗畫是「金碧山水」，或稱「

青綠山水」，宮廷畫家的院體畫，是從北宗山水承繼而來。由「金碧」及「青綠」字義中，可以看出北宗山水以瑰麗為主，間以樓台亭閣，壯麗動人。南宗山水，則以淡色墨韻為主，畫意有似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境界，以唐朝詩人王維為文人畫的鼻祖。

王維以後，中國山水畫有名的畫家，歷代以來，如董源、巨然、米芾、倪瓈、黃公望、王蒙、吳鎮、董其昌、王鑑、王時敏、八大、石濤，近人如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等，都可以列入文人畫之列，由此可見，文人畫對中國山水畫的影響之大。

中國詩詞，以「神韻」為上品。中國山水的文人畫，既然是文人的作品，所以也特別講究畫的神韻意境。畫家們所追求的是他們心靈深處的另一個世界，與我們真實的世界並不完全一樣。中國山水畫一開始，就沒有走向「攝影式」的「形似」道路。中國最早的一部論畫書籍，是南北朝時代王微所著的「敍畫」，他在該書中即明白說出：山水畫的價值，是讓人們心神領會，而不是實用。

我認為中國山水畫的可貴之處，也正是畫中的清然脫俗、超然物外的境界，這和中國的詩詞一樣，意外有意，餘意無窮。中國山水畫也是畫外有畫，餘意無窮。私意以為，欣賞中國山水畫要用「讀」字，如「讀畫」，單單用一個「看」字是不夠的。

「看」是用眼去看，看到的是表面的形象。「讀」是用心去讀，除了表面形象之外，主要是用「心」去找尋畫中的意境。所以說，山水畫沒有實用的價值（當然，客廳中掛一幅山水畫，也算實用），和詩詞小說沒有實用的價值一樣，可是，讀了山水畫之後所得到的享受，也無法可以用金錢來計算。

文人畫家們常說的「胸中山水」，或者說「胸中自有丘壑」，也就是他們用他們的想像力，營造出他們心目中的神仙境界，甚至說是他們的世外桃源，遠在塵世之外。當我們明白文人畫家所追求的目標之後，我們也就明白現代人如張大千、黃君璧，以及傅抱石山水畫之

中的人物，為什麼都是羽扇綸巾，而很少有羅匣車與飛機。

文人畫家當然也歡摩名山大川作為寫畫的腹稿，例如「黃山」就是很好的山水畫題材。可是，每一個畫家畫出來的黃山，都是不相同的。畫家心目中的黃山，與實際的黃山還有頗遠的距離。他們並不追求「形似」的「真實」，他們追求的是他們心目中認為最美好的境界。所以，欣賞山水畫，必須把全部身心投入於圖畫之中，到了物我兩忘的境地，這樣才能體會出作者的用意所在。古今有名的山水畫家多數能詩善書，例如溥心畬就是詩書畫三絕的畫家。一個畫家單單會畫還是不夠的，書法與學養，都是最基本的條件。齊白石最後能成為名家，也是靠他後來的書法與學養。不然，他就不會受到這麼多人的尊崇。

× ×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任鄭博士良樹兄，即將在吉隆坡舉行個人書畫展，忝在知己，故敢不自量而寫出上文，一來是藉此抒發我個人對中國文人畫的感想，二來覺得我的感想可能與良樹兄的感想，也許不謀而合。良樹兄對金鼎及甲骨文均研究有素，他的書法早為人所知。至於他的學術修養以及天生的文人氣質，在他的著作中亦清晰可見。關於作畫，以前我知道他在香港曾跟任真漢先生學過一些時日，去年在台大作客座教授時，與台北畫家往來頗多，再次點燃了他的畫畫之火，這次展出的作品，多數是去年與今年畫出來的。

良樹兄的山水畫，是百分之百的文人畫，其筆觸之拙樸，有如黃賓虹，其意境之超脫，在他的題畫中可見一斑。如：

「本是天邊一片雲，誤落塵間四十年。」大有自況意味。

「君家白雲端，我住峨嵋旁，日日探君去，只看鴻雁翔。」畫中雲靄迷濛，綠樹叢中顯出紅瓦屋頂，極富詩情畫意。

「少時讀書，如門縫窺月；壯年讀書，如

庭中賞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畫中一長者，面對青山白水，遠處雲海靈山，有如神仙境界！

「山從青青起，雲從白白起。」近處古樹蒼鬱，遠處白雲飛繞，山雲相疊，翠色可掬。古人說：「尺幅千里」，此畫可作對照。

「老來隱居，當似此圖，是耶？非耶？」以及「山重如人，雲白如心。」諸畫，都是良樹兄自我營造的「胸中丘壑」，我猜想：也許這就是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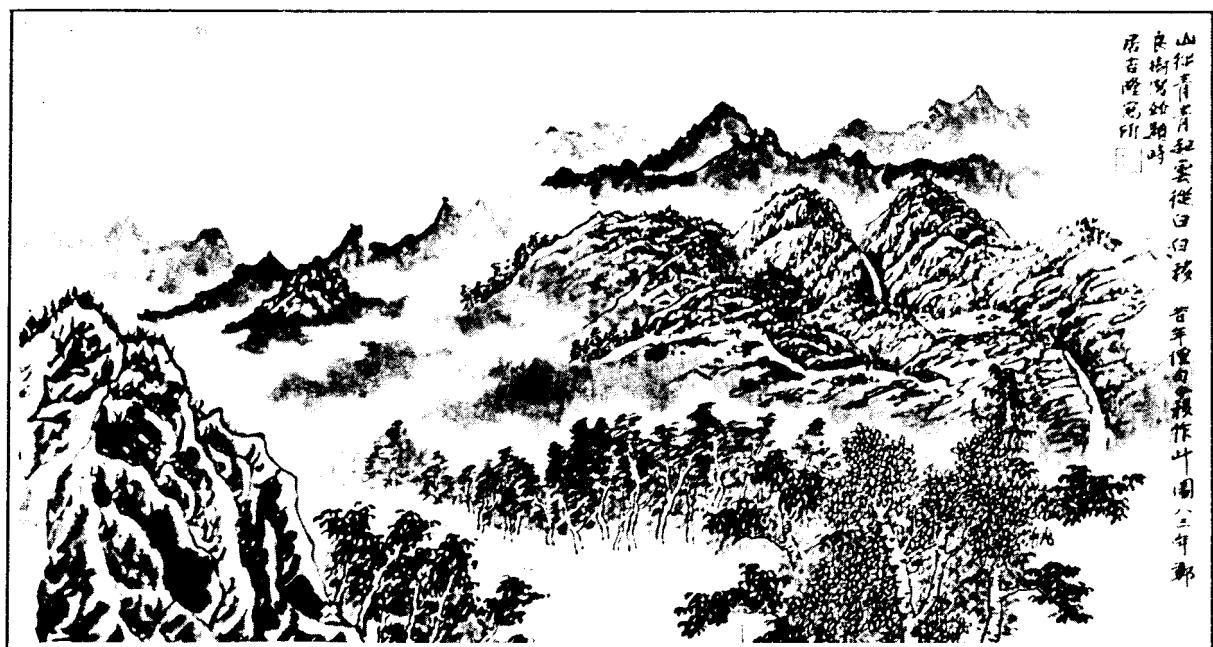


老來隱居當似此圖
A seclusive abode for old age.



山秀如人，雲白如心

The mountain is charming as a human being and the cloud is white and pure as his heart.



山從青青起，雲從白白移

藝壇雙票友

●鄭良樹

小時候就喜愛繪畫，經常動筆塗鴉，畫得廢寢忘食。初中一全校繪畫比賽，榮獲冠軍的喜悅，至今還是印象深刻。當時最愛翻閱的是芥子園畫譜，雖然銅版印刷非常粗劣，却也不以為忤，擱在書包裏當塗鴉的重要範本。

上大學的時候，高我一級的班上有兩位畫友，一位畫山水，一位畫工筆花卉。以當時而言，學國畫是一件相當奢侈的事，宣紙、筆墨、顏料及裝裱等等，價格昂貴，至於老師的束脩，更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依賴二十元美金維持每月全部費用的我，只好責怪自己出身微寒而忍痛作罷了。雖然如此，四年大學生活過得並不寧靜，夜半夢見覓師學畫似乎是常有的事；上課時聽見兩位學長提及繪畫的情形，難過得調開自己的座位，不敢再聽下去。

來馬大執教以後，生活環境略為改善，對於過去無法完成的心願，就開始思索着，要怎麼樣地加以實現。然而，上課、研究及寫論文已足夠把我忙得團團轉，再加上一些義務性的社會工作，更使我對於繪畫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為了在學術上略盡棉力，也为了避免被學術洪流所淘汰，大部分的時間都必須傾注在研究及撰述之上，即使「心存繪畫」，也只有徒嘆奈何了。

一九七九年春天，受邀到香港大學擔任三個月的研究員，除了泡在馮平山圖書館之外，實在應該找一些「課外活動」來調劑身心。把昔日的燭火點燃起來吧！短短的兩個多月，經常往集古齋、博雅藝術公司及三聯的畫廊兜圈子，大會堂一個接一個的畫展，更引起我莫大的興趣，看了又看，兜了再兜，好像初會情人似地，難分難捨。馮平山圖書館特藏室珍藏了許多畫冊，有古畫，也有今畫，都是大部頭的珍品，大陸出版的固然不錯，日本印刷的更是精良，只要有空暇，我就反鎖在裏頭，一本翻過一本，一冊讀過一冊。雖然沒冷氣設備，四週窗子也不許打開，我還是自得其樂地，飽覽各種名畫，看得留連不返。如今思量起來，還覺回味無窮。

多年來認識港大一位高級講師，對繪畫理論有相當的研究，對中國畫史更有心得，家學好，基礎紮實，惟一遺憾的是自己從不提筆畫畫寫字。如果我只是觀賞名家，比較異同，自己不動手塗鴉的話，恐怕所得不多，所知也有限；就好像這位朋友不能飽嚐佳餚一樣。我不願意受此拘束，於是，短短的兩個多月，我參觀兩位畫家作畫的情形，或每週一次，或每週二次，既現場亂塗，回來也胡寫一通。遲來的燭火往往燃燒得比較汹湧，在港大柏里基書院的兩個多月裏，幾乎每個晚上都燈下提筆塗寫，十足成為一個玩墨的票友。

兩個多月的磨練固然給我不少益處，却也加強我過去所領悟的一些道理。中國傳統繪畫的精神主要是在「韻味」兩個字，所謂「氣韻生動」即指此而言，畫家除了線條優美、構圖合理之外，更應該講究「韻味」，也就是繪畫本身的深度和內涵。惟有富於韻味的畫，才耐看，耐讀。光靠寫實



李石華

鄭良樹博士在國立政治大學演講時之神情。

來繪畫，並沒發揮中國水墨畫的特長和優點。如何在自己的繪畫裏注入韻味的內涵呢？古人早已叮嚀過我們，除了讀書之外，別無其他捷徑。

七九年夏天回返馬大後，我開始反芻細嚼；說實在的，對於今日若干的畫風，我只能作部分的吸取，而所謂山水畫的精神和內涵，恐怕還得向古書古畫裏追尋、探討。繪畫到底只是我的「副業」，從香港回來後，一個月難得塗上三、五張；繁忙的時候，甚至於擱筆案邊，任硯墨生青苔。八一年底回頭細看時，倒也累積了五、六十幅。

去年，受邀回母校擔任客座教授，到研究所講課。對我而言，這是一項殊榮，除了有緣跟師友們再次相聚之外，也讓我有機會重溫杜鵑花城的舊夢，浴清涼如洗的春風，賞新麗如影的杜鵑。

十個月的北上，除學術方面的重大影響，也使我有機會把內心的嚼火燃得更加明亮。故宮博物院的展覽和出版品，讓我如坐擁宋元明清的畫廊；蔣慰堂（復璁）院長是我的老師，我出入故宮向來「如入無人之境」，此趟北上，更使我領受這項「優待」所給我的意義和方便。南海路歷史博物館、新公園台灣省立博物院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私人畫廊，他們從不間斷的畫展，也讓我飽嚐觀摩之效。此外，台北這幾年來出版的許多巨型畫冊，清晰、精美、有系統，價格雖然不俗，却很值得研讀和保藏，更是習畫的參考書。

就在各方面盪擊之下，我從寫實走回古典，從現代走回宋元明清；現代畫風我欣賞，古畫韻味我啜取，成為一條自我的路子。一般上來說，現代畫用筆粗獷，設色濃郁，時以畫勢取勝；古畫用筆細緻，設色淡雅，全以內涵及深度見長；如果能得兼，也許能夠開闢出一條新蹊徑。

打從童稚開始，我就夢想着繪畫，然而，我跑的竟不是藝術的路子。這粒火種深埋內心，歷時數十年，一直到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才逐漸點燃起來，如果不是翰墨因緣，又將作何解說呢？古人以詩、書、琴、畫為文人四絕，我不是文人，更沒有時間和精力把四絕完全學會；作為一名學術工作者，學術的疆場已經太遼廣和深奧，一輩子馳騁也不會有止境，如何一手擁四絕呢？繪畫，只是我的副業；擁有此副業，供課暇優游，未始不是人生一樂。

也許因為家學的關係，內人李石華在習畫的時候，很快地就得其門徑；雖然家岳李海萍先生從事的是油畫、水彩、雕塑及粉畫，和水墨畫完全不相同，不過，童稚的耳濡目染，外加「藝術細胞」的相通，只是提筆三兩週，她就賽過學習了三二年的老畫友，說起來真難以令人相信。平時教授瑜伽，課餘從事繪畫，亦人生一樂趣。

梨園有所謂票友，就讓我們做藝壇的票友罷。

鄭良樹博士簡歷

- 1974.1 : 「師訓華文」出版，三冊。
- 1974.8 : 「孫子校補」出版，147 頁。
- 1976.4 : 陞任為副教授。
- 1976.11 : 訪問英國倫敦大學東方非洲研究學院。
- 1977.5 : 受邀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署理會長。
- 1979.3 : 受邀為香港大學研究員，赴香港三個月。
- 1980.4 : 受委為香港大學碩士班校外考試委員。
- 1980.7 : 受邀為美國猶他州族譜學會大馬區 supervisor 。
- 1980.7 : 受邀出席四川成都「第二屆古文字學研討會」。
- 1981.4 : 受邀赴香港、台北出席族譜學會議，並受邀赴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作學術演講。
- 1981.5 : 受邀出席山西太原「第四屆古文字學研討會」。
- 1981.8 : 「戰國策研究」在台北發行第三版，修訂為 391 頁。
- 1982.2 : 「竹簡帛書論文集」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363 頁。「新馬華人文化史論叢」由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234 頁。
- 1982.4 : 受委為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任。
- 1982.8 : 受邀為國立台灣大學客座教授，前往講學一年。
- 1983.2 : 「老子論義」由台北世界書局出版，217 頁。

Curriculum Vitae

Dr Tay Lian Soo (Associate Professor)

- 1974.1 : "Intensive Rea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s, Malaysia." 3 Volumes, pub. by Academia Publications.
- 1974.8 :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Book of War". pub. by The Student Book Co., 147 pages.
- 1976.4 : appoint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MU.
.11 : Visiting Scholar,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 1977.5 : Invited as Deputy Chairman,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 1979.3 : Fello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80.4 : External Examinar (MPhil),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 Supervisor,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U.S.A.
.8 :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3rd Seminar of Sinography, Sichuan, China.
- 1981.4 :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Genealogical Seminar in Hong Kong and Taipei, also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t Tokyo University and Waseda University.
.5 :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4th Seminar of Sinography, Taiyuan, Sanxi, China.
.8 : "On the Studies of Zhan-guo Ce", third ed., Taipei, 391 pages.
- 1982.2 : "Selected Papers on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pub. by Zhonghua Book Co., Beijing, China. 363 pages.
"Chinese Cult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234 pages.
- .4 : Appointed as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MU.
.8 : Visiting Professor to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人在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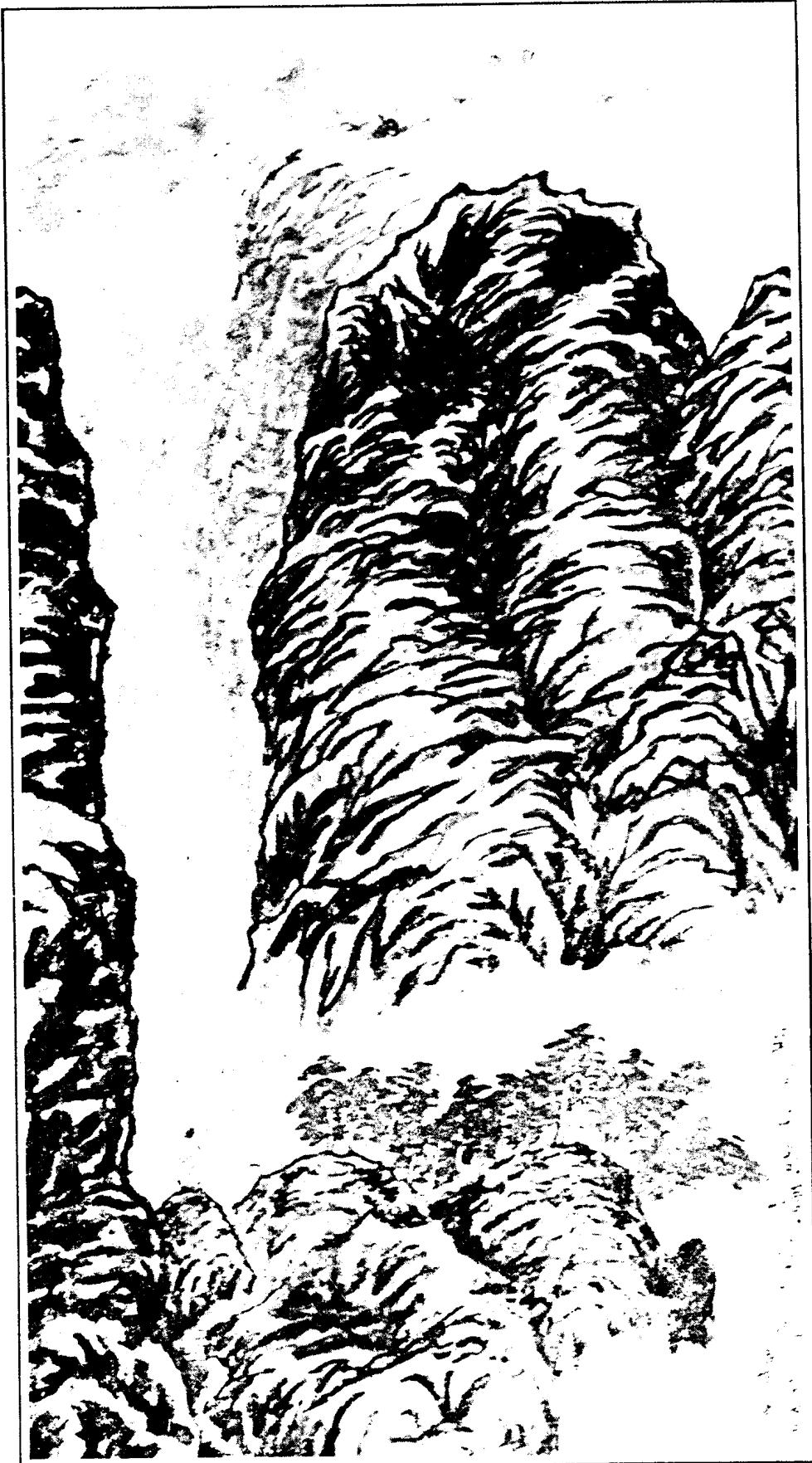
Man in the midst of mountains.



阿里山觀日出

The morning of Ali mountain.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盛夏登高，情悠意遠

The lofty feeling of mountain climbing in mid-summer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山有情能安人
良樹意寫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吉日



The mountain and streams have the feeling to calm people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少時讀書，如門縫窺月；壯年讀書，如庭中賞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

Reading in childhood is like peeping the moon through the door holes; Reading in adulthood is like appreciating the moon in the courtyard; Reading in old age is like playing the moon on the plat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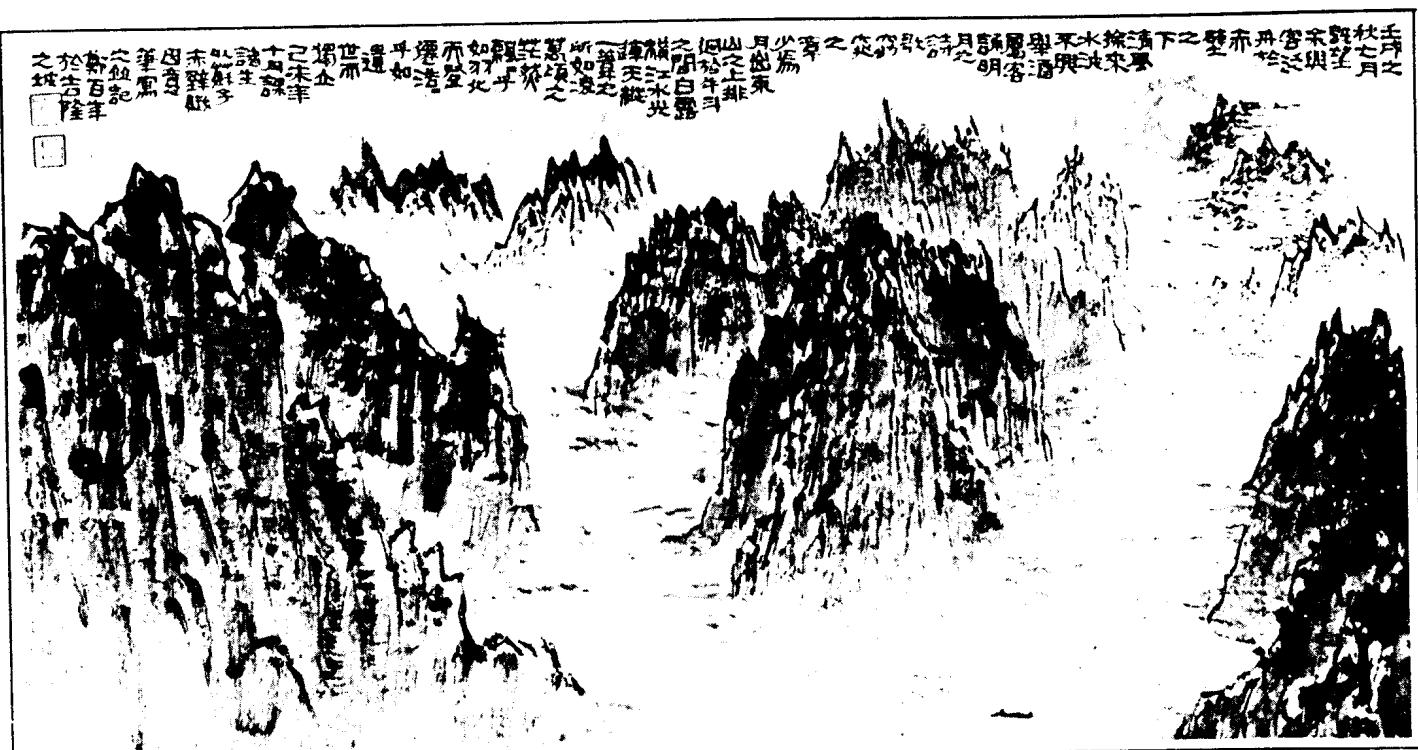
船上看山如走馬
倏忽過去數百羣
前山槎枒忽變態
後嶺雜沓如驚駒
奔馳萬樹意筆錄
於吉隆三年盛夏



船上看山如走馬

Viewing the mountain on boat is like riding on horse back.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而異之。（柳宗元永州遊記第一則）。



生伍華西亭望西山極而異之遂命僕人過相
江攀援而登八年夏歸意寫柳宗元始
得西山宴遊記時寓吉陵

赤壁賦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This night will not stay clear all the time, where can one look for the bright moon the following year?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鼎
石
天
地
人

大篆

吉
金
鼎
古
鶴

辛酉鄭百年時寓吉隆之坡

歲

廉力精固治奠家邦

辛酉年八月鄭良樹書于藝壇

嘗膽卧薪稱俠傑

隸書

藝壇雙票友——鄭良樹博士，李石華



山頂有樹，樹邊有霧
中多屋宇，下多奇境
橫貫公路，路旁多樹
霧靄迷蒙，樹木參天

之一百三十六年
吉隆題於此



山頂有樹，樹邊有霧

鄭良樹

The fog bound trees on the mountain top.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va, selangor, malay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v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va, selangor. / aj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va, selangor, malaya.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

本是天邊一片雲，誤落塵間四十年。 Originally a cloud in the distant sky, but has now fallen into the mundane world for 40 years.



Your house above the clouds.